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554/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八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壇列俎十卷

〔明〕汪廷訥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環翠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壇列俎十卷》提要

文壇列俎序

汪昌朝刻文壇列俎成以視
世爲氏無功氏卒業焉奚文之壇
宜列俎也夫宇宙亦大且久矣二
曜經緯昭回雲漢山川草木繡錯
采暎然非文也而況地之文而爲之壇

序　　祝乙

乎壇坫之上如所繇來有而僅之爲之
俎而摟之則病在乎昌朝噫之述詩之
奚取此也未之張廣也噫要爲作者王
者事空壇也伯者主之義在焉噫舜
大哀者享帝乎列俎而良隆甚之乎
在焉經筍學而通譔未張穠於而狗

文壇列俎總目

文壇列俎總目終

文壇列俎卷之一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參閱

經翼

無如子曰經翼者何言言足翼乎經也經以其言翼者何言因言以通其所未言也提要揔微使人用志不雜直窺先聖不傳之秘則學者治經之津梁於是乎在顧擬經說理之書汗牛充棟何可勝覽然言之彌繁去之彌遠使讀者茫無畔岸至皓首不得依歸是書亦未爲無過也今所錄者以闡繹經指爲本外是有足以洗發見解而其論不根於經者亦不之採雖病不能全要以詔廸莘迷使學者覩指識歸則是編犁然具矣

文壇列俎卷之一畢

毛詩序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名公周南名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
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
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
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
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宣子所見蓋周
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
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
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
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
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
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

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王以爲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凡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

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詞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使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

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太學博士馬嘉運等對共叅議詳其可否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四門博士蘇德融等對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叙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脩隄防以制之覂駕之馬設衘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

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于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

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
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
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
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紛然競起而餘
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
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
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
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
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
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
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
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
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
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
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
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
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既別不可因循今
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
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
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

朱子奢等對量定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儒林郎守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等覆更詳審爲之正義
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
列之云爾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

老於漢佛於晉魏齊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

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大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敎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敎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
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
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
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
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
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
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

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眯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子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定性書

程顥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

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

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周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已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迭建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與朱元晦辨無極書　陸九淵

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

根本耶太極圖自若也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奚可哉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曾此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之不察何也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

爲是也兄何據之篤乎

答陸子靜辨無極書　朱熹

誨諭之悉敢不承教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上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上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上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内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至極無加於此

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宸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物之極嘗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蓋通書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又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

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閒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眞無耳兄且謂大易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形天地五行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於無窮之門以遊無窮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詩經序

朱熹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者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乎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

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

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儒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

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易或問

歐陽脩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説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

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没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脩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息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

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偏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

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本論

歐陽脩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

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

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它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它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

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埶也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學校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卜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

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

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

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通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書經集註序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廼敢折衷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

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親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衰道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儒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而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

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親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清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詞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夜氣箴　　真德秀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未歸其根蟄墐其封凝然寂然不見朕兆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日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勤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

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造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于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窮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瘝恫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害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斯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公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詩解序

楊簡

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虖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達夫動者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咏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敢亂也是謂立至于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

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于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有章句徒傳其説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説韓毛亦[illegible]善者今間取焉

六經論

宋濂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也是故説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説事莫辯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説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説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説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絜淨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愼也秦漢以來心

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于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于淺陋而不能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哉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戞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

不知心之為心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七儒解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櫛其玄精嚅其芳腴梗其闕逸略其滓渣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僞也

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謀深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然建建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

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靳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傅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

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竝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于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釋統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簒也而晉亦簒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

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

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愼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乎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愼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

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畢命

方孝孺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慮深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

矣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出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

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姚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讀書錄 薛瑄

駸駸而明者日之爲乎曰日特陽之一物耳非能爲明也駸駸而暗者月之爲乎曰月亦陰之一物耳非能爲闇也然則明暗孰爲之哉曰氣機一動而羣陽闢晝之明從焉氣機一靜而羣陰翕夜之暗隨之動靜翕闢皆機之所爲而實未嘗有爲也是皆循環相推而不得已焉耳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塞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

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以性情言之仁義禮智其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用也周子以義智爲靜是以體言以仁禮爲動是

以用言其說自元亨利貞來元亨誠之通非仁禮爲動爲用乎利貞誠之復非義智爲靜爲體乎

體用一原者無聲無臭者體也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故曰一原顯微無間者天地萬物顯也而無聲無臭之理無不具故曰無間蓋體與微皆以理言用與顯皆以象言理中有象象中有理初無毫髮之間也體用一原者先言體而用在其中顯微無間者先言用而體不能外

亢極之治唯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

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垢之初六惡機也善幾不可不克惡機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旋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矣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居業錄　胡居仁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
所以能咸具萬理人心亦然佛老不知以為真虛空
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
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
理具在何處

心不操則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于空無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
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
心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

文瑄利組　一八卷一　經翼　六十四　環翠堂刻板

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
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
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
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
為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
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
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
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
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
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
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為學心與
理而已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
欲則離矣攻異端則離矣聖人則心與理一也賢者
合于一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
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仁心惻隱是道心

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
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靜無為矣此言心
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為真

文瑄刻組　一八卷一　經翼　六十五　環翠堂藏板

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
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
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
其所適無非是道故恁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此道無古今無前後無大小無始終又曰此道有古
今有前後有大小有始終生而知之者發之於前學
而知之者繼之傳之於後舍之而不學者終于愚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于坐忘即是
坐馳敬則便無此患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嘗拘制看住心

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
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
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
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個事物來照管
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
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
辨也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
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
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

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
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于
誠周程譏其不識誠如五谷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
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
一也
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
勿喪在于誠敬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
違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

達便是堯舜氣象
存養卽所以爲本窮理卽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
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
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着隨得而
隨失矣何能爲我有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易
者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卽道之所爲非從道
也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
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

只存養便是昔蘇季明呂與叔求中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卽已發之際默識其未
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
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
于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慮省
察便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
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着一箇
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
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佛老不知操字

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illegible]悠茫茫無所歸着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異端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如一箇事物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索故猖狂妄行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性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玄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

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彷彿而實非有見也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廻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見道明白精切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什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此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

人才入禪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竟趨高妙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于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于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見齋說　王守仁

辰陽劉觀時學于潘子既有見矣復學于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憒憒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于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于天乎

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有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度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言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盍亦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答倫彥式書

王守仁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嘗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嘗寂嘗應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焉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

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于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謹齋說

王守仁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俟于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汩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愼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

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莫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于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于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于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況于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游白

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
忽若有見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
歸將從事焉必底于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
於道孰禦乎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
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
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
者也其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
讓爲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
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
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
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
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

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
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
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
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
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
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
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
常道也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
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

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

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籍記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利功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之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于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于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

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禮記纂言序

王守仁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于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于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于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

紜器數之事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于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于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象于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道器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

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爲之說曰禮之于節文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規矩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悉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

于朱氏而于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于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有未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于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于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博約說

王守仁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于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事而成行書之于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于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禮之見於外者也禮

也者文之具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動靜語默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原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于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于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爲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盡窮止極也而以爲有盡窮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

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眞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烏而況于聖人之弟乎

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于善則不至于惡不底于姦則必入于善信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于舜之封象歟吾于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答陸元靜書　王守仁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喪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

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太公寂然不爲之體本體人人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而須學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于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

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而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于體用之外者乎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于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于動靜也

理無動者也動卽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

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尋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春王正月論

王守仁

聖人之言明白簡易而學者毋求之于艱深隱與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寻觀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于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

之于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于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于理者有所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復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枋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

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于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之言則然耳爲

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
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
未爲無據也予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
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
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
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
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巳何疑焉況
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
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
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

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豈
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
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于
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予之言則
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
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
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
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
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
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

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
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
巳然非始于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
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
哉曰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于論語行夏之時
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
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
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
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
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

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
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
矣

紫陽書院集序　　王守仁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準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此心之

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于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于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子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之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乎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此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于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于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易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于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

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一起于人持勝心便習舊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復張東白書　陳獻章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譾處海隅相與麗澤者其誰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利之融液未易

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其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眞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竊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略如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

復趙提學僉憲書　陳獻章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而辯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峰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峰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峰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爲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略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于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

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卻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略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自前僕之此

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

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之

道學傳序

陳獻章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于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跡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于天下有全書矣公復于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與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之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

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于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敝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于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于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

虛圓不滯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于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承公命爲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

與林緝熙書

陳獻章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臥在牀忽得此東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覇柄入手更有何事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

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講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

直臣字義

李夢陽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于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干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賛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予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遂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不直者也故隱汚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議揚於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

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過乎上下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大哉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賁焉已矣評焉如雲焉已矣犯焉如允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恥菴記

羅倫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論曰人不可以有恥自其初也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不可以無恥自其初也天完于人玉完于璞若有恥焉是自喪其寶也故曰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天玷于人玉玷于瑕若無恥焉是自喪其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耻今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初也具耻之心無恥之事大人者不失其初也自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能充其無穿窬之心無所往而不為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

類也自其所不為而充之則穿窬可至于大人自語默之微而不謹則士或入于穿窬可不畏乎吾聞之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可耻也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為已可耻也學而為人仕而為已是皆穿窬之類也學耻為人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無耻矣仕耻為已君必致于堯舜民必至於熙皥耻矣故曰耻之于人大矣無耻之耻無耻矣憲使陳君文曜以耻名菴學耻為人而志為已仕耻為已而志為人斯二道也君其孳孳焉斯無失其初文曜曰聞子之言乃見孟軻

繼拙齋記

羅倫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陵夷民俗滋偽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為拙小人之機變倖得者為巧是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安之以為正小人笑之以為拙也君子視圭笏為柴柵而巧于進者以為拙視名譽為韁鎖而巧于取名者以為拙視金玉為砂礫而巧于冐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于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眞拙者哉吾聞之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知者巧于道拙于今者巧于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

孟子之不遇似若拙矣而巧于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辯歎斯之知似若巧矣而拙于謀其身傳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拙者作德者也巧者作偽者也作德者始雖若拙而終則有福而無禍有安而無危作偽者始雖若巧而人禍天刑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其拙孰甚焉由是觀之拙者未必不為巧巧者未必不為拙也嗣道之繼乃祖之拙其亦有見于是乎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趍拙哉予固天下之至拙者以拙者而記拙者之事非予誰宜于是乎書

學說　湛若水

古之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為人也者學為聖而至于天也天者人之所以性也盡人則盡性盡性則至命故學而為人則聖與天[illegible]能外矣而曰吾為聖吾且至于天則不可私也吾知復吾為人之道而已而聖乎天乎吾不知也吾知學為君臣學為父子學為夫婦長幼朋友之道酬酢事物之理凡人之所不能無者知斯而已矣此古人之所謂學也昔者孔子學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學于成湯成湯學于禹禹學于堯舜堯舜學于三皇三皇學于天地故皆與天地

相似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堯舜禹蓋與吾之天一也故曰人有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故除其驕而苗自天殺其蠹而木自茂去其欲而理自足古之人從師而學焉窮經而學焉小而小學焉大而大學焉亦所以明乎此而已耳亦所以去其蔽乎此者而已耳非外有所取而加之也必外有所取而加之則鑿矣

立心篇　湛若水

或問曰心不同乎曰否曰立心有異乎曰然然則心有內乎曰心無內而有靜心有外乎曰心無外而有動既曰有靜靜而不弛斯不亦內矣乎既曰有動動而不返斯不亦外矣乎故動者外之機其流也為人靜者內之機其實也為己故為人者務外之謂也為己者務內之謂也務外者妄動之謂也務內者主靜之謂也動靜之機內外人己之門也然則如之何曰動乎動而不離于靜故不流靜乎靜而不離于動故能實藏心于晦發而愈明神之貞也役志于明久而

滋勞神在外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心性書圖說

湛若水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終之敬者卽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

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爲心小之爲心也甚矣

人心道心論

王鏊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爲人心二者襍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于萬者也譬如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蚩則蚩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

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爲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爲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所發而言耳隨其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明道語略序

唐順之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摸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于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黙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于乾則曰其動也直于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于直也動本直

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黙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盈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于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益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襲義不如此則爲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道

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實學于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于心者詳矣而不知其槩乃至于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持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藴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

文壇列俎　《卷一　經類　一百十一　㻴翠堂藏板

得于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弗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于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于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于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略而刻之于邑中以其出于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

非志不知求之于心知求之于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

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弒君簒父人人有不知其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于弒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者也雖以其意陷于弒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不動于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于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于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弒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

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而我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民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

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傳者皆牽于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于君也君嘗師陽明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于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季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于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遊于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于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春秋論一　　王世貞

滕子來朝左氏公穀俱無傳註疏曰時王黜也又云滕子方在喪胡安國曰非也周之東遷未聞敢黜諸矦也在喪亦非也終春秋而不聞稱矦也則豈其俱在喪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也其法尤嚴於其黨桓公弒君之賊也滕不敢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夷狄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後也先王之訓曰罪人不孥夫滕與國也迫強而已不與於弒非賊也非賊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孫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鞅也諱

其宗國而没其篡輕手逆之公子翬而加誅於無罪之小國是偏盭之政也幽厲也孔子不爲也春秋天子之書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誅桓而已懲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爲也亡何杞矦朝矣一事而輕重胥壞焉則何以服人且前桓而會州吁者後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拯亂而與於亂者也罪又十倍滕孔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復也吾故曰孔子不爲然則滕之爲子也何居曰杞矦之後爲伯也亦猶是也其自削也夫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不勝大國之誅求而甘於附庸漸而以子禮來也魯亦以漸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孔子於桓即位之後來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棄耳噫亦足以懲矣

春秋論四

王世貞

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惧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盾弑不及穿探盾謀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弑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爲惡必極也猶未也欒書中行偃弑君而以庶人之禮葬與愈極也其不書名弑何也厲公驕而好殺固耳不猶賢於楚圍乎重誅盾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

卒麇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爲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爲之說曰圍弑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産有獻焉而不敢以爲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簒弑以扶中國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爲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爲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爲也莽操裕溫之徒匿其簒弑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爲姦何說者[illegible]聖人於叛黨者也麇弑而免奔[illegible]於[illegible]子臣之義也歸而見脇以立靈王就縊也靈[illegible]若[illegible]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然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於心可也

文瑄列俎卷一終

文壇列俎卷之二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叅閱

治資

無如子曰治法莫備于古即無論帝王之謨章炳六籍下至歷代名佐鉅儒敷奏建議其於禮樂刑政兵農錢穀以及制馭夷狄之略鑿鑿可措諸天下者具有成規顧行之何如耳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孟子曰遵先生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故錄其最關政要者若干篇禀於前訓而附以今議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古今謚法通紀序

正士風議　　王世貞

文壇列俎卷之二目録畢

四維　　管仲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管仲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士經　管仲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外難內亂　管仲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賢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禮論　荀況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以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欲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旣得其養又好其辨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

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

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

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于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員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

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房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議兵論

荀況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兑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員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孝成王臨武君曰請問爲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

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李斯問孫卿曰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

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禮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

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如巨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于垂涉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辦溝池不拍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虛實

孫武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

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

有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

酒味色論

魯共公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論倖臣亾國

莊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

亾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亾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

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巳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巳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巳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求賢詔　漢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巳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議振貸養老詔　　漢文帝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荅晁錯璽書　　漢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政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尉佗書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甞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巳畢朕以王矦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矦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矦親昆弟在眞定者巳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報許皇后詔　漢成帝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褢誠秉忠惟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

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于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徼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于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己猶戊也

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于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求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

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至言　　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餶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

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

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
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
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
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
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
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
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

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
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
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
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
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
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
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

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
帛十萬餘疋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

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
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
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
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
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
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

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庶天下而直爲此廪廪也竊爲陛下惜之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
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

刀必割令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
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
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僅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
爲臣寔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
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

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而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

畔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

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

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

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以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

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

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賢良策對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至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強

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

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

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而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

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政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冐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

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

良佐職敎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

宜生等亦聚[illegible]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illegible]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
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
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
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敎化之漸而仁誼之
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敎
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
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
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
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
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
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

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

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民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爲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

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葢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

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

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論貴粟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
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
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
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
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
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
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
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
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

賣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
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
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

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
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
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
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
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
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
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
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
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裁擇

論募民徙塞下事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伍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裁察

論守邊備塞事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

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
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
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
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
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

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
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
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
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
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
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
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屯田奏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

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捉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

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乘威德奉厚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嚮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婾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

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上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亾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亾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亾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葢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官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
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
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
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致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
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
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
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
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
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

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

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illegible]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

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
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
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
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
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
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
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
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
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敺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

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
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
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
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
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內
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四郊雜遝衆賢不肅和崇
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

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
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
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
雍至此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
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
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如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
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
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
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
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
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
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
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
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
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
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

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
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
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
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
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
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
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
乘水旱飢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
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
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
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
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陛下開三代之
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混淆
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
文書糾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

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党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
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
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
乘權籍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
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
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
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
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
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
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

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
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
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
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
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
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
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

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
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
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
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其號
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
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
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
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
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
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
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
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
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
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
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
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
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
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也臣幸得托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惟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

生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捄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夫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幷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

其兵鑄以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川建城邑深

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刑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

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
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論節儉　貢禹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
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
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并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
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
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

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
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
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
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
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
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
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
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

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埋爲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后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死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論應天之道

王嘉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皋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伯里

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敎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

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内百歲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收還武庫兵器奏

毋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爲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

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戸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祿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

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論王氏專權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名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

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

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

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名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

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後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富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火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動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匠婦吟骨之發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升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書對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及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論土崩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論神怪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蒼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擥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

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郡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畱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賢良議罷鹽鐵　　桓寬

孝昭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

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

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
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
而賈物也大夫曰家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
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
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
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
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
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
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
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

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
王者不畜藏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
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
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
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
墻而不在朐邴也賢良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
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
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
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爲雄利怠於禮義
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

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
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
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
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
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
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
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
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
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
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

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
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賁枹擊木拊石以盡其
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
木版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
湊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
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
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

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隣有喪舂
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
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
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
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
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
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
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
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

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
古者不以人力狗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
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
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
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
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
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
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
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
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

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
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
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
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
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聚無不足之患矣云云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卽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西羌　　范曄

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
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
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守或屈折於奴僕
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
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
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轂馬揚埃陸梁
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
漢蜀之郡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
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
女婦則徽纏而為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

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
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久安或以邊州難捐
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
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
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
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
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
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
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

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尅酋健摧破附落降浮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飆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容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

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賦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藎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

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

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

漢中中間朞年耳然表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

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煜爚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烏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玉圭

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明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然後稱快哉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狥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敘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忓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冦則來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擯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葢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敘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敘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冦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消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葢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廻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帛北償馬貲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冦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冦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愼守所易
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
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
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
與結盟彼爲冦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
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
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
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冦小至則張聲勢
以遏其入冦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
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
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
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
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
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
冦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冦戎未懲者
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
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
遥制臣請爲陛下麤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愼聽而熟
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
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
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
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
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鎭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鎭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
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
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
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
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
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
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顒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譴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菑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祗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摟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輕重輗

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之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尩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節

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軍
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賞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
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
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
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
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

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
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
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
糧所須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
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
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
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
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
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厚
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

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
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
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
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
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其處
置營其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
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
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
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
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

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
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
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
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
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
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
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
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

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敵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齊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

相臨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瘵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

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幷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

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幷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商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倂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愼簡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

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愼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冦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

有偏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放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夫小人君不誅而吾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于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必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茍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敎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

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

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

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省費用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望望不過十金之

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患

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

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子之吏為不少矣將患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氂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氂而積之則

天下庶乎少息也

練軍實

蘇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彊盖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屍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其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

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不可勝數又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

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

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任將論

何景明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於中者隨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

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失以爲功也贏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宜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籍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巳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

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效死知有君則盡忠

行法論

何景明

夫爲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爲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爲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敝其法援勢者爲之沮行貨者爲之誘怙強首爲之撓造詐者爲之竊法無不敝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可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

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候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驁橫之吏豪俠之民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上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爲晉文理刑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爲理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

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爲可愛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讐制毀譽矣持辨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鞫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煩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僞蜂起矣夫炎鑪遁于頑鐵利刃衄於輭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賭螟驚之吏搏

擊之厮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覰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淸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內丘縣學田記

李攀龍

邑何學以羣士也學何田以羣士於禮也士相覯以羣而廢禮由羣邪也今世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爲贍虆梩不掩則其顙泚曰吾何有于爲士也風俗之道士爲政令尚何敢謂無恒產有恒心唯彼爲能之卽業巳羣使日眄眄焉佔僤亡它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爲士也余往按部內丘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卽以所掘黃金事名矣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士何至欲殺其子以食母爲孝也今又何敢謂內丘之無能爲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餬餬有喪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爲之宴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婾快於爲士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地各十二畝邑厲壇地一畝南四里鋪地七十畝南宋家鋪地八十畝東四里鋪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旣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爲學田而具諸籍中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李攀龍

中丞中河西四部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制湟中羌非若他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奴出武威渡河入冦壠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中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今隔絶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爲廉內屬顧又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圍旁不去則諸羌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

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 國家怒而[illegible][illegible]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illegible]制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西曹時望見虜 都城下扼腕 朝廷無禽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大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卽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 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剌土魯番之三穢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勒功崑山之仄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滅倭而后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置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募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卽欲事萬里外吾恐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卽 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騎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令得以羌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羌合者非一世矣其

計常幸羌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卽爲冦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羌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羌小夷卽小冦盜辟殺人民其原未可以卒禁者釋而不問間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于羌而羌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全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廐豈不並制羌虜之道也羌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于中國以託丁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爲難然

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單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侯長吏多出卒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杷采山理石爲𦨭自罷其力而爲實效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羌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諜來受事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諜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羌爲之障矣此謂以羌備匈奴者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李攀龍

山西三關先是葢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加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

右衛水口等處值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于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没我得以所值道兵馬穿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厚薄爲虛實將分時合雖漢兵爲風雷安能八百里趨利也惟是藉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闔闢不知中強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

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爲用十羊九牽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棋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illegible]經累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

優游已難爲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illegible]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illegible]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余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切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勢邈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叅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則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倚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槩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几論罷繼至者請以遐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于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

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由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古今謚法通紀序　王世貞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嫩而行有悪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嫩悪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黄帝之為黄也帝堯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黄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

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焉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宗太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宗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憖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冐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吴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僭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媢生而諱死也後世之

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未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开

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昉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鄰防漢瀆出其人也冠屨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謂何

行哉明興始稍稍爲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郎賢弗謚也創作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敘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正士風議

王世貞

生樸鈍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旨所鄉敢攄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敎具在於正士風其爲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而慓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汚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觧也中之悴者懌鬱者暢其憯慄而就悽也中之萎眦而木槩樂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

先王愼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爲盛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培植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晙夭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巳巳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狙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爲未盡也人孰不

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討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恥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訣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令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於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殄往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猶闢禮門微蔵柄在貂璫則士趨從之何

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此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於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間飭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横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丞乞哀謷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酔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未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指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

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階爲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於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探本討委在黼座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紈鄙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於夔龍示之以

睦典銓惟篤其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榆柳枳棘亦且翦栽就矩風於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惆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文壇列俎卷二終

文壇列祖卷之三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叅閱

鑑林

無如子曰余雅負尚友之志每觀先哲銓序人倫軏瞿然竦動不啻置身於其側則無論其人之至不至各殊而足以爲吾鑒一也唐太宗曰以古爲鑒可知興替以人爲鑒可明得失然則鑒不在遠而在心矣今取其立論之極精者用爲心印噫芳規難企覆轍易蹈森列如林盖可以玩乎哉

文壇列俎卷之三目錄終

庖犧氏贊　曹植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漁畋瑟以象時神德通玄

女媧氏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氏贊

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爲耒耜道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軒轅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列

又　庾信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竈珠流跡雲即雨落水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少昊金天氏贊　曹植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顓頊高陽氏贊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岡爲號

風化神宣[illegible]八極靡不祇虔

帝嚳高辛氏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陶唐氏贊

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万國同塵調適陰陽其[illegible]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有虞氏贊

[illegible]重華神聖克協頑嚚應唐涖政除凶舉俊以[illegible]受禪顯天之命

又　夏侯湛

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流心思民王度如玉如金

帝禹夏后氏贊　曹植

[illegible]夫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菲食薄服黻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溫溫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成湯贊　庾信

連珠兩起合璧雙沉穀爲祥瑞桑成樂林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以行政仁乎用心

周文王贊　曹植

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及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武王贊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威在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万國是賓

微子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旣没殷始錯命政有斁倫敗紀事有梗神雩天迄於獨夫稼惡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諱啟實帝乙元子帝乙儕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替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

諫輔之心解忠良之胥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魹魹而君崎嶇險阻避迹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修輔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于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啟前箕子而后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于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産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曆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年余作吏於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與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紜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榱欒茨墍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后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宋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山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遇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語父師全身而退龍戰於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面縛執贄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啟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蒸是仰穆如雨潤靄若春養以載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載餘嚮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階蔓艸

古木垂雲惆悵怪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逆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敘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嗚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詞繼在后儒

比干碑　李白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之十九年征島夷師次殷墟乃詔贈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將持節弔祭申命郡縣封墓葺祀置守冢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悖於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諍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老位莫崇

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禍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爲痛公之忠烈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係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垂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載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勸佞者懲睿者思忠者勸其爲戒也不亦大哉

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頤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闕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置力焉故同歸於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后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必將建皇極立彝倫闡在三之門垂不二之訓以明知於世則夫人臣者假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諍視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故歷代帝王皆

欲精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武南還而刱其祀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墳葺祀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嗚呼哀傷列辟主君封德正與神明秩祀鄴王身滅而榮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首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鄴邑官非式閭斷石銘表以志丕烈銘曰

㦖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軀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猛視咨爾來代爲臣不易

尼父贊　　張超

巖巖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

孔子門人贊　　司馬貞

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伯空臣素王

顏子贊　　夏侯湛

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依希

又　　戴逵

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儔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顏子　　程顥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處甚微惟顏子知之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閔子騫贊　　夏侯湛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恭恭子騫立體忠正于祿斯況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孟子贊　　胡五峯

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讓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周子贊　　朱熹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明道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橫渠贊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邵堯夫贊

天挺人豪英邁盖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

足攝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朱文公賛　　吳汝弼

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讀楚甘公說　　張文潜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必見虐自有載籍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志也何怪焉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頼其力以脫於虎狼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后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示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伯之亡一死區區何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四皓贊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伯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於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僾然術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機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並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光武贊　范曄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既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震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吳漢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臧宮馬武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紓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于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上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

質單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illegible][illegible]益巳弘深豈[illegible][illegible]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恭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后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伸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邳彤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馬援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纔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巳以之斷乂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杜林

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巳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

陳寵陳忠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衬進退無所措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爵任之於人重矣金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常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巳直于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郭躬

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吏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葢由此也

仲長統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抵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

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㲉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奥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衣服戒在窮除疏禁厚

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大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伸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于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

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李雲

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于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

馬融

馬融辭命鄧氏逡巡壠漢之間將有意于居貞乎旣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党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李固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騫義專爲物則

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忤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覩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陳蕃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凜凜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孔融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

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圓圓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皓皓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昭烈皇帝　陳壽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諸葛亮

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

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

關羽張飛馬超黄忠趙雲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効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黄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牙爪其灌滕之徒與

彭羕廖立李嚴魏延楊儀

彭羕廖立以才技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任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蔣琬費禕姜維

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

况區區蕞爾而可屢擾哉

晉宣帝司馬懿　唐太宗

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家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彊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任人如在巳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于巳詐之心延安于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于百日擒孟達于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

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榮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

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言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睹故知貪于近者則遺遠溺于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衬人而禍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懷帝愍帝

昔炎暉抄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民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跡用非天啓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於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飢中斷援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于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

鄭冲王祥何曾石崇

若夫經爲帝師鄭冲于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慝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䆉靡列於疑沍之晨錦帳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杜預

泰始之際人祇皇祝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

心焉昔齊有黠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竸爪潤慙垂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非居幅巾鄉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智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狥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畢卓阮咸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足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壞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吝腐以玆自守於焉翫物殊非處廟有同摧稱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

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玆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且以世疾名流玆焉自垢臨鍛竈而不廻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經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悼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採其遺事附於篇云

劉琨祖逖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

當於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晤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怪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亾遞縈居㝡之衬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跖此易情各運奇才竝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挹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臣葢此之謂矣天不祚者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雅叶迹中興尅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祲笠轂徒招惜矣

道子元顯

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盤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嘆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蕚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茲茲禹迹咸窟穴於豺狼喋喋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戢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感纔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鎖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輔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王導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

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以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尅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狠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怪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忠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

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折道多故而規模宏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夷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卒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愉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嘖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此之謂也

劉弘陶侃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於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帥之儀威

騰閫外揔須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譬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越之風自幽阻荆亟飲豺狼之迹擧賢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靑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于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于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起居外相安撫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什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勁色[illegible]隆分陝理則宜然至于時屬雷屯富渝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于是有徵

庾亮

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騎馬控龍娛勢成其逼古者左賢右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其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斯津要塗山在夏雖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illegible][illegible]

旨哉胥晛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符華藻吻縱濤波方駕縉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蓂見詠物議稱其[illegible][illegible]尺垂訓帝念深于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巳而猜嫌上宰謀黜貞圖向使剡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滿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慢鴻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余殃所及蓋其宜也

謝尚謝安 琰 混 萬 石 玄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

相於中外系存亡之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盤弃賴之以寧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彰分闕正議云唱再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鈌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游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朞服之辰敦一歡于百金之費廢

禮於媮薄之俗崇侈于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于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其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辭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與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苻堅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蚍豕之墟紫宸遷黿鼉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衆黠乗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志啚關右禍生蕭牆未逞狠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修虐禀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忽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衬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尅翦奸囘纂承僞

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才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訐直進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托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直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illegible]穴駐蹕疑山[illegible]

爵以侯楚材策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豕鹿之彊終至昆陽之敗遂使凶渠侯隙狡寇伺閒步搖啓其衬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祏遷于他族身首磬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沈約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淑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代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后昆若夫敷衽論心商確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傷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

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致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illegible]

[illegible]

殷孝祖 琰 劉勔 悛 繪 孝悼　沈約

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亾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詞議兄眾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冓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劉虬 之遴之亨　明僧紹　庾易 何吾

劉虬兄弟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illegible]

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亾異夫自古哲王屈巳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吳平侯蕭景　臨川靜惠王寵

自古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于戚至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辨固亦梁之合璧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illegible]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景宏[illegible]典一植師徒梁之不綱于斯為甚安成南平[illegible]

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梁之閒平也

范雲沈約　總

姚思廉

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踪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未迹爲顯亦風德之襃乎縱難直之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陶元亮宗少文雷次宗陶弘景　沈約

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閒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彷彿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翫碧澗清潭翻成屏矚掛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劉焯劉炫

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

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鈎深致遠源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丘靈鞠鍾嶸劉勰

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運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

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或未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先荷門業或宿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溫子昇王褒庾信

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並極南士位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

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綱俱頓並編湘素成貫詞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巳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收魏長賢

李百藥

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縱横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勤成魏籍追踪班馬婉而有制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詆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時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亦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伯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魏莊帝

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返刺未除而天未悔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胡終乃權歸霸政王祭祀者不殊於寄生遇黜辱者有甚於奕棊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祇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實靜恭運終天祿而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顔竣　　沈約

世祖弱歲臨蕃涸道未廣披胷解帶義止賓僚及遭終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瓹扆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旣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欸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旣萌追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顚陷不可得也

虞玩之　　蕭子顯

鶉居鷇飲栽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恤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竄名溝閣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避緄綱積虛累詒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昔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科擧吏則茲僞不行空門有文徒戶民幸是以崔琰之訊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同世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瑾　宋祁

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陰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穟此公瑾所以抵龜而決哉

唐太宗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輒於多愛復立浮圖

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莫不嘆息於斯焉

魏徵

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行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

馬周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曰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張廷珪李渤

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寔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

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濟諫方士并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劉文靜裴寂

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雷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私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譏望誅寂後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亾隋其智足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蕭氏八宰相 瑀太宗時 嵩玄宗時 華肅宗時 復德宗時 俛穆宗時 寘懿宗時 倣懿宗時 遘僖宗時

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亾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俛謂銷兵寧不野哉當此之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挻復爲賊淵可謂見毫末而不察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

虞世南李百藥褚亮 劉餉

舊書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敬德李安平之佐公祐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撫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知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擢價春山爲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异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

岑文本姚思廉令狐德棻

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思廉之邃雅德棻

之辭章皆治世華藻而湮汩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亾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亾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與

陳子昂

過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爲之論周興來俊臣之虐子昂固優爲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孰若以三善示之庶夫凶欲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由天道在焉學校者禮

義之所關人倫在焉勸後立明堂與大學使之曉中
和養育之象則后之殺戮邪心或不至於甚矣且世
之武夫恐人拂逆醜正一見仁者之狀則良心油然
以生子昂之心豈以是乎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
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
蓋近乎勇於放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耶

白居易元稹

舊書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

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
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
之篇或敎補亡之句咸欲鎔鑠采葛糅糅懷沙較麗
藻於碧雞鬬新奇於白鳳曁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
逃季諸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
人統論六藝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一班者蓋寡類
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請便之作迨于
徐庾踵麗精華簽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聞之
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
馳聲於後或位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illegible]
集然則向古者傷於太簡狥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
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
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
定霸於曹劉永明詞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
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
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
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
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

舊書史臣曰奸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

物買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
以降亦心緣利動言爲耳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
於嗜慾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謂禮經戒其勿畜宇
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戶
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
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
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可知矣然天道惡盈罷
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且夫民可安
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欲擾而竭之
歛怨基亾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友

桓彥範張柬之敬暉袁恕己崔玄暐

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啟爲韋后豎兒所乘㘓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張嘉貞

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恪恪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二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于恢弘

請窮於權惜哉

劉晏

人生之大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忿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段秀實顏眞卿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大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大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嗥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阻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二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逐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舊唐書曰成公孝於家能於卑忠於國是武之英也

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清臣留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内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亾宜哉二君守道殁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段平仲

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下則治不成而功不彰德宗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沓悍失對

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與

柳宗元劉禹錫

舊唐書曰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韜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愼獨正爲此也

韓愈李翺

舊唐書曰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天下抑揚墨排釋老蓋端士之用心也

李德裕

舊唐書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于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覩其禁掖彌綸巖廊啟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則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于度外齊彼我于環中與夫市井之

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爲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于市人雖婁不見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崔彥昭劉鄴陸扆鄭綮朱朴韓偓

舊唐書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孛沴之氣紛如仁義之徒殆盡狐鳴鴟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琨逖奮挺揭竿之類唯效敦玄手未拾于棘荊心已萌于問鼎加以鬻浮士子闒茸鯫儒昧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濟緯稜虎于前胤璨剝廬于后遂徐薛于瘴海置蔡朴于岩廊殷庭有哭制之夫輔弼走破輿之党九疇既紊百怪斯呈木將朽而蠹蝎生厲既毒而夔魖見妖徒若此亡國宜然

姦臣傳贊

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輿無感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姚崇宋璟

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頂創業之功不可傳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履于中克全聲跡抑無愧焉

韋皋張建封韓弘

皐建封弘本諸生賓興龍龢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汩汩並齒而腐可也皐弘雖陰愿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啖助

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劉歆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

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淳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殁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唱茲世則誤誤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后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王勃等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

之夫子之門人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于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閑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于善故可貴也今但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

崔羣

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曰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亾不暇又何以

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畀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王也俊可去雖存使不逮亂也視漏弗愼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易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亾不畀也常人所畀聖人易之所不畀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以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烏震

歐陽修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忠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巳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巳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乎

一行傳論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于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顔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沉淪于下

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鈌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夫婦兄弟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

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于書者當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陳堯佐宋庠　洪邁

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於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由典方州入爲侍從課布帛脩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爲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王禹稱田錫張詠

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骨鯁蹇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稱制戎之策厥后果符其

言而醇文奥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后特降褒命以貴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韓丕顏頏梁顥張茂直呂文仲潘愼脩杜鎬查道呂祐之楊徽之

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爲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大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眞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職名

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清介頑之和豫顯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愼脩之醞藉該實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啟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巳哉若祐之不喜趨兢徼之深疾幸進風釆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徼之嘗謂温仲舒寇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后輩務習趨兢禮俗寖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楊億劉筠晁迥薛映

自唐末辭氣浸弊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龎土

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振宋一海內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詞章擅天下爲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后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進退議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后典書命稱爲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范仲淹

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平生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及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后樂之志海內固巳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党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歐陽脩劉敞 弟攽 子奉世 曾鞏 弟肇

劉敞博學雄忠文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

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攽雖疏儁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于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司馬光 子康

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拚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

年方是時光退居于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蓋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劃革略盡海内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歡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

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蘇軾

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illegible]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

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蘇轍

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梗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亭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於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党於轍

見之輙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險詐奸佞若兄意者造物之所賦歟亦有乘除于其間哉

王祖道張莊

夏人時蹈竊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之功不亦愼乎諸蠻溪洞茅瘴非人試偽地與居况無敢闖吾圉京乃使祖道張莊之徒憑空為功舉中國重貲委諸不毛而又傷奸歷舖張表賀徽宗亦儼然受其欺奸人黠貪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

之竭矣不云自中微之耗内貪外馴召禍敗迹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沈銖路昌衡等

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愞遂底于亾東郡諸賢以風節相尚激成党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世盖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悦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由亡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為有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時彦霍端友俞㮚蔡嶷

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躐取華要行子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為時名臣治平更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始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濅矣熙寧而后迄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噫何㮚馬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彦端友皦皦祖洽俞㮚蔡嶷憸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其心術橫潰爛漫并邪家而覆之如是其憯焉此孟子所以必辦邪說正人心也

宗澤趙鼎

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

威持重而后能有為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入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忿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擱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彦嫉能而忌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斃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后敵可啚

伉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亾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存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遺離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

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黙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

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
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
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
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
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后顯籌畫
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
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
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隷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
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
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
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
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
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
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
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
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
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
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

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
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
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
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
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
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
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
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火德既微
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
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
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
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
筭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
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
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
名跡無徵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湛生體正心直
天骨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
翦除荊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
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
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
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必偽

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
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
烈烈王經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
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啟
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
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霧宗子思寧
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
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
實在雅性亦既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
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
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明心獨見披草求君
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
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
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道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

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
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
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鴻鵠
固慎名器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此勤功入能獻替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
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行以恒匡上以漸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撓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誼
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
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
懦夫增氣

後漢書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飈迴三精霧塞民厭
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眖自甄沈機先物深略
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
旣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
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
旣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
皇漢

東方朔畫像贊并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才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

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論趙苞　　程顥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論荀息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則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論丙吉　　司馬光

丙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横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盖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

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内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耆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詞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論龔勝 司馬光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訹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于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并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

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默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論張巡 司馬光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于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于流俗之毀況其膢膢者耶

論王陵

張栻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定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有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

㝵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拔之於搏擊礫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與郝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刼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斬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

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李固杜喬　　張栻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于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于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言之以被毒之專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於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謗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于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濟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冀擘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可有

所論逆順之理冀況無以追死叩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昔固若世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懔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于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論謝安

張栻

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岌岌殆矣[illegible]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畧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擊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

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于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若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竪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竪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竪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

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竪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彼其心

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屈到嗜芰論　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絶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

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

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知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冠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什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

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

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張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

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

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

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之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天子

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以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

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孔北海贊并序

蘇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論陶潛　朱熹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文壇列俎　卷三　豎林　百四　環碧堂藏版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修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于定國　呂祖謙

治獄者非死生禍福不入其心未足與議也苟死生禍福入其心則迫於權勢奪於威武雖有平恕之志亦變而為暴酷矣張歐之在文景時世共謂之長者也每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慈祥豈弟之風溫然可挹也至於與莊青翟等劾鼂錯加以大逆無道之罪腰斬錯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其殘賊忮忍雖張湯杜周亦不過如此以其前後觀之判然若二人焉此無他歐雖天資平恕而胸中初無所守故當景帝之怒錯

文壇列俎　卷三　百五　環碧堂藏版

則震慴失趨黽勉順指陷於暴酷而不能自拔也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後世言治獄者必稽焉然吾嘗考其實亦張歐之流耳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而以甘露二年為御史大夫凡十七年之間麗於刑書者無不出於定國者也趙廣漢以元康二年誅蓋寬饒以神爵元年誅韓延壽以五鳳元年誅楊惲以二年誅皆當定國為廷尉之時然此四誅皆宣帝之大過而千載之所痛憤而流涕者也吾不知定國嘗爭之耶其亦未嘗爭之耶若其不爭則其罪固無所逃就使嘗爭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闕

可以不從而但已也爭與不爭其失等耳夫定國身爲廷尉上則陷君爲淫刑之主下則自以爲暴酷之吏以事君則不忠以謀已則不智不忠不智君子之大節已虧矣乃反屬意於郡國諸讞之間略於大而謹於小吾未見其爲平恕也向使定國有剛毅之操不以死生禍福移其心如張釋之斷犯蹕盗環之獄雖帝所甚怒而必釋之劾太子梁王之失雖帝所甚愛而必糾之剛柔而行不吐不茹則趙蓋韓楊之徒亦庶幾得直矣成王命君臣曰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定國獨未見此義也

韓延壽

呂祖謙

風俗之變初無常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曷嘗有古今之異哉昔之陋儒以爲風俗自厚而之薄猶人自少而之老古之俗厚猶人之方少者也今之俗薄猶人之已老者也薄者不可復厚亦如老者之不可復少嗚呼何其不思甚耶將以三皇之俗爲厚乎則黄帝之末胡爲有蚩尤之亂將以五帝之俗爲厚乎則帝舜之世胡爲有三苗之亂將以三王之俗爲厚乎則夏商之季胡爲有桀紂之亂蚩尤之亂無以異於項羽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

非漢民之不如古特高帝不如黄帝耳三苗之亂無以異於七國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漢民之不如古特景帝不如大舜耳桀紂之亂無以異於煬帝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唐民之不如古特太宗不如湯武耳自古及今同戴一天同履一地同賦一性日月不變也耳目鼻口亦不變也風俗何爲而獨不如古哉善乎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若人漸澆訛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益嘗觀韓延壽之治穎川而益信風

俗之未嘗不如古焉漢承戰國𢓜秦之弊禮樂廢弛異端竝奮出以古先聖人化民之道爲姍笑賢如高帝乃曰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賢如文帝乃曰卑之無甚高論賢如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君臣上下同趨於刑名法律簿書期會之間無復遠略惟延壽承潁川趙廣漢告訐之俗獨能取世所姍笑爲陳腐迂闊者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教至於賣僞物者棄之市道其在東都馮翊如潁川之治洋洋乎弦誦之聲肅肅乎俎豆之容庶幾乎治古矣彼誦風俗不可復古者果如何哉大抵後世之

患出於待古太高而待已太卑惟待古高故自疑而不敢爲待已卑故自棄而不復爲殊不知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夫何遠之有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燕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蕭望之　　呂祖謙

君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必汙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則必誣之蓋介者必不受辱廉者必不受汙剛者必不受折直者必不受誣凡此皆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君子不知而墮其計中大則死小則亡前後相望可不爲大哀乎昔驪姬將有奪嫡之謀謂優施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又不忍

人精潔易辱不忍人自忿也驪姬用其計以歸胙誣申生申生自殺魏公叔爲相尚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君先與武侯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臣起之無留心試延以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辭矣君因召吳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公叔用其計吳起果辭武侯疑之遂奔楚去申生有精潔易辱之形見於外故優施因其間而排之吳起有節廉喜名之形見於外故公叔亦因其間而排之使二人渾然天成削去圭角置之不慍用之不擇

則小人亦安能乘間而犯吾之所忌哉蕭望之秉直道而不容於弘石終於殺其身吾以爲望之亦有罪焉望之自始見霍光不肯露索挾持甘心於抱關之役其後爲平原太守則不自得爲左馮翊則移病爲御史大夫則與丙吉鈞禮其介然剛褊狷潔之操不以一毫挫於人天下共知之矣當弘石之欲害望之深思熟慮以爲望之帝之師傅耆節老臣苟擧使帝誅之誰肯從乎惟納之囹圄使俛首對刀筆吏則望之剛褊必不受詘辱而死遂收望之下廷尉而望之果如其所料終以自殺弘石定計於前收效於後如

取如攜無錙銖之差者以望之之賢而不能出於小人之所料此有志之士所以爲之流涕太息而不能自已歟嗚呼望之社稷之鎭也使不感慨自殺則元帝雖不盡用弘石亦終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其惡亦少瘳矣幸而天假之年至於成帝之世安知其不能坐銷王氏代漢之禍乎是望之死生實漢室之所由存亡也望之縱不自惜獨不爲漢惜乎又況望之素以大儒自處一旦臨事乃自經溝瀆與田光侯嬴之徒比豈天之棄漢而奪其魄耶何其繆戾若斯之甚也

論項羽

楊時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亾也夫秦人斲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懐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

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欺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亾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論婁敬　　楊時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恥惜夫

論袁盎　　楊時

淮南王之驕恣其萌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亾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若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鼂錯之欲治巳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巳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論竇武何進　　楊所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圖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杖義協謀剿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浮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論毛遂　　陳植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論芊蕉陳勝　　陳鑑

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吉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亾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濆汁行漩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

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芊蕉者亦幸矣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亾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此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論諸葛亮

劉安世

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于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熄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卽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

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常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論諸葛亮　羅從彥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范增　陳傅良

高祖畏范增幾爲所禍者數也范氏在豈眞足以帝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而惟其相正以裁其過之難項氏之斃惟其暴也力疲於百戰勇衰於屢遲而恩信失於好殺是雖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佐而決之猶御奔馬且疾鞭馬汗而不知止以速其遠至焉有不敗者哉是故亞父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銳略　則其末固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黃而聽於舍人兒子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則戮子嬰弒

義帝斬彭生屍秦二十萬衆亞夫獨不可以常試曉之耶不惟不曉羽意者增實教之也觀其始末勸羽自急攻之外無異策是所謂以火濟火也使增之計一行而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久安楚也哉管仲相桓公桓公好內而管仲亦三歸桓公死五公子爭立齊亂者累世君子曰齊之亂管仲爲之也仲不約公以禮而滋其淫君子咎其亂齊況增怒羽而虐其民則斃楚之咎非增其誰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蓋憂厲公之侈將以全晉也高帝之所以勝亦蕭何酇侯全之而已其遷於而

鄭與淮陰自王帝有所不忍者向微二子幾以怒取而則增欲疾攻恣殺以就慓悍之項羽豈所以全羽者乎九血氣盛於年少而志量淺於更爭之不多增以垂老謀楚而暴不減籍若其尚壯殆將尤焉嗚呼是雖高帝之所畏吾意蕭相國留侯未嘗不笑其疎而墮於其畫也哉

曹參　陳傅良

人臣任天下之重不可利乎一己之美名也古之忠臣其心惟急於天下而不暇於謀己雖不以自汙亦不以爲愧負清議之責而叢謗於其身不恤也蓋其爲天下計者甚重而視己也甚輕苟有以便天下則世之疵吾身者不足道嗚呼士而至於疵其身以便天下斯其心也亦至矣而好議論者又從而短之其之美也甚哉凡人心自有所見議論者所不爲相國之忠也而貪田宅謝安石之賢也而嗜郭汾陽之功也而侈奉養是數者皆廉夫潔士之不屑爲而不美之名所歸也若以世議繩之其得罪於人多矣故夫天下不可以無忠厚之論天下而無忠厚之論則曹平陽日飲醇酒一遵高帝之約束宜不免於義和之誅而布衣脫粟開閣延賢以從武帝之欲而釣名者其眞漢賢相也哉

豫讓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旣名知巳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巳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

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亾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亾而疵之知謀忠告巳無愧於心也讓旣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亾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亾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

曾若是乎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郭巨　　方孝孺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以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放麑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為不孝

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僥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楊喬贊并序　　方孝孺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上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

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嘗

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濺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閎夭不賂紂辨

王世貞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玖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毋也西伯必不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紂知之紂也嘗醢玖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肯俟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心有柒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豔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侈

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閎夭之徒非與曰何可非也内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夭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夭之德亦臣德也爲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賛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上

王世貞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子愼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至于平衰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始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

二年書禘於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皇稷則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惡然虞天下之議已也以籍手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臾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殷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覩于故也夫

禮成王實假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勳也而王孱王也文敦巽以請之王從伉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閔而後魯弱政於盟主爲齊若晉矣稽役有討撻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實記焉豈其大禮而忽厥自邢魯衛僖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識耳如其僖始魯頌獨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

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爲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又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與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尋則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于泰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爲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俞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

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義非也

季札　　王世貞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昧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兌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忮詬之資左右焉其人日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予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

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衂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亾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亾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否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苻堅　　王世貞

苻堅之伐晋其勢在必尅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晋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旣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率張蚝竇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于荆荆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

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擣長准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氐于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晋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爲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訌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爲三扎之并南若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illegible]

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惕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弑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王祐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李綱　　王世貞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爲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斡離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嬪女稚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伶畜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以不任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斡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擊其銳而掩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爲宣撫

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十抗詔而不出一衄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邦昌爲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爲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修就以僇疑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毋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爲之輔豫固籍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

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淮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乞宋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不卒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文天祥

王世貞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蘖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篤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窜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溈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内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仙

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衆太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詞羈身鼓舞其病婦弱息以與膏肓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戕

其宗而夷趙氏之祼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閽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文壇列俎卷三終

文壇列俎卷之四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纂輯

了我王尚哲鏡蓮父參閱

史摘

無如子曰夫史則栢皇栗陸以前不可得而詳云延及中古則尚書春秋以經爲史煌煌乎萬世不易哉嗣是左丘明著內外傳以羽翼春秋其最也次之莫如司馬子長又次之莫如班孟堅止矣乃識者猶於三子各有所詆是耶非耶故嘗爲之說曰是固所不足者識耳雖其人非醇儒論述不能一軌于正然有其文矣文實載道可少乎至誣丘明以浮誇抑又甚矣夫瞽而詢五采不若啞人指陵谷何則見之所及者可信而徒聞爲虛也或曰不有朱子之綱目乎曰此在職史者自知取法而煩不可摘矣今止于三子摘其敘事議論尤佳者數十篇以見史之一斑耳

鄭莊公戒飭守臣
臧哀伯諫納郜鼎
季梁諫追楚師
曹劌論戰
里克諫將太子
楚使對齊侯
宮之奇諫假道
管仲論受鄭子華
荀息死奚齊
敘秦晉相失本末

晉陰飴甥對秦伯
戰泓之敗
重耳出亡本末
介之推不言祿
魯展喜犒齊師
晉楚城濮之戰
甯俞盟衛人於宛濮
燭之武說秦解圍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季文子論出莒僕

王孫滿對楚子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鞌之戰
晉師讓功
晉知罃對楚子
劉康公論成子不敬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楚鄢陵之戰
魏絳請和戎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師曠論衛人出君
臧孫論詰盜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叔孫豹論不朽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晏子哭莊公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祁奚請免叔向
聲子請復椒舉
晏子辭邑

鄭莊公叔段本末　　左丘明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

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論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石碏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莊公戒飭守臣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

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臧哀伯諫納郜鼎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

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諫追楚師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

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

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曹劌論戰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里克諫將大子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

懼不孝毋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龎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龎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龎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龎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楚使對齊侯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管仲論受鄭子華

秋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荀息死奚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叙秦晉相失本末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
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
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
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
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

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
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
讐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秦
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
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
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
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異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
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
晉惠公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
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
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
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

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
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
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
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
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
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
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
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
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陰飴甥對秦伯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戰泓之敗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重耳出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

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魯展喜犒齊師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
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
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
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

謂禮楚一言而三定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
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
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
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
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
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
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
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
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

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
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
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甯俞盟衛人於宛濮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

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燭之武說秦解圍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

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

季文子論出莒僕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晉楚邲之戰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

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兹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息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
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
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
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
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
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
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
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
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
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
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
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於
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
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
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

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
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
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
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
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

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

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

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

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齊晉靡笄之戰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鞫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

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
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
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
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

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
御郤克鄭緩丘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
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
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

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
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
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
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
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
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
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
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
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

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
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
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
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
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
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
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
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晉師讓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知罃對楚子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勤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茂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寧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

君之驩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

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楚鄢陵之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於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利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所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
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
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
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大宰伯州犁
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
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
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
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
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

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
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
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
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
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尪之黨
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
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
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乃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
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
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
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
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
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
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

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
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
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
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
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
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
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

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
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
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
敢不義側亡君師敢亡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
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
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

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
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
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
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
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
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
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我

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師曠論衛人出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臧孫紇詰盜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公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

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叔孫豹論不朽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晏子哭莊公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使侍人賈舉射弒之崔子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祁奚請免叔向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聲子請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
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
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
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

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
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
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
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
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晋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晋矣晋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禄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晏子辭邑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北宮文子論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唯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子産辭王子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

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祁午戒趙文子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

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晏嬰叔向論齊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司馬侯論三不殆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之

鄭子產作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吳蹶由對楚子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晉叔向詒子産論鑄刑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周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屠蒯諫晉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子産答韓宣子買環

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産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郯子論官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凰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子產火政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

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置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

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產論政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大叔對趙簡子問禮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

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死生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晏子論禮可為國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公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慆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恭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王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

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冉子籌齊師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臣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

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仲尼論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

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

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

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僖公二十四年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太叔即甘昭公也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

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

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稐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之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

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

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里革諫夏濫淵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

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趙文子見諸大夫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

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

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

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秦孝公變法

司馬遷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

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鎭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

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秦并天下後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昬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刼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

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

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

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曁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

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項羽救鉅鹿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劉項會鴻門

項羽聞沛公已破咸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

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從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

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劔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内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

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

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平勃誅諸呂

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以據兵衛宮愼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

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官聚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
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
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
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
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

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
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
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
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
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
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
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
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
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

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
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
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
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
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
他人守也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
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
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
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
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
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
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
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
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
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
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

朔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産廷中日餔時遂擊産産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産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巳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巳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

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迎立代王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巳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

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

龜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大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趙武靈王立少子何

趙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

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

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王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王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

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儽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

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

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爲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

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
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
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
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
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
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
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愼毋與楚爭鋒因說上
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
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

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
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
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
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
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
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迺主

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又
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孔子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蕭相國贊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贊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
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
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
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
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
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
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
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
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

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
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
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
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

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老莊申韓贊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孫武吳起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弃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商鞅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贊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贊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贊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施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㘰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用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嘗君贊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毛遂定從

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
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虞卿贊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公子無忌救趙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
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
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
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
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
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

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
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
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
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
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
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
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
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
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

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
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
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
姬最幸出入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
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
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
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
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

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
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
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
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
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
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效命
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
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
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

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竟上
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
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
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
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
遂救邯鄲存趙

范雎見秦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
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
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
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
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
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
之見者羣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
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
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
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亾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

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

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廉頗藺相如贊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伐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刺客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舉

韓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

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擧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

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食中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

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

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
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
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
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
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
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故丹命卒
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
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
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
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
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
乃造焉太子進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
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
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
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
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

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
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
過太子于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
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
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
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
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
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
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
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
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
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
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
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
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
從丹之私計愚以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

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

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

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

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

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

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刧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

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

深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李斯贊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斬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

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韓信贊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 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 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劉敬叔孫通贊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欒布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竇灌田蚡之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徙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失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

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

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侯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

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無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

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陵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

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

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李廣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illegible]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

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閒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

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司馬相如贊

太史公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淮南衡山贊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酷吏贊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遊俠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徒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

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

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積德累功治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千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瘠於

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諸矦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矦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襃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

極德盡旣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矦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

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矦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矦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矦也然諸矦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

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矦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矦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矦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

絶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䭫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列侯之功録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録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絶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

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
絶世隆名之主安立亾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
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
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
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至
其没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
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
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
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
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絶失姓

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
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
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
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
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詔
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
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
侯籍云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
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
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
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喪祭之禮
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
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
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
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
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樂
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
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
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
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

歌詠言鍾石筦弦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

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極鯀然後天

下服夏有井邑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

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克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

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户利其田宅如此
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
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
隱之以阸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
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
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
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
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
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
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
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
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
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
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
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
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

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
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獮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
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讐猋起雲合果共軋
之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
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
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
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
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
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賈

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
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
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
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
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
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

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姦

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

劉向贊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蒯通等贊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景十三王贊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賈誼贊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董仲舒贊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虖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司馬相如贊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公孫弘等贊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司馬遷贊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戾太子贊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西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

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東方朔傳贊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
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至
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
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
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
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

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
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
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
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
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
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
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
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
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

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
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
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
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
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
拔劒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
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
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
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
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
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
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
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畱迺示以乘
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
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
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
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

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
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
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
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
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
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
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
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
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

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
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
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
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
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
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
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
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
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
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
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
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
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廼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
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
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
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
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
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
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
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
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

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

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

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illegible]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韝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

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劒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

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簒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

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

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
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
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
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
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
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
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
敖爲諸侯相子産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
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
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

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
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
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
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
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
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
外事胡越内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
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
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
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

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
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
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
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
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
弘借車凡劉向所録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
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説故令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
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
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
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
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詳録焉

霍光廢昌邑王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

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

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王名王尚自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史大

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
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
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
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
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
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
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

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
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
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
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
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
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

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
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
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
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
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
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
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
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
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

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
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
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
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
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
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
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
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
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

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

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

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

小冠亾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
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
禄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禄大夫將
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
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
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
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遡謂曰
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
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

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
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
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
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
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
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
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
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
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
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

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
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輙下
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
我家獨亾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
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
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
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
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
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
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

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
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
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
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
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
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
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
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
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鵶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

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城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功封章爲傅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陳湯等誅郅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

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覊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産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

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

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閬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産甚多

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閬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

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

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巳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巳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

利輣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
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
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
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
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
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
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

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
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
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
漢者雖遠必誅

趙廣漢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
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
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
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
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
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
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
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

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顔接士其尉
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
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辠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
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
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
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
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
里空舍謀共刼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
人蘇回爲郎二人刼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
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
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
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
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

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
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
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
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
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
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
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
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
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
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
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
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
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
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
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
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
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
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巳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

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

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韓延壽傳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

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弃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

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

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廩犧

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

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

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
巳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
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
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傳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
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
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
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
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
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
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

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
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
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
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
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
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
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
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

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

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刼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

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

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illegible]
於以上聞亦未宜也雖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
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大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
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
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
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
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
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

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
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
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
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
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
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
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
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
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

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
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
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
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
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
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
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
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
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

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
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
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
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
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
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
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
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
延命乎乃弃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
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

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

私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傅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

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

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楊雄贊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廼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内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

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循吏傳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
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
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
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
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
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
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
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
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

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
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
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
讓君子之遺風矣

黃霸傳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

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

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

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
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
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
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
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
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
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
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亾重
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

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
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
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
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
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
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
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
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
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
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

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
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
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
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
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
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
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
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
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祗息
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

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
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亾實
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
拾遺其實亾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
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
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
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
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

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
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
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
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
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
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
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
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
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
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

嗣至衛尉九卿子忠嗣侯訖王莽廼絶子孫爲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
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
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爲妻
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龔遂傳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
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
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
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
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
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

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
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
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
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
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
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
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
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
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
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流

驅馳東西所爲詩道古制竟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
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爭
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
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
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
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
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
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
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
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
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
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
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
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
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
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
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
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
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
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
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
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佞倖贊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匈奴贊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

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illegible]
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illegible]可
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illegible]之
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
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
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
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
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
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

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
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
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
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
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
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
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
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
子入朝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
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
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
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
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
伏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
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
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
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

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
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
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
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
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
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
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

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

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
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
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
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
内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
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内史中尉太
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
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
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
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

國中甚重粤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
者使者皆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
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
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粤
内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
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太
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
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
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

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
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
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
區粤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
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
人往入粤境呂嘉等廼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
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寶器入
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
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

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
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粤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
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粤直開道給食未
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
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
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
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龍亢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
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亡晏如今粤人及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

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粤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鋒以粤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粤人縱火燒城粤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廼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歐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亾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粤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粤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粤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粤將畢取以軍降爲膫侯粤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西域傳

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

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虜軍當
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于
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
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
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
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
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
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
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
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

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
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
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
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
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

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
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
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
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
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

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
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
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
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
之不能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文壇列俎卷四終

文壇列俎卷之五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參閱

清尚

無如子曰夫棲情玄曠勵節幽貞非塵壒之致也而逐羶爭華者類多鄙其無用嗚呼斯言過矣夫種竹栽花吟風弄月莫非經綸之實渭川釣叟蔚爲帝師南陽耕夫終作良佐而夫子之與點也亦在行樂良有以也則于今景東山之逸槩追竹林之高標固令人有超世之思即探奇于泉石翕魚以自倘佯如所謂會心不遠者其淸風亦可挹也因錄其概時莊誦之以祛鄙氣云

文壇列俎卷之五目録畢

養生主

莊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

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精神訓

劉安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黄龍

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覩禹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

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扎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是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

悶矣故不覩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達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叩盆拊瓴之徒也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頼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慇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彼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竪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報桓譚書　班嗣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家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耀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淩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焦君贊并序　蔡邕

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庵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居于海島之上三召不起飛陞洞中

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清談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桓温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咏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

王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黄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亾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邑使人氣盡

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椽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季鷹縱任不拘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玅德先生傳　袁燦

有玅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雖能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忤俗罔察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

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感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

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慎夏自愛璩報

蘭亭記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後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毋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穨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晩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

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鶵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

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麄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淩雲之操欻復見牽羈婆娑于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

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大人先生傳

阮籍

大人先生葢老人也不知姓字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廻乎適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歎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西日出丹淵裹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亾虜威武赫荒夷邵平封東陵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抵灰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

身無歸推茲由斯　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illegible]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illegible]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

閑遊贊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眞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居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咏聞乘桴而懔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揖長謝歌鳳

逡巡溢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辟爭門諒所以翼順貧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嘆固已幽結於林中騷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

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茲茲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彙既判靈朴乃斲寔有神寧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忽順巢窩兼應禹惠緬矣遐心超哉絶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嚣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與大息崧書　徐勉

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里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芧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胡卒蔽薄不無紀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巳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最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使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桃花源記

陶潛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行前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晋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無問津者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北山文移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常綱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
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戸摧絶無與歸石
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飈入幕寫霞出楹蕙帳空兮
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
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
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
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
皐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
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

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扃岫
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
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頴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
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山栖誌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
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
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
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戸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
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
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皐澤坱欝若其群峰疊
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凹溪映流則千仞
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行
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

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
楮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
朱實苞綠裏搖白蔕抽紫莖橚矗苯蓴梢風鳴籟垂
柯詹戸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
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泫露芙渠紅莖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悲軒遠眺躅憂
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
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
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迕萬物
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述言

蕭文園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霞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

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酤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申志論　　蕭方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玆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蹶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簁耳

上陶隱居書　　沈約

先生糠秕流俗超然獨遠列帶霓羽總轡雲霞方崇名書絳簡身游玄門憑星夕臥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瞹然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嚼瑤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鈌惟心

文壇列俎　卷五　清尚　三十五　環翠堂藏板

答孫緬歌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太康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淩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洒垂綸長嘯緬甚異之褰裳涉水與之論用世之道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何呑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自序　　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考成人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爲偶及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常願卜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受謝則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遥經紀彈琴咏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學盡此而已矣

陶令白蓮社

遠法師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曰弟子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攢眉而去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縝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飾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答

神隱說

如天朗氣清之際或槐陰滿庭或竹影告午横斜上窓或夜靜月明雲開天淡四無人聲萬籟俱寂於斯時也倚蓬窓或叩松欞而歌或吹洞簫而坐則自爲之語曰今日如是古人其如何哉昔古之所謂聖者誰賢者誰不肖者誰而今安在耶漢唐是幾年春秋是幾篇誰是興誰是亡誰是得誰是失得者如何失者如何興者如何亡者如何當時之英雄當時之事業而今安在乎孔丘盜跖而無間矣可爲大歎息也於是放浪形骸播弄造化與時休息寄傲于兩間以

樂此生足矣其志不亦高乎

或時心平氣和於風清月白之際曳杖而行或水邊林下逍遥徜徉或觸景或自況或寫懷或偶成或詩詞或文賦寫其素志以擴幽懷與風月爲侶爾豈不樂乎

士之於世而行其道者務在知進退之節可出則出可隱則隱果道之可行則激昂振厲大鼓宜化爲霈澤爲甘霖以輔王道果道之不行便當抱一張無絃之琴佩一把倚天長劍騎一角黃牛拽一輛破車載其妻子向青山深處白雲堆裏以爲巢穴去土炕上

笑吟吟坐定長吁一兩聲歎道數十回將頭只點
點則曰不如是不如是如是如是做一箇老實庄家以保妻子以老此生足矣多少好處

草堂前離茅簷約丈四五可栽大松二株每株之下種烟蘿兩藤使其附松枝而上懸絲垂藤自然可愛若當風清月明之際風聲入耳月色滿懷但見一鈎新月或一輪氷鑑挂在烟蘿之中端然可愛于斯時也老夫乃倚蓬窻搔白髮摩挲醉眼而觀之乃指示兒女子曰爾知乎世之與吾交至深者莫如此物所謂交深唯有松蘿月每向茅齋伴我眠非此物而誰與其松風蘿月之情於此得矣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事則無用心於世慮或于松竹之下或於花月之間乃與數客或投壺或鼓琴或撥阮或奕棋或飲酒以消白日之閒不亦樂乎但與客飲一兩杯自勸之酒下一兩局不爭之棋打兩聲呵呵便是一日快活

當秋月明之時正宜夜坐茆亭可捧一瓢與老婦子女自相對酌吾所謂合家共飲茆亭月酌盡古來天地心又是一團道氣

或醉臥醒時精神尚倦乃向松根石上箕倨而坐太

山屏列於前滿眼皆如故人白雲出沒如與吾之相揖慨然有思勃然有志此山間之豪傑也不覺與造化俱化斯樂豈可與人共語哉日常稍覺悶倦便曳杖于溪河之邊坐於盤石之上見山色之蒼蒼可以樂吾之志見流波之洋洋可以快吾之情乃臨流以賦詩寫興以自適乃與鬼神相談道爾而俗人安能得

其秋也清明在天萬里如洗氷輪皎潔萬籟寂寥當斯時也桂花弄秋香氣襲人乃令童子掃花陰之下

枕琴而臥抱瓢而飲或横琴或弄笛誦一篇黃庭說一兩句不喫咽火食話便是道人風味及其醉也倒戴接䍦起舞花下踏碎滿天明月至于踉蹌倒臥乃枕一部書只睡到明此又是先生酒醒時也

古者有樵隱之說隱于一巖一壑之間與大斧為友每入山取柴必至山岡高阜去處觀白雲之出沒朝昏之吐吞千變萬態之狀有感於心者若歷代之變遷惻然有傷也于是放歌長嘯聲振林麓獨猿鶴之所知白雲之識我青山為之點頭江流為之長嘯又可慨也乃痛飲而歸醉舞下山是樂一世之狂也豈眞事于柴乎

尋山誌

陶弘景

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旣沿幽以達峻窮實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旣去解牛之刀乃丑荊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盤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霏霏以拂霧塵颯颯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掬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蕙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敘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李白

淮南小壽山謹使東峰金衣雙鶴銜飛雲錦書于維揚孟公足下曰僕包大塊之氣生洪荒之間連翼軫之分野控荆衡之遠勢盤薄萬古邈然星河憑天霓以結峰倚斗極而横嶂頗能攢吸霞雨隱居靈仙産隋侯之明珠蓄卞氏之光寶豁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方與崑崙抗行閬風接境何人間巫廬台霍之足陳耶昨於山人李白處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僕以特秀而盛談三山五嶽之美謂僕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大謬之甚也吾子豈不聞乎

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假令登封禋祀曷足以大道譏耶然皆損人費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鐫刻金石使載圖典亦未足爲貴乎且達人莊生常有餘論以爲斥鷃不美於鵬鳥秋毫可並於泰山由斯而談何小大之殊也又怪於諸山藏國寶隱國賢使吾君牓道燒山披訪不獲非通談也夫皇王登極瑞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納貢河圖洛書以應符設天綱而掩賢窮月竁以率職天不秘寶地不藏珍風威百蠻春養萬物王道無外何英賢珍玉而能伏匿于巖穴耶所謂牓道燒山此則王者之德未廣矣昔

太公大賢傅說明德棲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巖卒能形諸兆朕感乎夢想此則天道闇合豈勞乎搜訪哉果投竿詣麾捨築作相佐周文讚武丁總而論之山亦何罪乃知巖穴爲養賢之域林泉非秘寶之區則僕之諸山亦何負於國家矣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爲容道爲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蚪蟠龜息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綠綺臥之以碧雲漱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既而童顏益春眞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

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飡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虬龍一朝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爲難矣卽僕林下之所隱容豈不大哉必能資其聰明輔以正氣借之以物色發之以文章雖烟花中貧泛鹵無恨其有山精木魅雄虺猛獸以驅之四荒磔裂原野使影跡絶滅不干戶庭亦遣清風

掃門明月待坐此乃養賢之心實亦勤矣孟子孟子無見深責耶明年青春求我於此巖也

掛瓢洗耳　王維

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哉

招裴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獨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虛夜舂復與疎鐘相閒此時獨坐僮僕默靜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一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備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羃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

晨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北石澗夾澗有一松老杉大僅十尺餘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

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庳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

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有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日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貟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嘗寧處待余一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其齋施茶菓以落之

酒贊　白居易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産靈孕和者何濁醪一尊霜天雪夜變寒爲温産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内浮浮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氣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躭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豐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野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娯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游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

與馬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産以至于妻子凍餓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天長吁大息曰吾生於天地間才與行不逮于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懐詩曰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内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

環翠堂藏板

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環翠堂藏板

池上篇并序　　白居易

都城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

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時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坐臥太和三年樂天始得爲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爲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于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麄成韻章命爲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有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寛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所欲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悠哉吾將老乎其間

唐九老詩并序　白居易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四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其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一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眞年八十二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樂天詩云

七人五百七十四拖朱紆紫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杯氣

尚麤巍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于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歸洛禪僧如滿年九十五

五斗先生傳

王績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無心子傳

王績

東皐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忒有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適過動之邑而遇機士士撫髀而嘆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之說乎昔飛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而散諸

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皐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乃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瀦爲洳爲潦爲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之可藝死之可入土之局塤不可以爲埏甓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于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時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咏以志其散

綠野堂

裴度

裴度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閹孺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閑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文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竟不起

文壇列俎　卷五　清尚　六十三　環翠堂藏板

癸辛雜識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窗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一笑數

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花木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皆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直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

居山約

倪思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兄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遽絶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效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各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爲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好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予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諭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心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

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慮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于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反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失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故將隱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于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之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居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亾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亾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于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靜常齋記

蘇軾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證無脩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跡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

逃然亦趣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四休居士詩 并序

黃庭堅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麄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之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相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云

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太醫診得人間

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雲窩記　　白玉蟾

武夷山一洞天也神仙有無或隱或顯昔者此地篯鏗餌紫芝能乘風御氣神姥採黃朮能呼風撽雨若夫張魏諸真君男女得仙者十三輩不知何年中秋之夕玉帝宴曾孫也一盃既罷簫鼓回空當時諸君優裾霓袂飄然已仙矣後世有煉丹巖換骨巖者葢當時事也世傳止止庵有李道士幔亭峰有李鐵笛毛竹洞有李磨鏡一李耶三李耶昇真洞下有張金蟾鼓子洞下有張草衣一張耶二張耶及如鼓樓巖之詹靈巖之葛與夫先輩道士吳懷玉皆山中有人

見之者動輙騰風駕空浮葉泛水丹髮綠髮行步如飛或蛻形或尸解或遁或存使人欲慕之不可得與語者第相錯愕不謂千載之下仙蹤寥寥惟青草白雲尚無恙猿啼鶴唳誠不忍聞驀而丹丘陳先生辟穀不粒年已七八旬猶方瞳漆髮其顏猶童未知何許人而終日凝神不語與寢笑談與常人異所附身僅一破衲一旦在乎五曲之間吟晦翁先生詩山高雲氣深之句平林烟雨尚如昨也于是誅茅伐竹經營一廬目其廬曰雲窩後倚大隱屏前望三教峰左則仙掌右則天柱面丹爐之石枕鐵象之岩龍之形虎之狀奇哉東距仁智堂西低仙遊館皆百舉武松之青竹之翠草之綠也寒猿喚曉碧烟濛濛棲鴉催暮紫霞漠漠雲飛白花鳥放脆聲何況山之蒼水之碧風又清月又白悄無人迹之地以人間一年此洞中一日亦不爲過噫眞樂足矣宜乎丹樞老者至于人亦廬廬亦人與溪山相忘與風月俱化則有紅鸞紫鳳青鳥白鶴之事先生知之雲窩既覆茅嘉定之乙亥九月望烟霞葉古熈如是

橘隱記　白玉蟾

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爲松松之魂松之魄戲白龍翔青鳳矯矯鬱鬱然清風皓月之間其間則有七松處士太微宮中室宿之星化而爲柳柳之聲柳之貝呼黃鸝入紫燕垂垂裊裊然淡烟踈雨之間其間則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隱于松者葢欲示其孤高峭勁之節古人所以隱于柳者葢欲彰其温柔謙遜之志豈不知七松處士五柳先生若人在于簡冊中自有沒世耳目吾未聞橘之爲物果何如焉楊州厥包橘柚錫貢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如是則

橘可貴也風土記名橘曰胡柑巴人有橘華中藏二叟語如是則橘可奇也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澤雲夢有橘里彭澤有橘市如是則橘可嘉也陸績懷橘而遺母李靖食橘而思兄如是則橘可以存孝義李德裕作瑞橘賦張華作靈橘歌如是則橘可以入文章李元有朱實似懸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所恡之句唐蓬萊殿六月九月賜羣臣橘秦阿房宮正月一日賜羣臣橘眈湖之多橘寒洲之盛橘人孰不知橘之爲美亦不易多得故古今多記錄則橘果爲異物也言其橘園則天涯散星宿也觀其橘實則木抄羅珠璣也皮薄而辦豐膚氣而味甘劉禹錫之甘踰萍實寒比柘漿又何況其花如龍涎其葉如鴉髻其顆如蠟其霜如瓊所以呂眞人譬喻金丹大如彈丸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東南之邦武夷之山玄化之洞冲祐之觀靜廉之庵有道士焉陳洪範字天錫道號曰造齋生平于琴書外偏有橘僻酷嗜橘林又參透橘吾意其所愛者非愛橘也葢喜呂眞人譬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風月滿林烟雨朝吟暮酌逍遙自居必竟内有所養外有所玩造次顛沛常持一金一粒金丹刻意若是豈乎隱居於此則視七松處士

五柳先生大不相侔其所居多橘隱吾是以廣大其意彰麗其名不爲謬矣陳天錫之風神骨範如秋之未霜如夜之正月如水之曉綠如山之春青一掬精神巳可徤羨平居暇日開於軒窓几案惟蓄一琴復事一劍可謂蒼梧紫櫄之琴青萍赤芹之劍也多焚桐脂以擣鯨膠胞又於篠節以縛毛錐兎穎大率惟杜松門空四壁往來無俗丁者以此而觀故可與溪山魚鳥爭清閒奪恬靜又可與松竹烟霞鬭魂爽戰滋味也吾所以喜陳天錫之意如此一旦撫琴長歌屬飲欲罷清淘泓毛頴葦礴予求一篇葢欲發明橘

隱之意昔者緱山之仙子有詩曰脩煉還丹苦不忍見其橋青城丈人有詩曰幾四誤吞橋便欲昇雲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如此陳天錫所以隱乎橋者葢得緱山青城二君子之意況乎夜欲闌風正清月皎皎又下猿啼一聲千林忽曉櫛盥之暇抱琴于橋林之濆豈無深深妙妙之意子於此時吾侑子以一曲曰橋成林橋成林一龕白雲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把一琴人誰知此心以是可以見橋隱已片滋味也海南道人白玉蟾記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敻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茀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山居　　羅大經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

文壇列俎　《卷五　清尚　仝十　環翠堂藏板

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既多乎

瀹茶　　羅大經

余同年李尚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

文壇列俎　《卷五　清尚　仝十一　環翠堂藏板

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過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三高亭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羅儒使有爲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

爲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故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撫亂五湖兮遠遊衆芳媚兮高丘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刻刻兮一下其孤蓬渺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纜棹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　　美無度兮吾

之土膾脩鱸兮雲飛登菰蓴兮芼之水仙賓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頫倒景兮揮碧衆娭宴息兮江之皐蘋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啼兮頫烟雨綠蔬兮莎棘歲晚兮何以續君食偭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洄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滸兮鄰曲山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

澄懷錄　　李建勳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傍曰四友以琴爲嶧陽友磬爲四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榻爲夢友

嘯詩　　楊萬里

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瘦樽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嘯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與季文德書　延篤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次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葢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以上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

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　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吳氏佚老庵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韝杖立於前聞竊語於階者曰綦隴繩畦坻粟京稼籌算掛壁萬廥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樽俎清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于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楙既敷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爲吾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漓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

其宂于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墉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閫以往肩頳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㞙瘠困憊呻吟交於大逵專一室之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黨惕勞振乏已責紓逋同其美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其說于壁閒以勸

清齋記　劉基

室以齋名取其潔也齋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後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絶俗以潔爲其道故剪鬚削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飯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神内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鍾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爇沉氣馥爐薰所以潔其鼻也幽寥閒默惟寂惟寞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既冶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後天下之清歸焉天台朱伯賢爲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曰清齋環以羣山潔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爲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爲之清焉丹葩發鮮綠陰永晝凉颸撤暑銀漢掛戶而節物爲之清焉時雨清濯竹樹生色猨鳥不呼松栢帖妥而巖壑爲之清焉遥望西湖如大圓鏡翠巘垂映波瀾錦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暗泉琴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爲文以記之予惟乾坤雕刺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恍如夢寐幸而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清齋者尚或得而游也年月日記

拙菴記　宋濂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塈不華僅禦風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卽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託不通自號曰拙庵襲封衍聖公曾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于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崐崘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兕丞壙而攖之以鶻也其巧于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頞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耻余言之拙海内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纎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人始瞯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蘊奥禍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憒憒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遡網羅當前吾以爲織綵虎豹在後吾以爲犬貍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騃經薉緯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算其數游夏不能

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于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賔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摎摩刮剔覩其軌而足其迹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既亡本推未弊秦劉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搔癩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于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葢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

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于古拙於詐必巧于智拙于人者必巧于天蘇張巧于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于爲聖人之徒鼂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萬拙于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益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世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河上草堂記

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余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古大梁之墟今曰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填於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茁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宜堙揚宿麥余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柳樹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皆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蔔萄槿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余日彈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塲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岍巘嶄嶄岑巖其下遺渦瀺瀺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黿鼉窟邪夫子奚取而堂

又何樂焉余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余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余何能知吾身余不能知吾身顧安知吾堂余前不知地爲魚鱉黿鼉窟又安知後之不爲魚鱉黿鼉窟且小子休矣

竹里館記

王世真

去新安郭之三里其地負高而臨深其江曰練江泓渟萬仞黃山白嶽蜿蜒摩天其阯在數十百里之外而蒼翠接於眉睫其清可以釀其膏可以粳秫蔬茹果蓏邑人汪惟一之業在焉計畝而延袤可二十而竹據其三之一惟一乃構數椽讀書其間以竹自蔽不復施藩當山而軒峭蒨鬱葱吐飲吾胸蕩環練江而勝者不必盡歸之汪亦略得之矣惟一之言曰吾三商而起阿段汲烹茗之羸取而洗竹栽籜為冠暑則去之有鶴四翼時唳時舞吾起而應竹皆吾助閒

一開吾卷而琅玕之色流潤緗碧初陽拂梢則少文之圖若岱而青葱者微颸泛響則昭文之琴若岱而琤琮者吾放歌而聲留于長離尾翮之間而不雜於塵囂市塵之耳吾寓目而蒼麟綠璧為之左右其適而光不出於牛背至於雲之旦月之夕白雲之芊眠于晝而凉風之颯於夏吾無不與竹宜者吾不能為張膺姓名於其間以謝客客至而吾釀足於江釣如之筍足於竹蔬茹果蓏足於竹之旁畝詠嘯諧謔其坐高枕足於竹之蔭而客未嘗不得意去也吾之與此君真足以終其身而不知老者蓋築成而有芝產於竹所凡十餘其大若盤而色青紅可愛叩之有餘韻於是吳興徐子與異之題其館竹里而書屬余記曰惟一多遊吳越間而意不能舍其竹以往得子文而時時寓其目是惟一不恒有竹而竹恒在也惟一曰非是之謂也子之記待吾竹以有而吾之竹賴子之記以不泯為兩相待者耶兩相成者耶余不能辭乃次而授之為記

敖士賛

王世貞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九歲不遷當自劾罷客有過者謂貴人申申而詈子非吳中小兒耶奈何澗武膺覗不置長安睫間也而又多使酒罵坐抵掌談説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罷客謂吾子敖士也余愧謝無有因憶曩者不自擇間從歷下小嬪索苦蒲引實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熱伏時從曹中還以急謝謁剌不善捉髮晨恒令家人促之以故遂解不受櫛腰腹小肥罄折差凝耳即使酒罵坐與世齟齬爭長豈眞能爲敖者

夫客亦知禰正平耶其人得敖之粗而遺其精中散色絶喜慍而非湯武其人得敖之體而遺其用文舉調忽曹氏仲翔骯髒孫公其人取敖之偏而留其全楊侍中之盤馬王平子之探彀觸虎之沐頭僧達之擲坐其人竊敖之似而悖其眞吾所謂敖者老子而下七人耳因爲之贊略敘所以

老子

昔有柱下微言五千吾師歎之其猶龍焉專氣致柔嬰兒以全不爲物先物莫敢先請謚曰敖厥敖在玄

柳下惠

魯有展氏三黜士師可以去乎怡然無辭袒裼裸裎由由與偕自貴其道物莫能過請謚曰敖厥敖在和

列子

繰冠師一而友伯昏手爲妻爨食豨如人雕琢復朴於事無親國君大夫等余齊民所最戒者先不已若請謚以敖厥敖在狎

莊子

莊生漆園洸洋恣肆抑彭等殤詆訾孔氏笑謂楚相犧牛以譬上下千載莫得而敵請謚曰敖厥敖逍遥

魯仲連

魯連先生不知所始下聊摧衍再發而已其出如雲其飲如神逃之海上卒爲逸民請謚曰敖厥敖在泯

東方朔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羣公染跡朝市聊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文卒以樂終請謚曰敖厥敖在同

阮籍

阮氏籍者以醉自匿詭浪天地陶然眞則箕踞放曠見憎禮法口無雌黄眼乃青白請謚以敖厥敖在默

文壇列俎卷之五 終

文壇列俎卷之六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參閱

擬藻

無如子曰余嘗讀文選文章正宗二書恨昭明獨重華蔚之詞而邃論弘謨出於渾朴爾雅者多置不錄乃西山以卓識進退古今矯昭明之失崇正詘靡後學實嘉賴焉然而海內文章家猶頗有不爲首肯者蓋剷采流華自是人間世一種偉觀若必盡掃而去之夫豈可哉茲有說理剌事燁燁明粲

而無裨聖學主術者又有持論失中而文特新麗奇瑰極爲可愛者詎忍棄其藻耶卽不然亦以合二書之所未足可也

文壇列俎卷之六目錄畢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挈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

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報燕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靈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向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

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魏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寔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成大功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

其圖之

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

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越衛之女不充後宫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宫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矦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

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矦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内自虛而外樹怨於諸矦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矦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矦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

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楚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矦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氷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漢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强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

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菹醢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

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封禪書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輪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

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

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
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
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
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
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
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
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
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
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
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
以展寀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
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
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
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
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
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
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
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
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
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
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
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

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
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巳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
之德競競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
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諭巴蜀民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響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汗流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亾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懋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卭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卭筰西僰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

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繫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斯乃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已者用女爲悦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傷於痛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

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向爭

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

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

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

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

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詬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

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四子講德論　王襃

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開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

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且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覩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

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毋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
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尊主愛
承君惠擄感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狀
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肯溢
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
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僞
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
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
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龐眉耆耇之老咸愛惜
朝夕願濟須臾且覩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

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
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
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
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
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
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
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懸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鯨鱓並逃九罭不以爲虛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齊夷恥周而遠
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

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
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
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
生徵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
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鐵
鉞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
之言欲以議愚惑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
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
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
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

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
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
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
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
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
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伯以
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擴郤西戎始開帝緒楚莊
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

廸滅强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
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强齊困閔於莒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
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
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
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
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
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
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德吐情

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
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
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
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
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
游宴閔耋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
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
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
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辛

相刻削大禮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很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涖莫不肌栗慴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嗷嗷
愁怨遂亾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
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
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
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
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
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
嘉禾栖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
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
北狄賓洽邊不恤冦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
曰天符既聞命矣敢聞人瑞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
最强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
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草
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
其耒耜則弓矢鞌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

馳兎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蠻邊杌士屢犯勿羌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瞯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潛魚奮躍是以刺史感瀎紆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赴彈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嘆恰懌而悅服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

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斃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
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
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
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
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
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
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
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
下俱欲懽然交忻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
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喣噓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諫吳王書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

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亾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獄中上書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

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于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不自免于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

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于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吴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愫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莫不按劒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秖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龍逄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于諂諛之辭牽于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亾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壘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壘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重諫吳王書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下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于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輸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

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才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主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亾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

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渾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壞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亾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

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

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遺公孫賢良書

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䋡倍䋡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

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宫闈同禮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加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宫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雕爲朴六宫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濇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舋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

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犴之下湮滅連踵　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人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刀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

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

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其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主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帷之任也其後孫程立定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

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

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灾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襲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

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茲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

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祉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均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

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

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詞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
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
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
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
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
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

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與楊祖德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
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
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
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
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
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
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
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

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
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
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
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
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
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

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覇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無可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採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子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

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
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
植白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
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
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
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
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
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
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
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
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
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
坐鑽仲文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靑酤而不酌抑
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
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
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於
無閒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
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

丞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恩謹

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

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誇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麄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濟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二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强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

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故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淸浮顧盻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瑒

瑒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機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

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瑒白

法象論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生制之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

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夫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

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
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
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
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
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
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
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
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
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嫚以為階可無慎

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鬬邛造逆
於相訴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
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
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
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弗訾
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
身思而不可須臾忽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
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
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
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
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
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
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
宵以鶉衣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
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
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
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讓開府表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假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

聞古人申于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相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薦譙元彥表　　桓溫

臣聞大朴旣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亾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於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亾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鎭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金谷序　　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令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與嵇叔夜書　　呂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峙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内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

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顧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自解表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寔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

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廁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

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恤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寃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

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京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降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殞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謝靈運傳論　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咏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艶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

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

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説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

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

不外假而刑政科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瘡痏構于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盖不足云晉朝王石未能或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

一塗寶祚夙傾實由于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皁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邑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

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宣德皇后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塗已寡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仍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藉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槀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府宰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

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𠖘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兎裂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𨏔軒𦛞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虔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爲蕭楊州作薦士表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允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

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茍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鼴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玉臺新咏序

徐陵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句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遥妬陪游馺娑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蜩之

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領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開朗思逸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無非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鶴辰嚴銅梁晝靖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得彈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音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須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絹繩永對玩于書帷長循環于纖手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願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

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陷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于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

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鍾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曆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穠華素氂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絶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窮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廻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甿之願加以三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峗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紅旗委旆肴蔌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罷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德駕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

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布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帳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其合謚典無愆

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貞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呼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天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

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而烝還衆速尤迮風先癭身才非寔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耿寂寥其獨適者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獻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祚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

鐘下武　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垂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歎來士汜

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芾斯皇室家
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兒孫
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
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沇溟之怨既鈌邁軸之疾已消
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恊律
總章之司庠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挈壺
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
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
民隱糾逖王慝躬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茂問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

蒴茂草於圓扉耆年闠市井之游稚子豐車馬之好
宮隣昭泰荒憬清夷侮食求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
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翠[illegible]
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盈衍諸邸充牣郊虞甝犢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
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
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華辭軒銷金罷刃天瑞
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曆
車莘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
河沇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遐迹功

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與
於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慕之春同律
克和樹草自落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
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驕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
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
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本中
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搆離房
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
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
邅廻游湲徑復新洴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

亂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
霄懸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
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翠旗拂蜺
揚葭振木魚甲烟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
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駰駿亙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
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廻輿駐罕
嶽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
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稌侑陳階金匏在席
戚奉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於嶰谷
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算

上展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覇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軀豎牛也禍成於
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
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
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酷烈之極積於
亾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
讓於規矩之内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
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
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

仲尼之辨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
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
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
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
七十國而不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
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
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
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
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施之西河之人肅然

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
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
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
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
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
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
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
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
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
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

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
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
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
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
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
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
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
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
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

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亾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

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鐘山藍田之土則夜光與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人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

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答趙景真　嵇茂齊

足下琬琰之璞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馳而希絶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耳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絶馳游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於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孼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

首虆銜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兹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趙國公集序　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聳以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睒睒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離別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

新漏刻銘　　陸倕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兹日夜而司歷亾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册無彰器用曁取春華同夫海東寧可以軌物字氏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

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生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爲用時乖啟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靈咸和餘舛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黴華天監六年太歲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疏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楹席事百巾机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亾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叢木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内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退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愆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莫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石闕銘　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啟悬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武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提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吹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竈筵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貫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

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虧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如轉規規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乃焚其綺席銷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絳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遐安邇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

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茂矣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靡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

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没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輿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盛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益南洎黄旗東指懸法無間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進此百常

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崫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起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烟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崤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

臾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

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脩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有未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

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誌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土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淩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賞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袂攻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於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亾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旂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與桓秘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鶵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淹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躕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殞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花間集序　　歐陽炯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

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嘉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麤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敘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為絕唱乃命之為花間集庶[illegible]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時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序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而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

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
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法必本於
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五代史十國世家序　　歐陽脩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巍吳
暨南唐奸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荊蹙楚
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
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
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天下同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脩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于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患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

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豪傑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

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于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以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心說

秦觀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
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
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
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
已於物沉眞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
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
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
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
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

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
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
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
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
眞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疎萬
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
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
之於地也及其志若猶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卽心
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
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

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
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
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
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
[illegible]鼓舞有衆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
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
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衆生之
不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
其出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
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

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
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
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
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
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
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
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眞在之過也由
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
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
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眞在而

無所取捨者歟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
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觀風亭記

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迴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没登之目豁神迅志擢襟曠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廵而歷汝而遊於亭乃俛首而嘆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郟表方測景吾觀其崻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廵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　朝沃野廣穲𣘦𢪸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恩也二公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唅谺窈如噫如噴如嘘

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答他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于風故飂飂乎莫知所從渢渢乎莫知所被溜溜乎莫知其終矣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于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于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

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癉惡滌澆而培淳廸純以劑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覆其亢而後嘆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嘆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

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秋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事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閻子還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

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伯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伯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餖飣瞎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制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渭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勸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並形道有常

體故談湯武者蓋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夥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獎蒙進吳贊羽德曹謂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于黃岐換衛者莫之能離左氏疑于丘明而學士門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卽用以措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于世不可也凡不氏暇論哉

潛虬山人記

李夢陽

潛虬山人者歙潛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壓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卽售受侮壓夫售未有不賒者也非豪勢人力賒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壓用治靜屋日閒關誦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筭息盈縮則頗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君旣龐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壓而心恒閒也夫爭起於上人吾旣隨其昂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壓又胡從至矣吾是以弗勢家交而息罔獨縮故曰商亦有

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虬山云山人旣歸山則於山間構潛虬書院以館四方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于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矣或謂山人曰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山人笑而不荅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瑣行也若以爲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曰閉關誦吟更苦宵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鬢皤盡矣山人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歲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昔漬古潤矣漢魏佩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繡闥盛唐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在

松乎晚幽巖積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鄰菊居士其父存脩者亦詩也有集音刻行矣

釣臺亭碑

李夢陽

[?]予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濺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颯颯回視五老峰垂在几榻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沂澗搴蘿履石而上則辭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喙之劃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於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予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飾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斂志沾沾而聽聤聤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餔而渴俟之酣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泳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衆皆感頞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鉤以虹霓爲絲以崐崘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臨巨鰲暮餌脩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騖遠者也計功者泥騖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況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彝倫爲緜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泳而月涵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游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崐崘丈緜爲霓寸鈎爲月溪壑爲四海鯫鮎爲鯨鰲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鈎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訓敦有序　李夢陽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食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亾禮亾則義蔑禮義亾蔑則骨肉視爲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于敦俗敦俗莫急于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耶以是爲訓敎不著乎卽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旣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廃見素官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

廟卯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瘥乃今渙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鈌邪時與勢殊邪人狃於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與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二才之因也大尉璆五傳而高與興高與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開人生至南屏公大顯於位庸李子曰得時者孚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水山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

得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木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陰廣私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送宗子相序　李攀龍

王元美常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久之梁生徃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為也子相蓋嘗謂　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檮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時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追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庚歌

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覩不坐燕不與惆時政得失王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咏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徃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輸於同心其有不及三遇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illegible]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且
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誠則
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望
不可跂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
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卽有永歎言
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
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絶俗之悲泥而不滓脫滋
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
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
部何愛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耶世俗之見以弱

才窮力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
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
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屛別眞僞槩
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
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
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右都御史屠公出臺南院序　李攀龍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典正法
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至貴倨也　國家建官分職
以六卿治相事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
無改焉無論其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
閒使斟酌元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不躬自六
卿所治而實與其成功意攝於朝堂之上而郡縣吏
莫能欺罔其次者卽所爲侍御之率也其爲侍御固
皆養抗直于憤激出論議於諫諍以朓視百僚斥逐
官邪而指其佞諤諤焉權勢之所摧靡若難乎爲其

上此有素重臣厭其心而後不可爲重者也豈猶以
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囊時易與哉其在　南都爲
猶外也日夜思入就列以近　天子耿光而安其位
則有不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御又以情跡疏逖窮
所援附輕其優惡之心據職言事無人乎王側不親
望人主則忘其忌諱或太銳意不無有害忠厚之風
和平之體此又可率以意而不可以辭者也今大王
伯安之賢於　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濠庶
人之亂與所前後提制諸蠻夷至今威行楚廣閒而
社稷有其利得賜爵爲新建伯天下所謂稱于施報

之務也大難方折而削奪隨之使抱不賞之懼何以勸人臣見危授命乎當是時也敦陳力大義以救之用兵科給事中犯　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士大夫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也已復入爲少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所以卽工有苗時異矣象刑惟明先生蓋深念焉先生今以都御史居南都何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聞震而喪匕鬯何則聲所及者大而有形者可玩也　聖天子方明肅紀綱而　朝廷多法家拂士卽有慆淫匪彝之臣欲爲不善雖能欺謾飾避

幸衆人昵不識已於此然不能不畏吾議其後於彼而斂手屏氣頑忌不爲也於此不愈重耶先生蓋蹈閩廣治人有效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所謂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者也是行也聲所及者爲大哉

文壇列俎卷之六終

文壇列俎卷之七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叅閱

博趣

無如子曰文亦何極乎有夸者誕者辨肆者小談諧謔者辟僻而指深者托喻婉而寓警峻者本正告而時雜以詭說者有載方術而濟道器者往往使人諷之可駴可思可解頤可寄玄邈之象則文之趣禎矣不博不知其解也故綜緝之時以自驗解不解耳

文壇列俎卷之七目錄畢

力命　列禦寇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

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識之哉

乘風　列禦寇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

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

孔子觀呂梁　　列禦寇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人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

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瓠巴師襄　　列禦寇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

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趙襄子狩中山　　列禦寇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矦曰吾子何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矦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矦大悅

薛譚秦青　　列禦寇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甘蠅紀昌飛衛　列禦寇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

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父泰豆氏　列禦寇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

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伯樂九方皐　列禦寇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亾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

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蕉鹿夢　列禦寇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

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相國相國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亾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詢士師之言可也

華胥夢　列禦寇

黄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巳養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蔵爽惑黄帝乃喟然讃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巳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幾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其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巳其國無師長

自然而巳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巳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巳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巳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

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逍遥遊　　莊周

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

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

休乎君予無所用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

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莊周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

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

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
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
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
是擧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
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
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
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

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
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
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
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
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
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

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
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
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
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
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
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
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

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

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

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余嘗爲女

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余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

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輪扁斲輪

莊周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紀消子

莊周

紀消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梓慶

莊周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痀僂丈人

莊周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之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秋水　　莊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在于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　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

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于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余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

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余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

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太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
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
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
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
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
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
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
夫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與惠子
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
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天下　　莊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于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理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堅白論　公孫龍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手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

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曰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白馬論

公孫龍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

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名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

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八姦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

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

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於辨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辨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于内薄者數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内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

發墳倉利于民者必出其君也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談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與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

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

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揚榷 韓非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

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

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

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鬭嚬嚬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淸探其

懷奪其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詭使　韓非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

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絶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怯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適中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于上謂之愿少欲寛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

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饑餓乞于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于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安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

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
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
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
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
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
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
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閑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
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
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
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

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
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官賞賜之所以爲
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
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
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不法
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
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
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
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
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
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
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
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
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
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
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
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詹何

韓非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論射

陳音

陳音楚人也范蠡以善射進于越王越王請而問曰孫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吾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于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

生于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

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内裏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蹤右足横

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鍾子聞磬　賈誼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甚悲旦召其人問之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隷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覩之意欲贖之而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于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以至誠于内萬民必應之矣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沌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

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羇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

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施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

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甚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以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燥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

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挑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

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

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以駕軼者所擢拔者
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
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惚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
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
山通望乎東海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埃流攬無窮
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
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
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漑
胸中灑練五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
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

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
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
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既也然聞於師曰似
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
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
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
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
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
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
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

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
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
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
荄軫谷分迴翔青蔑銜枚檀桓弭節五子之山通厲
胥母之場淩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
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
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
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
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
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

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
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
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
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
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
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
渙乎若一聽聖人辨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食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於主上之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閑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

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蓄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紀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如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

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
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災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
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
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
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斂行而不敢怠也辟若
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
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

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
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
之優而游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
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
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
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
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

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
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
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
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
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買便了約　王褒

蜀郡王子泉又字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欲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泉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舊縛箒裁盂鑿井浚渠縛落

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爬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蒭結葦蠟纑汏不酩佳醯釀織履作麄粘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稍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棱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等壟集破封日中早蔑雞鳴起舂調治驢馬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力具餔已而盖藏閉門蕉寶餧猪縱犬勿與隣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下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椽求用錢推紡惡敗櫻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傍蹉牽犬販鵞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擁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傍臥惡言醜罵日作弓刀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槧裁轅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壘石薄岸治舍盖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

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振門柱戶上樓擊鼓椅盾曳釘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

眞不敢作惡

解嘲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靑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曜星舌如電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四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賸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三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

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

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

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魂魄問

劉安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見也魄曰無有有聲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

答賓戲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一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

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盻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

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

疑所覬欲從搫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沉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君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漢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談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

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息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孔子學琴

韓嬰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其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弓人之妻

韓嬰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一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伯牙鍾子期　韓嬰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學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當奚由得遂其功哉

扁鵲喻亂君　劉向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

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聲若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

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

孔子聞瑟

劉向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

應侯知琴　劉向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琴論　黃憲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暢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風嗺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幽風之亂琴不和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爲而疑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幽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出機則感于機而應于

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杪無遠無近無陰無陽鼓舞化育莫知其存若風之噫嘘而物竅皆鳴日之臨照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謂機故禹產于石英契產于燕卵頡皇悟于鳥跡傅說報于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應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知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

魍魎問影賦并序

牛應貞

庚辰歲予嬰沉痾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

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賾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予惟形兮是寄形與予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

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冰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鎔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

之極昏今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纓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吾子何乃怒于之不賞芳春責于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于智之能測言未卒𩳐𩴾惕然而驚嘆而起曰僕生于絶域之外長于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

座右銘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責鬚奴辭　黄香

我覩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䓹䓹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摇鬚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鬐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閑都顒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濊泥土傖囁穰儒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顙可怙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

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鬚者不亦難乎

篆勢　蔡邕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針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尺指偽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

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舉大體而論旃

論曆　　高允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帝時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

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于曆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皆歎服

七啟　　曹植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虛入乎泱漭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頭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

不背世而滅動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

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
將敬滌耳以聽玉音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
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
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
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
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
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
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
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
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
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燿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
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
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
鮮若霜緄珮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
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
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
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

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
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
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
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
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
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
値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
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
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

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
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
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
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
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
之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閑
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
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
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凌虛俯眺流
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

怪變容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
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
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
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
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
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燿神景
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
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
兮為誰修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
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

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
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
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箎右笙鐘鼓
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
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
文歷盤鼓煥縯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
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
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
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
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

媥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
同行踐飛除卽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
也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
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
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
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
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
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

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
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
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
有累如何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
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
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
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
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
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
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敬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

晏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覲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論書六義　衛恒

衛恒字巨山衛瓘子也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黄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時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博弈論

韋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

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荑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剪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與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叩天功以為已力風聞籍聽非復一途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

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原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伕非有松栢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籍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類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騎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䠇狡而善守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者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

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

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
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
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
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
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
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
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
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
中書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
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

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
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
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
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
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
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
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
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
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
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亦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

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壞而後出者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

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窽木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

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致存亡得喪于果蓏癰痔草木耶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濵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濵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欻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鼉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廾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
餇餇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嗔怒
叢巳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喉喘顛汗骴肝逆走鯢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徐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谽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䦶肙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脩
于臣恒使玷黜沓沓謇謇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
愴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懸探心
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㫋獨結臣舌喑抑

銜冤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㤦耀
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㖡呀飛走騈四儷六錦心
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覩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
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
悠久旁羅萬金不齎斂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
頞蹙喙唖胸歐大赧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
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臠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

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
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衣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
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
汝唯知耻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巳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甯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之汗卑
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愼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
誰惕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

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員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恐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
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

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愚溪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覛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

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凶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性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草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

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浸浸以遊汝闊闊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畧吾茫洋乎無知氷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

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辝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解江靈

李翺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月高極明萬物潛休遠無微聲坐久力疲閉扉將暝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役召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聽汝心好惡灼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諂汝者榮苟不汝隨絶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

利汝每憂不及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棄汝實異茲翻然改作瘡疣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礜我如縛人或美我汝閃其目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爲汝之辱動多尤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綷約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長須臾臭死瞥如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如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于是言者嘆息吐
氣掩鬱無語啟戶視之不見其處

國馬說　李翺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齧國馬之鬉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盖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黃粱夢　沈既濟

唐開元七年呂純陽先生以仙術行遊四方將次邯鄲樹下館人炊黃粱以食之適見衣裋褐乘青駒者將之田所顧翁而止焉問之乃盧生也一見如故言笑甚歡已而自顧興歎曰大丈夫生世不偶困如是耶先生笑之曰人生行樂爾談笑方適遽歎其困何也曰吾以困故云何適之有夫士之爲士當授巍升躋無仕建功樹名流芳百世乃其所也吾非不學不富於藝當年自謂青紫可拾芥歲今逾壯猷畝猶勤婚媾尚蹇非困而何言訖神倦思就枕焉先生以

青磁枕授之其枕有竅生俛首欲就竅漸開朗可入遂至其家宮室壯麗豐盛異前居亡何娶清河崔氏女儀容甚麗明年舉進士上第釋褐授渭南尉尋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刺同州遷陝牧自陝西鑿河百八十里邦人利之刻石紀功移節汴州領河南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南道節度大破戎虜歸朝策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爲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甍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于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論醫術

孫思邈

孫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而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湿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

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顔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

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强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卿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憯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

者方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邾邑求蔭乎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

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黷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騎馬而濟者風與水等爾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

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亦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

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彚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

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敺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論樂　　楊收

楊收字藏之父楊遺直唐德宗時爲濠州錄事[illegible]客死姑蘇收孫處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illegible]文吳人號爲神童他藝無不通解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時有安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涗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涗即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族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族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大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涗涗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土墳其氣和平無晦朔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落聚其人甚淸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飲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

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嚮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十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爲之記

贈別文

潘佑

莊周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佑嘗佩服乎其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且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之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

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于其間結哀樂于其會耶如人一歲二歲至于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煩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一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意耶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爲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蠶者是爲人一性之動是爲大易言性移易不定也人而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

動植云云而無窮是爲物以聲相喚是爲名符筆加聚是爲利囊首而云云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爲彼誰爲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爲之治焉於是或名商周或名秦漢治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牘束毫毛染丹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錄之謂之典籍後之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效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

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惟其一畫耳一畫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憂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如故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以予視之眞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生而淸虛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耶然而貪慾而好刹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轅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舊之所言如此足下亦行錄以贈往足下跼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五方老人祝壽　歐陽脩

某太山老叟東海眞仙溜穿石而曾究初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曾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遥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君壽與物爲春億

萬年

某秦川故老華嶽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末總蓮峰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雲根之洞逍遥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永祐唐基掌中五色之丸世上千年之壽欣逢聖代來至塵寰當洪河澄九曲之時是甲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泰畤天馬來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鳥集既遇無爲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關指丹鳳而趨魏闕惟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窮睿算綿長等乾坤而不老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華嶽峰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花久結實盤根不記千

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哥等松椿氣粹而嘗飡芝之术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當聖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璿璣運而寒暑正土圭測而陰陽和冠帶披於百蠻玉帛來於萬國龍在沼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遥瞻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

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惟願吾皇等嵩嶽三霄齊說萬斯年

某托迹炎洲游神衡嶽非海濱之野叟迺星極之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鳴而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貢屢覩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歡心鼓腹而歌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遶電開祥來趨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永雲祥霧集既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遥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爲壽祝吾君願皇永奏南薰曲常使淳音萬國聞

某修眞北岳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茅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爲娯易水歌風曾識荊軻於往歲燕山勒石親逢竇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常春人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蓮葉之龜於時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輸就日之誠望千呂之靑雲慶流虹於華渚當萬域來王之際是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閽而祝頌惟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山河之固遙望天庭敢

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持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君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衆妙堂記

蘇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季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

覩眞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人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季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

睡鄉記　　蘇軾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穀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纊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寤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

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跋脛無毛剪介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聳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予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

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韓幹畫馬贊

蘇軾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共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者下擇所由濟踼蹄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

石室先生畫竹贊

蘇軾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聖人之坐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寘其溝隍天地離合我其扃鐍春秋啟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德爲板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隍恭乎扃鐍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俾老氏之臺廟夾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其昌皇風不競

則必灑法令爲風雨以毀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嗚呼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鞍彼角張刑巢藪空憲綱結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聳卒乘鱗集鯨吞鼓頋蚕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冬燠夏淒烟蒸霧瘴興瘥作疹發癘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夭而死者壽蟄孔熾猛鷙勃興山罷搏人水蟲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虯蝮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者悲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于東序展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纊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殺胾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耳其或捐金于山沈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

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夭橫絕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詞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後之域基姦址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陸諝傳　唐子西

陸諝麯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王爵都尉通顯矣而諝方青州爲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麯城陸諝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雅藴籍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諝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

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羣臣動見殄族呂須讒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專從諝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修德爲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朝廷乃釋不疑此享國之效也日夜與諝語不厭曹參代蕭何相國無所變更來言事者輒遺諝對之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諝既賢聖而上自朝廷郊廟燕享下至田里冠昏聚會諝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爲人后而位青州從事簿空置臣亾盎上從其言遣壺子持節召諝既至上歎甚是日拜諝光祿勳項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諝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諝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諝輒召二人諝卒謚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酗不肖以罪廢國除諝既沒二人亦斥疎不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説遊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大中大夫以壽終而諝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筆對 張[illegible]

班超歸自西域止於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
儒生銳首而長身欵扉而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
君侯久勞于外精神消亾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
至於門尤不得望見顏色安問故人生聞之蹷然變
色毛髮竦豎排闥而入如脫兎頷謂超曰子當壯年
徼功速利馳至異域弃我如屣跨騰風雲一息萬里
子固絕我矣而我未嘗與子絕也凡子之建功名享
爵位耀於今而垂於後者我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
待我以不見乎超聞之瞿然而視且怒且疑與之坐

而問曰子欺我哉逢掖之士淹寂窮廬游泳術藝呻
吟典謨研朱漬墨佔畢操觚目厭百家腕脫六藝若
史遷發憤於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講
授劉向閉閤而研精相如托風於詞賦揚雄覃思於
法玄彼皆收功於老死之際成名於隔世之間樂為
迂濶徃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穎含毫銳思或呈
材以效能或摛藻而綺靡寫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
百世雖聖智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吾
子並故逃爾而遠逝於是嬰櫜具之劍擁澧特之旄
左執鞭弭右屬韃櫜謝泓玄之流招劇季之豪望蒲

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鏑伊吾之野飲馬長城
之窟羈名王於纓組膏酋豪於鈇鉞橫四校於龍堆
出九死于虎穴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矢如彗流
戈如電雪紛紛紜紜天動地岋知者為之恖勇者為
之怯爾於是時固已銷鋒歛跡顛倒筐篋閉鉦鼓而
覞遁望羽旄而膽讋又豈能出一奇畫一辭以相及
哉夫名不可以虛得功不可以幸取勞之未圖報于
何有生乃卓然起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
靡名仁人垂德於不報志士弛勞而不爭凡我之功
遠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待覼縷近在于身何獨未喻

子遊京師困於逆旅與我肩書求直官府握於終日
未嘗厭汝工爾字畫順爾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
仰事俯畜皆我是賴及為令史掌書蘭臺晨入酉出
必與爾偕言無爾違行無爾乖夫何一旦絕巳回之
交結叵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舍聖賢之
業操不祥之器乘機蹈危以儌一時之富貴然我猶
圖封管之勳忍投地之耻將全爾交未即背棄若乃
戎車競野仗鉞誓師文告之修我記爾辭伍符尺籍
有所徵發我傳爾信應期而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
屯而數實或計功於幕府或通訊於鄰國凡此多端

匪吾弗克爾在姑墨上書乞兵我寫爾心卒獲所請爾猷西土情懊首丘泣血騰章實吾所㨿女弟陳詞悲難激切感動天子寔我所畫既而還旅窮荒懸車帝里微我之惠何以及此雖然此特其小者耳若夫鋪張鴻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冊使爾得以流英聲騰茂實光明顯融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易哉今子徒欲拏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之疎潁而平原之失遂也超乃盱眙失容意欲有避生曰未也願安爾聽少竆我臆㸔爾先君間關抵蜀我在童髦資其館賓逮爾兄固父書是續念及

前功復見齒錄我乃竭其管見投以寸心道叶膠漆利同斷金相其成書蔚為詞林向使固不恒其德狃好忘故改行易業效尤于汝則孰為之綴辭秉翰以成其制度哉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與夫論道屬書為世儒宗以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我土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伐作史勒成一家以佐漢之光向使戎之人惑神巫之言悼斬使之恥歎心坌躍徂詐焱起吾將見爾膏身縣度之墟暴骨焉耆之野生為囚俘死為夷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鄙我而不用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勞大而功細也

超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慙死

文壇列俎　卷七　傳趙　頁六一　崇翠堂藏板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於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

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穆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視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即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予果來勿攜金珠珍異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享惟米薪魚肉蔬菓殊不闕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是聲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以三易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詔與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慇懃且曰吾居于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

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余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烏寶傳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楮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遊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統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謂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

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至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趍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窶人貧求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卒皆[illegible]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illegible]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售於時后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輿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爲醫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楮氏

而自詭烏氏則變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于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于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鵰傳　無名氏

昔黄帝少皡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紀鳥鳥師[illegible]鳳凰爲百禽長當是之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鵰[illegible]鷙而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鵰不屑[illegible]衆禽之肉以爲食鵰之徒寔繁其與鵰同氣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鷂鶻鴟鶚皆助鵰爲虐者也其異類而同姓者鴟鴞鵂鶹梟鵩訓狐鬼車其惡與鵰同特其材異爾然鵰有大小小者從鵰鶬鷃作力可制則制之大者從鴻鵠不畏也故鵰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擇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翮鵰無所得食則[illegible]詞

招衆禽之過而愬諸鳳曰鴻鴈背北而來南是役者也鸚鵡含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庚倉出幽谷遷喬木是自越者也鶺鴒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聽鵲塡河以阻水利鳲鳩[illegible]之居鴛鴦荒淫無度鷓好閑雞好鬭毆相傷鳧鷖[illegible]鵰習水戰鸊鷉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鵰與爽鳩相爲表裏窮山谷搜林麓禽之出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喙[illegible]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洒血殷地凡遇之者無[illegible]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被鷇空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鵰使勿執於是鵰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猶利者慕鵰所爲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餓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之顚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于是徵爽鳩使鶴秉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鵰其始一而已自子[illegible]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爲鵰者何其多耶昔之所名爲[illegible]鵰形鵰性鵰本爲鵰者也今有非鵰而鵰者何也鵰則得食不鵰則不得食鵰則有利而無害不鵰則[illegible]

未見而害嘗隨之故不容其不鵰也今禽之産于[illegible]願爲鵰鶵之習飛者學爲鵰形狀與鵰異者又肖爲鵰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鷟鵷[illegible]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爲鵰爾鳳凰曰善奏請於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鵰而磔之鵰之徒盡斃[illegible]天下無留鵰故其餘党皆屏迹匿影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昊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

太史公曰鵰姦禽也昔桀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于務養鵰意有所欲留拏鵰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

肥其軀殊不知少昊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鶻豈足恤哉

神釋形影詩

陶淵明詩云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又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蘊東坡反之云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爲三才中所在靡不然白樂天作心問身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云心是君王身是宮君今住在我宮中自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云因我疎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勞苦人何限不放君閑奈我何東坡又作論陶

白六言詩云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平楊龜山作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以上詩俱本淮南子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

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皐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司馬季主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噫吾聞之畜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諭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

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靈丘丈人

劉基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以蜂請問其故其鄰之叟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為蜂之宮不罅不庮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蜾蠃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摇淋雨沃而不潰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啟閉無節居處臲卼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蟖同其房而不知螻蟻鑽其室而不禁鷯鳩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工之僑

劉基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期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嘆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竹夫人傳　　張文潛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后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以下后宮美人十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緑衣黄中單上笑曰所謂緑衣黄裡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亾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久矣然夫人未嘗自屈体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慼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畤祀太一以致神仙率常齋戒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於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后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犹自力出然遂焚

二君子亭文

鄺琥

玄崖主人讀易於獨樂第二園晚步於茂林修竹浩
清歌嘯抱膝長吟廖廓宇宙瞬息古今窮則隱居以
求志達則致君以澤民上學孔子次學顏曾下學涑
水以行吾所學庶不負乎平生然砥礱磨礪不可一
日無此君主人寄傲以盤桓危坐而正襟少焉長山
月出四壁蟲鳴遂不解衣而寢酣甜於修竹之陰忽
夢一青衣童子自稱君子向前而揖主人主人曰子
何以自稱君子爲哉曰昔聞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
子儒無爲小人儒指塗人爲君子莫不欣然而喜指

之爲小人莫不艴然而怒世之人孰不願爲君子哉
是故峩冠長劒褒衣博帶高談宏議緩步徐行好足
以殘民害物而口不絶誦乎堯舜之道佞足以惑君
蠹國而手不停披乎周孔之書世方以聖賢復出莫
不稱之爲君子然遇富貴則淫貧賤則移威武則屈
亡其實而剽竊其名信有餘愧矣若吾則中虛而靜
也有君子之德外直而堅也有君子之操應蟄伏而
顯藏也有君子之時挺然而立特然而起屈伸俯仰
之以度也有君子之容四者咸備名實相孚故王猷
劉子翬嘗稱余以君子余亦不敢以君子讓於人也
子爲君子乎抑爲小人乎曰子獨不聞之志耶竟子
曰余聞之矣余誠君子人也願與子爲忘年友是故
子之入翰苑也爲子供簡書宰廊廟也爲子持符節
掌兵政也爲子握弓矢祭太廟也爲子奉籩豆居獨
樂園也爲子執簫管余與汝俾天下後世稱之爲二
君子也不亦可乎主人撫掌大笑而覺漏已下四鼓
矣起命工人搆二君子亭以識不忘或曰童子姓管
名君虛字直節别號幽雅君子其先衛人也

說農贈微山子　李夢陽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無患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壞以遵播驗粒以斥懸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則以浚源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癡癡混混焉于耒耜間耳抱雲氣臥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評也于然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微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行放禮將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修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析尅之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析楊威暴非相壞播者乎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本乎録善奬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亾業者復游食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名不飭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政之行也則均衆　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羨慎餘溉帷囷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癡癡混混焉耳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矣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道杞尹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易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預戒也見其淑慝區彰癉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見其善人多而猾賊慝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見其繁剸而錯剖壅決而棼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闢彊埸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惰集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歉之在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illegible]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之子所以行也側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賢也靣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忒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其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

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平乎薇山子行矣乎癡癡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文壇列俎卷之七終

文壇列俎卷之八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參閱

別教

無如子曰按朱子釋氏論曰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爲之由此言而觀老氏似爲差勝然論今之老則弊又與釋均矣大抵二氏之失在倫義周行而儒者顧獨於其微深之言非之宜其不帖心齚舌也故韓文公口焚

其書余謂正不必焚蓋聰明辨智之徒苟能讀二氏書必能尊儒道譬如人既食稊稗方知不若五穀也今二氏所號爲秘典經籍其徒類能誦說不必盡錄錄其餘數十百言儒而爲二氏指者又數十百言使一讀而知其爲吾道之稊稗則何害存其教哉

文壇列俎卷之八目錄畢

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呪卽說呪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陰符經　黃帝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

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無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之道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馬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常清靜經

太上老君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而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眞靜眞靜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眞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不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眞常之道

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道德經　老聃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善為士

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

謂我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盗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乗乗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虚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言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乗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

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
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
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
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反者道之動若者道之用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
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
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為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故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
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
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生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謂盗夸非道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
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
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
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
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
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
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
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
貴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
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
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
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不敢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乃至於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
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
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
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
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
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
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

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

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黃帝問廣成子　莊周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

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刻意篇　莊周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游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

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與朝士論仙　陶弘景

梁朝公卿致書陶弘景云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美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体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岍請略聞雅說弘景答書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辦雖然試言之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遇

濕猶坯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无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无礙无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无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論玄眞

張志和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体若何霄願遊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耶於是碧虛子沉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無自而然自然之無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圞爾之視絶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倏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于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眞化之玄也之眞也無玄而玄是謂眞玄無眞而眞是謂玄眞馳言曰

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眞玄無眞乎其眞一乎眞然後觀乎玄眞逸言曰眞眞乎玄玄玄乎眞玄乎無眞乎眞眞眞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大寥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無有作有無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興也空以偏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偏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体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体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兢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幹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任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十二因緣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三曰識謂起妄念初托母胎也四曰名色從托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六入謂於胎中而生六根也六曰觸成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着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身旣老而死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無有休息衆生迷而不悟良可悲也胎生者九竅眼胞自

上而瞋卵生者八竅眼胞自下而瞋濕生者恨無胞也常不瞋也故不寐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生眼無竅惟有黑暈耳佛氏以此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

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爲蠶爲蛾時也若無想是爲蛹爲蟻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又在惚恍眇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蟲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以此六者窮推萬類之情實

洞見至眞之源梵語謂之菩提安住至樂之境梵語謂之涅槃

三祖信心銘

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莫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无咎无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党六道体寛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体玄兀爾忘緣萬化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情識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十二支歌　寶誌上人

按寶誌傳初金陵朱氏聞兒啼鷹巢中舉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專脩禪觀宋齊間稍顯異跡髮長數寸跣足綿袍以剪尺鏡拂掛杖頭負之而行或徵索酒或累日不食遇食鱠者求之食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歌吟言如讖記士庶敬事若神齊武謂其惑衆牢之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撿獄中公猶在焉或分身宿三靈特假武帝神力見高帝于地下受刀錐之苦自是永廢刀

半夜子心任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

用勿文字佛祖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境搜求實總無生死魔來任相試

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内外追尋覔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秖者如今誰動口

平旦寅狂機内有道人身窮苦枉經無數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提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出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舉意便遭魔境繞若施功終不了曉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秖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這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覔疎親盡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心求作佛問取虚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爭爲計假饒特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着依前還不是竪掮自肯不追尋永刼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花不肯抛着意脩行受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有疎親不用丁夫求的意任縱横絶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儘來聲色中迷夫未識爭爲計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塵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不用更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癡狂作近隣言下不求無住處暫時喚做出家人

日入酉虚幻生香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飡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把沒可守蕩蕩逍遙未曾有縱使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黄昏戌狂子興功沒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刼何

會異今日擬思量卽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
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密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
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礙放蕩長
如癡兀人佗家自有通人愛

禪源諸詮都序

圭峰宗密禪師

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
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
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
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
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
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
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
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
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

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
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
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
佛性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萬行不出六波
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
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無漏
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
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
至于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
石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

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脩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脩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脩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脩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脩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脩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脩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脩三止

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惟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逈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軀命愍人切于神情每嘆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

慧門顯頓悟茲于漸脩證師說符于佛意意旣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于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于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淸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于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脩心故虔誠于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集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

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法藏碎金錄

晁迥

定慧之法宜知至理仍令均濟二者相資何謂也凡言定者貴乎澄明之定勿入頑空之定定而無慧譬如石人木偶雖不動而實爲凡言慧者貴乎安詳之慧勿肆輕狂之慧慧而無定譬如雷電風燈於久照而何有混而爲一曲盡其妙

一切之形形本無無而有生有生則有化滅有化滅則復歸于無也定矣一眞之性性本有有而無象無象則無化滅無化滅則常存其有也定矣不有之有名曰妙有不空之空名曰眞空妙有眞空其理一也

有名有色隨造化之遷革無色無名亘古今而靈明誰曾究此徒自負于豪英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柰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世也刼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無可柰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緣之善惡身心之苦樂無可柰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說浩刼運數中則有陷歷陽之地居人變世族之類鑒昆明之池胡僧辨刼灰之理無可柰何此委順之大者三也唯聞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外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或問予曰先生不從遊賞之朋不設歡娛之具閑扉燕處何以消日予對曰老夫致政之後適意居多觀鍊薰脩獲溫尋于妙道棲遲偃仰遂順養于天和自便衰罷更無他想至寒暑之來往歲時之代謝任彼運行而已與予了不相干

儒家之書大易爲首有象本乎乾坤道家之書老子居最無名始于天地二家之說率以此爲極造矣若引佛書言之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據譬喻則天地乾坤涉界之一沙也

余初讀南華眞人之書因齊物之理自得一法目之曰逍遙齊觀且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聖人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兼無一物可齊由是省已之所學有增長二家之書有淺深矣

余自覺者涓毫法利安住無念之念或時能然獨聞無聲之聲未嘗有絶晧然相契儵然自得而已余自以爲麤得少分殊勝但覺聞性彌聰妙音無窮猶未得心如大空中有日月昭融若能到此吾道方隆見可見非常見我見無色之妙聞可聞非常聞我聞無聲之和雖如是言亦無所有也得者當自得不可以

言宣

吾居靜境可比華胥國之境吾爲逸民可比葛天氏之民吾聞和聲可比鈞天樂之聲飲食節約無求所嗜之滋味寢興順適何須外助之嬉戲不改其樂永錫難老動與吉會其如予何

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非二妙用吾何所歸

禪門惟以無念爲宗嘗有學者與予談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予深以爲然

余覽釋教所說有二生滅一寂滅二生滅者其一是分段生滅即今一切衆生形有情是也其一是變易生滅即所謂阿羅漢菩提薩埵隨意生身出沒自由是也一寂滅者謂如來覺利自他兼濟功畢入于圓寂不復生滅是也

釋氏經旨于愛其見空而度苦厄一見其空則一一皆空矣自然目之所及見其無全物無全事無不是空何能障礙于目哉老氏經旨于愛其知常而益明了一見其常則一一皆常矣自然心之所及知其天時之慘舒晦明人身之災福苦樂世故之順逆成敗無不是常何能刺鯁于心哉二者對治可以足用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予謂此世間法也予作二語云達觀深則遺情界內習至則還天眞此出世間法也

中乘之人能觀根本十二緣轉爲生死輪不煩更述予觀枝末三緣結爲煩惱網謂身緣家緣世緣是也讀說三者該括盡矣此緣此理古今大常旣知大常足以消遣

道集虛吾所信仁者靜吾所師無聲之聲聲成文非因叩寂無學之學學日益止務棲眞不作聖心安住

妙境有如此者謂之何哉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何以故夫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能除理障非大止之法安能除事障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小乘之力也若見可欲而心亦不亂此大乘之力也亦如牛頭山慧融禪師云有二種用心一者不見一切物得空唯見于空不見一切二者一切物得空了了見一切有不住于有言了見一切空不住于空是也

或問欲求妙道從何而入予曰當須悟人法二空斷

事理二障學止觀二法去沈掉二病四者純熟有進無退勿問符應久而自知

求自然智任無礙行成不壞業名決定相

務安了了之心常合深深之息諸念不動靜勝而樂斯入道之妙門也

寶積經云常行清澄微妙之法余據圓覺經有註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稱詳心淨即清澄之類也息調即微妙之類也今以緜緜之息合深深之心心淨息調曰益純熟此則清淨微妙之法乃禪那之本體也

僧文詡所談云佛所說法不離五法三印若離于此

即非佛說五法謂無常一也苦二也空三也無我四也涅槃五也就此五法分爲三印無常苦空一印也無我二印也涅槃三印也予詳其說因而觸類解釋別立三法之名以濟其說三法謂之智力果也夫言無常苦空者破事相也謂世間事非常也是妄也非樂也是苦也非實也是空也若能見此三者予以爲智又言無我者破心相也謂心本無我妄爲王宰是乃一眞流散未得還源者也若事相破則無我無我則心相破也能破心相予以爲力又言涅槃者事與心外內之相皆破則了無結使罣礙而快樂矣無窮自然之樂謂之涅槃獲此樂者予以爲果其理相符至人信受故謂之印

莊周之書雅士多談而其所取不過潤彩毫之華藻資玉柄之清談而已余則不然別有所得詳其書中所述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精心明契釋宗之定慧與予同者復何人哉

色即是空非無色之空原其至理恐人執色爲礙空即是色非有色之色原其至理恐人執空爲礙色空雙泯心境一如無纖塵可拂方是曠然了達

空五蘊度一切苦厄奉三寶成一切妙德

予諦觀三寶之義止在乎心夫佛者覺之義也有出世之智而能覺悟直理覺即佛也法者行之義也於其覺悟之中而見種種淨妙之行行即法也僧者和合之義也能以覺悟之心和合淨妙之行和合即僧也此說最爲精要

內聽妻謝之妙音順協融怡之貫心堅凝浸深無容念侵勝於天賜之黃金我惜餘年而日尋予嘗作三言自曉存心訣云心息音混融深智先覺念無侵隨辨及即溫尋用此法存乎心此八句予自了知言簡意備而興猶未已推而演之云此法正合圓覺經中

圓覺菩薩所學禪那法門又合楞嚴經中觀音菩薩所學圓那法門合三法門有三清妙其一謂心之清妙也成恬愉其二謂息之清妙也入深細其三謂音之清妙也發聰瞻協用三法而進于道惬心至當自以爲禪師法要元有出其右者奉爲秘印乃目之曰清妙三和合入流三昧

吾今直截用三無漏學依次對治三毒以戒治貪禁貪心令不生以定治嗔鎮嗔心令不起以慧治癡曉癡心令不執吾又倒用此三學爲脩道次第以慧觀爲見道智以定力爲入道功以戒脩爲助道品勢當

然也

居易俟命儒教脩行要法也而多冐行于險徑深根固蒂道教脩行要法也而多縱伐于元命息緣反那釋教脩行要法也而多反役于正性順此三法其爲利也可知矣反此三法其爲害也可知矣

見外境而迷者繼踵競進居怨府蹈畏途觸衬機懵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躋壽域棲天眞養太和脩然自得

似動不動眞人深深之息似用不用如來空空之心

志于道者必在乎抗心希古雄節邁倫脫落儔侶絕獨象之絕羣超騰風雲如大龍之辦事噫我有此獨而世無同人

儒門稱曰龍德而隱道門稱曰老子猶龍釋門稱無生大士云犹如大龍所作已辦儒書云生而知之者即今之頓也佛書云宿殖德本者歷劫之漸也

彌陀之淨土法華之化城權教也漸教也金剛之無所住心圓覺之普眼觀門實教也頓教也三獸濟渡壯獨象之絕流四果超升嘉大龍之辦事

季子觀樂觀諸國之樂知其各有興衰此外事也予之觀音觀獨聞之音知其最爲殊勝此內事也觀音

之名亦非無謂

出是非域見莊子之道樞破煩惱賊用維摩之慧劍

夫道家法要氣爲元也調柔順適自覺氣之和禪家法要性爲宗也空明洞徹自覺性之靈二法相符其妙盡矣

須具四緣第一具心緣深信樂欲此爲根本其次具身緣無諸疾障事役其次具資緣有物足用有人善奉其次具世緣運歷平靈是也最先由已次第委命

圓覺經中叙普眼之觀重重是幻沖虛經中辨爭鹿之訟重重是夢是知即今之我是幻也即我之所是

夢也見此大空已是眞智猶名半智又此普眼齊守言非幻不滅如老子云其精甚眞此則不空若能洞曉非空非不空超絕渾融方名全智

五皷夢初廻羣動聲未有而無思之心覺惺惚無作之氣方冲融無物之音聞玲瓏三者混同恬愉何窮而我遊戲于其中

人事有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雖有吉之一而凶悔吝二者隨之天時有風雨晦明生乎靜者也雖有風雨晦之三而終歸乎明是故生乎動而得少失多者道家所忌生乎靜而終明者几乎道

文壇列俎 一 卷八 別敎 四十七 環翠堂藏板

知衆緣之必空隨緣而勿礙知一眞之不空冥眞而勿失

時屬敲蒸性躭禪悅究慧能南宗之法可以雪煩當元亮北窓之風可以禦暑所得不亦多乎眞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淸淨法身具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

逍遙墟是仙境界寂光土是佛境界我思遊戲于其中無憂貧裝即意而辦

維摩結言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

龍安海禪師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眞混萬而歸一則眞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眞常

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詭

文壇列俎 一 卷八 別敎 四十八 環翠堂藏板

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

四觀朋懷　晁迥

無數之形自古生化而不停無數之情自古差别而不平無數之事自不煩擾而不定無數之有自古成壞而不久往者無迹來者無極悟其一一皆空卽須心如太虚豁然無礙若復界懷與不悟者何以異

止觀宏綱

圭峰后録云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卽覺覺之卽無修行妙門惟在此也此觀法之綱要坐忘論隨起隨制務令不動此止法之綱要悠悠語録安用多爲

止觀無爲

觀照其取着迷心所計之法皆無所有名觀種種念想顛倒分别心息名止觀者見妄而悟不在用心考察止者悟妄而息不在用心抑絶考察抑絶則涉有爲故曰無爲最妙對境不動是定非力制之見性不迷是慧非力求之

圓覺三根

教中説信解行證四法相須今攬圓覺一法巧備三根之極説蓋上中下根各有入道之門余嘗以決定信爲内學之本又復于此經中具得三根之法于普眼章内準上根之解先用二空觀洞見人空法空空却身心然後用法界觀又見無邊法界一一皆空是謂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周徧者也故名普眼如是觀照存誠自然虚融恢廓無一塵之點污無一毫之罣礙此則信而次之以解也又于威德章内準中根之行用三觀之初泯相澄神觀取淨安心漸漸脩行方與成就此卽解而次之以行也此解此行素所景尚固未曾建三期道場作諸佛事但居常趣向與羣倫小異于世間樂欲不甚貪染揣量功力亦未得萬分之一耳已似覺知得圓覺章内下根之證少分焉此章説攝念之前求哀懺悔遇善境界得心輕安其

下注云身心調暢輕利安和神爽氣清肢体柔潤予自覺形神則俟與此四句之注約畧相符又據唐中嶽隱士樓眞子施肩吾述靈響辭序云夫修煉之士當須入三静關陶錬神氣補續年命大静三百日中静二百日小静一百日卽以開成三年戊午歳起自正月一日庚申閉戸自脩不交人事尅期百日方出静堂未逾月而神光照目百靈集耳精爽不昧三者皆應則知仙經言不虚也余自覺三者亦有朕兆余老矣隨分增脩猶似有應何况盛年敏識之士若依經旨久久脩行必倍有殊勝之驗余近從心之年初

聞靈響今將十年清妙倍昔夜靜所聞又倍于[illegible]
然聽之心息俱任神氣融暢杳杳不可說常見一點
圓光如小錢許或紅或黃或白

輕清入道

冲虛經中說骨肉都融身可乘風維摩經註說欲天
報通足可凌空但依玄元少嗜寡慾釋之清心釋累
必有乘風凌空之理又楞嚴謂想之輕清者飛升情
之重濁者淪墜此何疑哉

二法樞要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入三摩地茲尤簡徑念起卽覺

覺之卽無入三菩提此最權輿

隨時隨方入道

隨方隨處量力修煉若待得其時得其處然後進道
豈非俟河之清乎心苟易動觸處皆然林下水邊亦
有禽魚之撓山棲野隱寧無虎豹之虞

爲道日損

垢漸去而鑑漸明魄漸消而月漸滿攻木先節目則
枝葉易去破竹先矗節則迎刃而解日損妄情先去
甚者艮施止於無見損之懲忿窒慾注云可損之善
莫善忿慾忿慾乃釋氏所云貪瞋也

七審

一切妄念稍止息否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一切觸境
能不動否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一切黑白緘分別否
夢想之間不顛倒否方寸之中得恬愉否道力深淺
自審方知

堅凝

學道人須得毒眼睛覷破一切不能障礙如文殊之
智是也硬脊梁道力堅壯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
行足也

二大因緣

其一謂一切諸有其體終空但當外順而已勿至貪
着滯固久令陷墜其一謂至精無形而妙用不空者
既未能復本則升沉流轉入大苦海固當深自覺悟
識其所歸勿令遠而不復也

積習成功

先博學而后絕學先積漸而后頓成博謂廣看經論
其中見簡妙之理一句足矣如披沙揀金自多中得
少羅之獲鳥止在一目然須以衆目成羅人之念念
相續薰脩鍛鍊加其定力惟最後一念之悟豁然得
其本心如以斧伐木最後一斧乃倒然多斧積功方

一斧成功也

三根六如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氷雪如冶銷金鐵

三策

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以對治無念觀空對治三策次第而用

勿以本覺隨夢幻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有求其術

公度曰吾初無術但未甞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于詳公度所言乃攝生之法常令元氣和而復煖也于因類舉別得攝念之法保護本覺勿以本覺隨夢幻常令本覺明而復正是也彼以身而言此以心而言若令並用二法何勝如之

三觀刪要

止觀法中有三觀之名一曰從假入空觀二曰從空入假觀三曰中道正觀行者脩止觀時了知一切諸法皆由心生因緣虛假不實故云空以空故不得一切諸法名字相然爾時上不見佛果可求下不見衆生可度是名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觀即墮聲聞辟支佛地其入空[illegible]多不見佛性行者知菩薩爲度一切衆生成就一切佛法故不取着無爲諦觀心性雖空緣對之時亦能出生一切諸法猶如幻化雖無定實亦有見聞覺知等相差別不同行者如是觀時須知一切法畢竟空寂而能于空中脩種種行亦能分別衆生諸根性欲無量故說法無量利益衆生是名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亦名法眼亦名道種智任此觀中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行者知菩薩雖復成就如此二

觀猶是方便觀門非正觀也因是二觀而修中道正觀云何而脩謂息二邊分別云何息二邊分別謂體知心性非眞非假息緣眞假名之爲止諦觀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壞空假之法如此照了即于心性洞達中道亦不取中道以決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觀即是佛眼即是一切種智若住此觀即是定慧力等了了見于佛性

華嚴法界其間三觀尤爲要妙其一曰攝境歸心眞空觀蓋言三界所有法惟是一心作內心不起外境本空知諸法唯心便舍外塵相由此息分別悟平等

眞空是也予以爲心之緣起皆謂之境此境妄想不實故名爲空又不同目前十方之空彼是頑空此空是心法動作有用之空故名眞空又念慧觀之人照見諸相體空已知妄認苦蘊悔其留礙滑我胸中卽當任運乘緣勿復悠悠分別盡攝諸境同歸一心故云攝境歸心眞空觀其二曰從心現境妙有觀盖言于此門中依體起用具脩萬行莊嚴相土是也予以眞境爲淨土之別名謂滋殖萬行利濟羣生之道也却從本心現此眞境此境又不同目前萬象之有彼是麤有此有是心法微妙無相之有故名妙有欲令

慧觀之人入佛之境得佛之智行佛之行晢法能仁善究示現種種方便也故云從心現境妙有觀其三曰心境秘密圓融觀盖言心者無碍心諸佛證之以成法身境者無碍境諸佛證之以成淨土法身淨土圓融無碍一毛孔中無量剎一一塵中佛皆入前之兩觀各迹一邊今此雙融會同心境是也予以法身淨土俱是強名夫佛性清淨有如虛空虛空無相何物能礙豈可以凡情測度如觀世間形器有所限量哉理不如此所以入微塵不足以爲小包太虛不足以爲大此心此境深秘微密混成一體不可得分欲

今慧觀之人恊用二觀夫志之所至則分而爲二退藏于密則合而爲一故云心境秘密圓融觀詳悉如此若舉要而言初一觀會相歸性還原也次一觀空中立法應變也後一觀脗合混然絕迹也

三大苦

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環之中枉入鬼趣

世間有怨府畏途衽胎鬼趣積習宴安于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

三不過差

心起思維口發言語目覽文字皆爲求理得理則如理而住不可滯于三相如到岸捨舟見月捨指

詳求至理其惟無念是無生之法若起觀想願生莊嚴淨土乃有欲之心習有生之法也何能復性于一眞法界乎大覺之人不作此見

勿起妄想須存正念

意不求如

觀被如意之極不當健羨世事皆有倚伏如意之極亦有不如意事事雖纖迹理可盡思以此對治自然甘處

禪道同功脩養訣 并序

余立此訣爲圓學者或成勝定或致長生禪宗學者[illegible]生道家學長生體勢微分自然皆應智力深淺[illegible]人焉

三息相依息調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

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

頭陁寺碑　王巾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于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于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筌窮于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于有則高謝四流推之于無則俯仰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

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正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于是玄關幽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于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正法既沒象教

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遠方爲得一順非辨僞者比微
言于目論于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
絶紐蔭法雲于眞際則火宅晨京曜慧日于康衢則
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
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
昭夜景之鑒漢晋兩明並勤丹青之節然后遺文間
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于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
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廻薄西眺城
邑百雉紆餘東望平臯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

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
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舍百齡于中身殉
肌膚于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
丈茅茨以庇經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
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
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
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脩堂宇未就而
没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橑毁而莫
搆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年洪名紐三王絶業祖

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與服是
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
譯沙場一候粵在于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
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
蒙之故實政肅刑清于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
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
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于巳安功墜于幾立
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庀徒揆日各有司存于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
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

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
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軍相永寄閑安
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
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于鍾
鼎言時稱伐亦樹碑于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
而名劭敢寓言于彫篆庶髣髴于衆妙其辭曰質判
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
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
四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流三界殷鑒四門幽求
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後天開淥池祥河

轂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illegible]
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現止應[illegible]
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金則無滅象正雖闕希夷
未缺於照有齊戒陽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柵惟此
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覜通壑溝池湘漢堆阜
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
三明情超六八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
離立象設既闢晬容已安桂深冬燠松踈夏寒神足
遊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老子贊　孫綽

李老無為而無不為道一堯孔迹入靈奇塞關內鏡
冥神絕涯永合元氣長契兩儀

老子頌　牽秀

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
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厭猷匪宜
龍潛初九抗志浩然於邈高風徽音永傳

老子贊　湛方生

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
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祗

仙人王子喬贊　陸機

遺形靈嶽顧景忘歸乘雲倐忽飄颻紫微

王子喬贊　江淹

子喬好輕舉不待鍊銀丹控鶴上窈窕學鳳對巑岏
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秦女贊

青禽既曠世緑珠亦絕羣猶不及秦女十五乘彩雲
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使落靈脩往為我道寄芬

陰長生贊

陰君惜靈骨埋璧詎為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

憂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莊子畫頌　江惣

玉潔蒙縣蘭薰漆園册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塵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莊子賛　夏侯湛

邁邁莊周騰世獨遊道時放言齊物絶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莊子賛　孫楚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于大順妻亡不哭

亦何所歡慢吊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

佛影頌　鮑照

形生鹿怪神照潭寂驗幽以明考心者迹六塵煩苦五道綿劇乃炳舟梁爰悟淪溺色冊貌繢留相瓊石金光絶見玉毫遺覿俾昏作朗效順去逆

別中岳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嚚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澠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

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崐崘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遙會何期折冊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煙去黄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魚籃觀音贊并序　李白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衆夫耶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惟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婚入門女即死死即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瘞觀之惟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爾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讚曰惟我大士慈憫衆生耽着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刹那間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餘世間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爲眞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隕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燃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地藏菩薩贊并序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劫導開橫流則地藏菩薩爲當仁矣弟子扶風竇滔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清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慧劍於真宰湛本心于虛空願圖聖容以祈景福庶冥力憑助而厭苦有據爰命小才式贊其事贊曰本心若虛空清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于見佛五綵圖聖像悟眞非妄傳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讚此功德海永爲曠代宣

誌公畫贊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任何所

庖丁解牛論

李士表

物本吾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乗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以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爲可奏之刃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郤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于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烏乎礙哉

梵天像贊

王安石

梵天尚實厥乗孔雀雖知時語鈴戒洗濁穢身黄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空覺義

覺不偏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維摩像贊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真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六觀堂贊　　蘇軾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凝怖土偶不然無聖癡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餐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衆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老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永沾服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于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大悲閣記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于聞而能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于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億萬之衆非千億萬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于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舉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亦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

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鳥而耳接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節允有道邪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此矣彼佛菩薩亦然雖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氏最盛而大悲之像未睹其

倮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傳通其義欲以爲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附千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象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年餘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思無手足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

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佛諸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清風閣記

蘇軾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溪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乎山水流乎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

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泛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大別方丈銘

蘇軾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遙其中孰能閉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月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蹊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腓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龎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玉版長老偈

蘇軾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尋玉版師聊憑柘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僧圓澤傳

蘇軾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峩嵋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

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衣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僧伽贊

蘇軾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鄣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魚枕冠頌

蘇軾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値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坏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坏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悶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卽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當歡喜

十八大阿羅漢贊　　蘇軾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鑷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嗔喜雖幻笑則非嗔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横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眉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妣自昔所聞不圖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與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動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

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轢物如火自爇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於原
得箭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皆休伐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
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
自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
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水陸法像贊 蘇軾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爲佛是事理鄣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
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爲根是謂法塵以佛爲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
非有別水放爲江河匯爲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

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
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火爲燈我說二乘
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濮身軍持我雖不能
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違世湛然神凝物不疵厲爲同爲異
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坯法如刀截風坯者既安護者亦空偉兹龍神
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禦侮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爲易
以憂爲樂樂兼萬人禍倍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衬福無窮斜纏相求遂超欲色
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眞發無士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爲飛行毫厘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爲道
穴胸隕首是眞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
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
起滅雷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眞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
惡亦幻成知幻卽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
一洗濯之盡未來刼愧者勿爲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渺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

風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淡軒銘

蘇軾

以船撑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共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老子義

張文潛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汎汎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嘗行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列子　蘓轍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爲我其害至于無君楊朱之說不見于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爲我者必有聞于大道而失于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于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爲朱之言皆不可棄而并録之過矣

抱一頌　蘓轍

眞人告我晝一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饑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裘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鬬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于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夢齋銘　　蘓轍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予之相

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爾我之爲何人也顯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駐雲堂記　　白玉蟾

白玉蟾結茅於武夷偶一日起湖海之興杖屨飄飄未數舉步回首舊廬猿驚鶴唳一二楊袂間不覺已鉛山矣道遇一褐摯子歸堂循一炷栢子故事罷戰茗幾碗應言雲水滋味如此枯淡如此孤介又言學道如此艱苦如此玄奧予遂有言曰此去不遠八萬四千餘里上有太清之都玄圃丹丘珠林玉洞寶花異卉滿目琳琅麗雀珍禽聲聲韶濩中有長裾大袂漢千輩舉身如鴻毛一旦戲青鸞舞白鶴督然于五濁惡世之頂所視苦趣衆生生死死生如蟻旋磨不

忍爲之鼻酸于是胎其神于塵胞範其形于色界自襁褓以及丫冠不昧夙昔常生脩眞養元之念發猛勇心辨精進力易服毀形問津于道家者流以此可見其慈憫衆生之美意或垢面而鬆髮或赤足而禿鬢或冠逍遙如意之冠或服靈靜清淡之服或青巾紙襖或巨劍長琴或單瓢隻笠或藜杖芒鞋徜徉乎井里簫散乎塵陌世之人以目爭睹以手爭指胥以告稚甲以諭乙此則道人也夫道不可得而名言惟弘之在人耳所以前輩著述冊經又形而爲之歌詩教論皆顯露金丹之旨必欲津筏後學率歸仙畛所

謂鉛銀汞砂者即龍虎水火也所謂烏兎房壁者即
馬牛龜蛇也所謂夫婦男女者即君臣子母也所謂
乾坤坎離者即天地日月也喩之爲丁公黃婆名之
爲嬰兒姹女假之爲黃芽白雪不過陰陽二字覩乎
尸解積漸乎飛昇以要言之形與神也身與心也神
與氣也性與命也其實一理攢五行而聚五氣會二
性而結三花如是而脩謂之丹如是而入謂之道則
道人在天地間固非常物嗚呼昔年亢土以爲盧
斬草以爲窮寒則紉蘭餒則茹芝在千林下一兩聲
鐵笛發出無窮天地之秘未得登天以前巢其身灰

其志惟恐開名落人耳又恐異狀駭人目與溪山魚
鳥相忘與風月煙霞俱化白雲悠悠青草芊芊茂松
青竹之下雖不敢望肉生翅且圖千百歲坐視桑田
滄海如何此則道人也良由世丁叔運時鼓澆風後
進魚能各自菽麥遂建函雲駐鶴之居以宅此輩使
之宴坐乎繩牀偃仰乎篳欄飄雨驟風不能殘其身
凝氷積雪不能冽其體宜乎身安道隆也幸而闤闠
中往往有奇人志士有大人君子之心築堂以居此
徒借粮以飯此徒頼得金丹之草一絲之脉不絕代
不乏人以鳴此道鉛山道堂置之久矣四明周道明

乃縣笠中翹楚者也遂戚刱堂話柄有皇宦次梁次
渠素志閑雅酷慕清虛舊有棲仙迎眞之意所恨獨
掌不鳴鍾也此意與周道明頗相契務梓人運斤閩
氏埏甓僝鳩羣庸彈指就緒目之曰駐雲亭所喜者
玄綱中興而妙通老人香篆不滅及乎覩之藥爐茶
鼎瀟洒之甚復有蒲團藁氈新磚素壁殊不墜舊典
早晝饘粥香積有餘雲集貼然巾單掛壁其間分形
化氣之士又誰不知金永還返之妙出沒隱顯人豈
堪測於篇詩斗酒之餘彈一兩操翾舞三四般翩狂
欹野舞翛然歸宿晨香夕燈規繩整整使江湖浪由

之叟楚越風月之士源源而來棲棲而北方見莛茨
三島移在目前羽衣霓裳端可顧揖斯則道堂之設
不虛也向時劉安王脩仙于漢昭明太子脩仙于梁
李元操脩仙于唐皆宗室中有此挺挺奇特漢今是
堂之主人此之流也異日闕籍于天台換骨於武夷
皆始乎今日建堂納士之舉前所謂天上神仙應世
玩形而爲道人然則然矣返本還源歸根復命獨不
止此當有一段奇特世所希有何哉丹爐之火冷矣
白雲之鶴飛矣頂飛雲玉靈之冠衣寶華玄素之服
乘雲中之青驂駕天表之彩鸞登霄極謁天皇此時

也神仙應世之事畢矣雖不至人人皆鍾呂伍恐其
中間有一二苟能具眼目得遇靑重深髮之人手持
博山請所願學道堂之意如是道人之事如是隨喜
書此結緣嘉定丙子甬水後兩日援筆爲記云

俞紫芝字序　秦觀

余昔遊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峰訪蕭子雲故隱道見
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
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顔
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
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
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
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
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
也不知有已所以失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

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
已已物不二謂之眞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
知有僞所以喪眞也不知有眞所以喪眞也而道人
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
無取故不住一切眞眞僞兩忘亦無眞一夫是之謂
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
則不能卽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
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
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旣有老人復杖策自松
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

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公是乎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予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黃庭堅

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象崢嶸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于邪師聽法者窮于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任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蚕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于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于日饍百人而不渴末後以檀施之餘建蓮華轉輪經

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沒擢人心顛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姱姱耶于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令使在俗處塵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眞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卽絕衆生生

死流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益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諸衲子田心與未同心堪入生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于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老人爲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者

長蘆大和尚真贊　黃庭堅

松枯竹瘦是其歲寒也山高水深不可犯干也取多國土莊嚴此土如陶家手也拂除方丈置榻而坐一不受也首出萬物淵默雷吼寂寥者　之祭也若夫以法界印印毛印海則鶖鶬銜絲而走巫咸也

了了菴頌

方廣菴名了了了了更着菴遮又要涪翁作頌且圖錦上添花若問只今了未更須侍者煎茶

觀音菩薩贊　陳師道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音因聞而悟悟不以聞觀自其他與物而形相即是妄妄即是真真妄妄真百無不存我以耳聞不以心形隨處而用鼻口亦聽孰爲我師大吠驢鳴生我與佛普同一名

禪家治心疾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于煩惱煩惱生于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後日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業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忘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慾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勸禪家謂之事障二者

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
炎可以下交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
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在汴
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
焉可也

龐居士傳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
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豁然有省
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答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
留駐參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元和六年北遊襄漢隨處而居女靈照
賣竹漉籬以供朝夕將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
照遽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視卽登父
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鋒捷矣更延七日州牧

于公頔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
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
走田中謂其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illegible]
去婆為焚燒畢自後莫知其所

豐本傳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久𦗟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禂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於周其職爲醢人屬與昌氏菁氏茆氏共掌爼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豳七月詩亦歌其中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詭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爲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宗館於家客至亟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

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爲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爲不貧矣唐飲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酬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遊會稽若埜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延方士

湖州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囘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踆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于古今治亂老莊浮屠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

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公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棊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秖恐棋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十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毆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揷于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毆蚊之術回公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余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

叩長生輕舉之術囘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撫衣起謝有以喻之囘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洎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眞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囘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貽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壁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其詩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白東老啟閶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至舍西石橋囘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訪名衲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見報欲一聽之至此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得襯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遂失之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後隱不見

咸通中嘉禾無着文喜禪師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升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師畢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

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見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咸通三年師參仰山頓了心契

令充典座文殊嘗現于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文壇列俎卷之九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參閱

賦則

無如子曰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然則流為賦而詩亡矣君子曷取焉毋其忠憤激發而托諷於辭令猶是無邪之指與所謂義薄雲天詞潤金石千載寡儔矣宋玉嗣響頗得邯鄲之步而後之作者繼遞相頡頏要以微入無垠或合或離獨司馬長卿最為傑出次賈長沙又次揚子雲班孟堅又次

張平子曹子建陸士衡噫難言哉唐宋以還亦同祖風騷然皆自以其賦為賦繩以古法若培塿之與泰岱今錄騷及漢魏名家凡若干首而賦法具是矣復擇唐宋之最為人炙嗜者數篇以見體之由變非取其文也

文壇列俎卷之九目録終

九歌六首

屈原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

服聊翱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横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

言恍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以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為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汝游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九章一首

涉江　屈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
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
瑶之圃登崑崙兮飡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
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
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低余車兮方
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
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

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
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
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飛而承
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
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
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吾又何
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九辯五首　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
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
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
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
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而南游兮鵾雞啁哳而
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
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

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
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
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揭而歸不得見
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絶兮不
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
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
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

柯彷彿而萎黃䓑櫹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
兮聊逍遥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
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
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
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
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
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
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
何時兮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
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
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
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
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

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
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
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
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絶端兮竊不敢
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憑鬱鬱其何極

招魂　　　宋玉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

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螘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

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

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

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
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
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
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
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
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
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
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
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

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
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
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
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
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
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
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

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
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

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淩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稊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于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壹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煇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鵬鳥賦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

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

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

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

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
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
藏莨蒹葭東薔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
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
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玃猱鵷雛孔鸞
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
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
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

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爲御
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
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
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
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乎陰林觀
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𠜱受詘殫覩衆物之
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
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
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
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
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
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
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
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
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
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
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
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
願聞大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
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
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
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
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
累於楚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
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

秋田乎靑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容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

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透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撓宛潬膠盭踰波趨浥莅莅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䱀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
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
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
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
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
矗龍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嶻嶭南山峩
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
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陁
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皐千里靡不被

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
欑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
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
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
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
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
長涌水躍波其獸則𤜶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
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
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
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

道纚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
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
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
清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
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
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
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
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
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
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

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
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
扶疏落英幡纚紛溶蔘猗狔從風瀏莅卉歙蓋象
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累
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
猨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
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
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
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

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
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
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
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嵕之
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豸
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
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
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

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兎軼赤電
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飛
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
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
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雛揜焦朋
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佯降集乎北紘率乎
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
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西柳覶上
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步騎
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𠞰驚憚讋伏

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籍籍填坑滿谷掩平彌澤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膠葛之寓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
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
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
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
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
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

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恤削便姍嫳
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
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
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
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
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
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
爲農郊以贍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
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
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

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
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
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
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
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
海之内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
流而化𦬇然興道而遷義刑措而不用德隆於三皇
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
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

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
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
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
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
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長門賦 并序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
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
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
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
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
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
懷貞愨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
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

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
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
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
廻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
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
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
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
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
靡而無窮擠玉戸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
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

樓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
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
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
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楣以從容兮覽曲臺
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
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
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
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
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
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㥻

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
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傍
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
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
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
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
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兩都賦 并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
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
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
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
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
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
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
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
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

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
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
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
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
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
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
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
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
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
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

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
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
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
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
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
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
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
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

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
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
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
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
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
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
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
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
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
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
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
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
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
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
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
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
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
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
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

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
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有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
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
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
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
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
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
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

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簴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域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

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

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

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乎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

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荆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閑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

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潜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巉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

¶

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爥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鶩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瀕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

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

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進
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
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耀後嗣之未造
不亦瞢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
淸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
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壑無完
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
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
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
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

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
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
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
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
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
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
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中
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

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
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
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
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
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
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
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
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内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
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

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
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
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
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
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靈
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淸塵千乘雷起萬騎
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
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
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
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

激駿騎雷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及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志怒未泄先驅復路蹕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

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極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酣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

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

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

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
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
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
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
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
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羽獵賦并序　　揚雄

孝成帝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池沼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少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

山濵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葉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㦸遐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爲紆然後先置乎

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鎁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埜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絶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

天之旗曳梢星之旃霹靂列鈌吐光施鞭萃從沇溶淋漓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駍駖礚洶洶旭旭天動地吸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拕蒼狶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摶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蟜娭間間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棃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

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弭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蹴竦讋怖魂亡魄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歧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娭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

珍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

功不雕蒸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兹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廻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并序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以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内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兹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一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巨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廼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

之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叛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驅槖駝燒熐蠡分剓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

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内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幷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見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人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

盧狖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
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
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
矣

西京賦

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
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
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
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
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
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
諸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
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
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

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
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
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
隆崛崔萃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郃灃吐
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
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
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
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皐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
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
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

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
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
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
不虔思乎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
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
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
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
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嶫亘雄虹之長梁結棼
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
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

鏤檻文㮰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
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峻險重門襲固
奸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鍾萬鈞猛虡趪趪
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
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嶪罔識所則若夫長年
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北
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廈耽耽九
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
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
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

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𢈪用
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凰
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
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金𤦲玉階彤庭煇煇
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
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
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
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
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

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
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
廬覬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
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
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
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弗逮況
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
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
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

綺谿以疏寮于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岧岧神明焮
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
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
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
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
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
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
業業飛檐轙轙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
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櫟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
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

踰延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
以極壯隥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
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
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
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
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嵓齬長風激於別島起
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於朱柯海若游
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
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
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

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
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
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
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
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
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
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
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
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

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
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
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屍僵
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
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氂擘肌
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
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
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
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
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

黃山而欽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
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駱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
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
椶楠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
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
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皐被岡篠蕩敷衍
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池黑水
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
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
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修額短

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駕鵞鴻鶤上
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
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
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
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
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
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
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側天子乃
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
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

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
載獫猲獢匪惟翫好迺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
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于飛廉
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
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跋扈
光焰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
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
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㩧爆矢不虛舍鋋不
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

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之所攙捔徒搏
之所撞拯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若夫游鷮
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
能獲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
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
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
朱鬢䰅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
巨狿摣狒猥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
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
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時

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皐樂
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
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
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
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
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汥皇
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迴飾右移儢
徉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
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
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之垂翟葆建羽旗齊

櫂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
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
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
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樔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
剝堤欲畋鮫效獲麑麂麇麖泮浪乾池滌藪上無逸
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
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大駕幸乎平樂帳甲乙而襲
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侈靡臨迴望之廣場
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燕濯胷突
銛鋒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岡巒

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
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洪涯
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纚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
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
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欻從
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招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
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
蝹蝹含利颬颬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
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
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

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
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
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
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
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
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
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陿坐
羽觴行而無筭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
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
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跐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

翬龍振朱履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
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
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
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
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
公而又俟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
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
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
徙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
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

惰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
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於殷人屢
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
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奄四海而爲家富有
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
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
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
曰君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
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
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
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
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
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
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也
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

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
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憏憏黔首豈徒跼高天
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
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
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
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
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
規模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
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
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

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宜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

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河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虛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旦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芳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鵯鶋秋棲

鶻鵃春鳴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龢驩安福諼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蒲萑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經始勿亟成之百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

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
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禠禳災
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
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
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
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
燎晳晳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礚隱訇若疾霆
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廂冠
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
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

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
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
也乃羡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
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
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
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
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
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
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
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

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
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
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
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
之太常紛飈悠以容裔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
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鍚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
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
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
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彀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
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

輵髶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
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囐戎士介而揚揮戴
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
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盻盛夏后之致美
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𪍿𪍿
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
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烟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
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辯方
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
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

躬追養於宗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福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咸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𢫩司旌并夾旣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䇹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

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玉夏閱騶虞奏決拾旣次彤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豬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懽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宜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鶖鶬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侵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旣瑣瑣焉岐陽之蒐又

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絶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

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
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
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胝胼行致賚于九
邑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
摹且歸來以釋勞應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
祥圃林氏之騶虞擾澤馬以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
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
被澤曁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
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
京則同歸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于登封降

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
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已復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
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
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悅
曰吁漢帝之德俟其禕而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世
而不覿惟我后能植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
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
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狄三王之趢趗軼
五帝之長驅躡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

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麤
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
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摯
餅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
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
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
輜重獨惟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
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
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兎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類
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

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麌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
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
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
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
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
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
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
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
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
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墻填壍亂以收罝解罘卒

無補于風規祗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
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凡人心
是所學體安所習鮑云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
池不齊度於鼃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
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
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
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
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
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
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

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
不敏庶斯達矣

洛神賦

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
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
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
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
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
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
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
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

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
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
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
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
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
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
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
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
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
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

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

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淩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

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返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文賦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

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

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

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為繫塊

必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徊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

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

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

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入鵬

大鵬賦并序　李太白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睹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腹存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怪於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鬐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爾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擧長雲之縱橫左廻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塌閶闔之崢嶸簸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霓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飇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

列缺施鞭而啓途出兆視三山枑看五湖其動也神其行也道俱任公子九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嘆繽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當胷臆之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廻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欻翳景以橫翥逆高天而下垂甜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岩巒紛披天吳爲之怵慄海若爲之蹉跎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𣗳髯莫

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於靈仙久馴擾於池隍精衛殷勤於銜木鶢鶋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曉于蟠桃踆烏晰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遥無厥類乎北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腸戲暘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研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問大鈞賦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
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
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咸曰
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
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月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欻起
佇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誕詞誠馳有敢
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
圓方相涵兮浩其無垠窅冥翕闢兮三辰以騰振孰
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歟

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爲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
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像或可以訊
曰嗜蒙之未生其猶泥爾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
爲人爲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畜智不授畀之
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
譽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
其常不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
而叵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上問
兮俛伏以聽是夕寐熟夢遊乎無何之鄉抗陛級乎
重霄兮與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煒煌天命

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
無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
橐籥圈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以愚
覆爲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資適攸宜
胡然抗心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韜爾智斧
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徑前誘多逢覆轍
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剔去剛健
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與居貫以待
人兮急以自拘道存遂與無示四隅軌物之勢不作
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貞而騰

氣者膴膴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綸是蹈以
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倮鱗蜚走灌莽苞阜乃牙乃
甲乃殖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槁各秉氣化不以意
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
德余以馳壯姑尤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爲又或不然
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蹁躚春耕其丘投
種之日釋耒而嘆何時實栗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
其父畱謂我瞀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
蒼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皺索籜兮不若搆筍
之可憐納材葦而搆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皙

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髮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嵘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授受而廻蘧蘧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璐端慮滌想委珮低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遇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巳然之咎心增故術腸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文壇列俎卷之十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參閱

詩概

無如子曰夫詩以言志也聲發乎氣也志氣與天地萬物爲一則天地萬物皆吾之聲詩也詩之義大矣哉然不可以有心求故三百篇之足尚也出之自然者也無心也漢魏之最近也有意而眞者也猶不失乎自然也六朝而競于華矣稍離其眞然而情景時合也唐盛而衰矣法勝而本亡也然而

意象符風調高也則何以殊漢魏哉有心于符有心于高諧乎眞而非眞自諧者也再降而宋無足論矣今自古樂府古詩及唐近體錄其尤凡若干首而獨于六朝以上去四言無四言也于唐去五言古無五言古也此何足以盡詩而聊以識詩之概耳

長安古意　盧照鄰
公子行　劉廷芝
代悲白頭翁
烏夜啼　李白
烏棲曲
北風行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
囀歌
遠別離
蜀道難

扶風豪士歌
夢遊天姥吟留別
江上吟
貧交行　杜甫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飲中八仙歌
哀江頭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人日寄杜二拾遺

登古鄴城　岑參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聽董大彈胡笳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孟門行　崔顥
湖中對酒作　張謂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吳宮怨　衛萬
帝京篇　駱賓王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丁仙芝

五言律
從軍行　楊炯
關山月　盧照鄰
詠美人在天津橋　駱賓王
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
春夜別友人　陳子昂
送別崔著作東征
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和康五望月有懷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李頎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岑參

行營酬呂侍御　劉長卿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七言律

古意　沈佺期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興慶池侍宴應制　韋元旦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蘇頲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滗湖山寺　張說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黃鶴樓　李邕

行經華陰　崔顥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白

別中都兄明府

登金陵鳳凰臺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樂敢書即事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酌酒與裴迪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李憕

送魏萬之京　李頎

題璿公山池

寄綦毋三

送李回

宿瑩公禪房聞梵

贈盧五舊居

望薊門　祖詠

五日觀妓　萬楚

五言絕句

七言絶句

五言古

與蘇子卿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其二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其三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詩一首　蘇武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其二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其三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兩宮遥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筝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其五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堦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其六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其七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其八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
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其九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滿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經別時

其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胡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古墓犂爲田松栢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人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其十六

凛凛歲云暮螻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得凌風飛
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文彩雙鴛鴦裁成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
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瑶路遠莫致倚

逍遥何為懷憂心煩勞

其二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其三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為懷憂心煩紆

其四

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

苦寒行　魏武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燕歌行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為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雜詩二首　魏武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徬徨徬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廻西流三五正縱横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秋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嘆息斷絶我中腸

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七哀詩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閒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公讌詩　曹植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使妾當何依

情詩

微雲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贈白馬王彪　七首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大谷何寥廓山路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
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

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
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
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路援筆從此辭

贈徐幹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燦以繁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東鳩鳴飛棟流猋激欞軒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亮懷璠璵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贈丁儀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消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
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王歡自營
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送應氏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
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
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
新人雖可愛不若故所懽行雲有反期君恩貫中還

慊慊仰天歎愁心何所訢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幃淚下如垂露發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猨勇慓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雜詩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飇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星馳光見我君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歸東國泣涕常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贈從弟　劉楨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悽終歲長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詩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能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詠歌　七首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
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美少年夕暮成醜老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昔聞東陵瓜近在靑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爲鷰雀翔不隨黃鵠飛
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秋胡行　三首　嵇康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
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
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佞
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莫
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强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詠史五首　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illegible]

招隱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右穴無結構丘中[illegible]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荅何劭　張華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為徽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自昔同僚寀于今比園廬

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鯈魚從容養餘日取樂于桑榆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雜詩　傅玄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
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七哀 二首　張載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蒙籠荊棘生蹊逕登童豎
狐兎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
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
白露中夜結木落何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
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
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
徘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踈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為累愚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三首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墻蜘蛛網四屋
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
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
出覩君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
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折衝樽爼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　孫楚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于殤子彭聃猶為夭
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天地為我爐萬物一何小

達人垂大觀誠比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
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招隱詩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陵谷
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

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
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
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
古今

唐上行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
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扶風歌　劉琨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顧瞻望宮闕俯得側飛軒據鞍長太息淚下如流泉
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列列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
去家日以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攬轡命徒侶吟笑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惟昔李騫期寄大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遊僊詩　郭璞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九日閑居　二首　陶潛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
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

露淒暄風息氣徹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
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
塵爵恥虛罍寒華徒息榮斂襟獨閑謡緬焉起深情
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 六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
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
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游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晨爲茲游
氣和天爲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
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移居 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幾力耕吾不欺

和郭主簿 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
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
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
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
九域甫爾去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
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
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
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
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
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夜行江陵途中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
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
[illegible]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illegible]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人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役念之中心焦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西田穫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于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十首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兹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没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
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
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擬古 七首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
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

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
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純是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五首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
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
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
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柰何且為陶一觴

詠貧士 五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久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烟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
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
一日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
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詠三良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
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征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桃源

巖氏亂天紀賢者避其舍黄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班白懽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登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石壁精舍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過始寧墅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緇磷謝清曠疲薾慚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初去郡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反柴荊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理棹遄還期遵渚鶩修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清泉攀林搴落英
戰勝臞者肥鑒止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

田南樹園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丘園中
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啟扉面南江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窗

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峰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
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石門新營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
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罇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
早聞夕飇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
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秋懷

平生無志意小亦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
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
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
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五君詠　顏延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阮步兵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僊吐論知凝神
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嵇中散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劉參軍

仲容青雲器實禀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阮始平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向常侍

東武吟　鮑昭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㹠
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積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
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月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夕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
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郡齋閑坐荅呂法曹　謝朓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瑶華音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夜發新林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之宣城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
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晚登三山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陵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

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仟仟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別范安成　沈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七言古

秋夜長　王勃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層城綺閣遙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鴈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環曳履出長廊為君秋夜擣衣裳纖羅對鳳凰文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悲傷征夫萬里戍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長安古意　盧照鄰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鞍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

晚霞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帷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隱隱

朱城臨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氤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闇天起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别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

堂只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公子行　劉廷芝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廻合青雲外人影揺動綠波裏綠波清迥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傍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遥相見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栢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

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烏夜啼　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畢青山猶啣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耀平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怒號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吹雪恨難裁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烟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輝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迴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能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十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脇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

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破赤血白骨相撑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賖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

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黄石知我心

夢遊天姥吟留别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横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别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
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
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
景暮蓬萊織女回龍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
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
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
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

甫問訊今何如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汝陽三斗始朝
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
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
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
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
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
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
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
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
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
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
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南北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
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
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
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
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
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
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
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

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
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
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
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
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媿爾東
西南北人

登古鄴城　岑參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
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
盡年年春色為誰來

胡笳歌送顏眞卿使赴河隴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
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
天山草崑崙山頭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
兮將送君秦山遙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
胡笳誰喜聞

聽董大彈胡笳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
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漠陰沉飛
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摵摵董夫子通
神明深松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
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
鴈失羣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靜其波鳥亦罷其
鳴烏珠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
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
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
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孟門行　崔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
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
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讒言反復那可道能令君心不
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
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湖中對酒作　張謂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
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
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

去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灧灧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粧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留照君鴻鴈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吳宮怨　　衛萬

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秖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帝京篇　　駱賓王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苑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

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牕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隣陸賈分金將讌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金彈垂楊道娼婦銀鉤採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

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亾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莫矜一日擅繁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丁仙芝

曉幙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囬

五言律

從軍行 楊烱

風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關山月 盧照鄰

塞垣通碣石虜陣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不長懸旌搖金岫北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中婦愁看鴻鴈天

咏美人在天津橋 駱賓王

美人出東鄰容與在天津動衣香滿路移步襪生塵水下看粧影眉頭畫月新寄言曹子建箇是洛川神

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爲在岐路兒女共沾巾

春夜別友人 陳子昂

銀燭吐清烟金樽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悠悠洛陽去此會在何年

送別崔著作東征

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莫賣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 杜審言

北斗掛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縣
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烟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

和康五望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
露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

扈從登封途中作　宋之問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

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乏掞天才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　李嶠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
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幽州夜飲　張說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
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

宿雲門寺閣　孫逖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捲幔五湖秋
畫壁餘鴻鴈紗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幸蜀西至劍門　玄宗皇帝

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
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

登樓寄當塗趙少府炎　李白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繞積翠秀色連州城
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回首故人情

侍從遊宿溫泉宮作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
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繞聖君

口號贈盧徵君鴻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
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太原早秋

歲落眾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
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橫秀氣清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窗落敬亭雲
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羣

謝公亭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江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窓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脁百里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直北看
盧龍霜氣肅鳷鵲夜光寒耿耿憶瓊樹天涯寄一歎

聽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
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牛渚懷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去楓葉落紛紛

塞下曲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如未入少婦莫長嗟

秋思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樓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
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送友人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

臨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堦前衆壑深
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過香積寺　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鍾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登辨覺寺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
軟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烟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
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送邢桂州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
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觀獵

風勁弓角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薇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登總持閣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烟
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高適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常帶別聲斷為兼秋
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送青夷軍入居庸

匹馬將行夕征途去轉難不知邊地別秖訝客衣單
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莫言關塞極雨雪尚漫漫

自薊北歸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
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迴誰憐不得意長劍獨歸來

登兗州城樓　杜甫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
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秦州雜詩

[illegible]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
[illegible]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玉臺觀

浩刼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緣雲蕭史駐文字魚蟲恭函
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觀李固請司馬題山水圖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偏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次北固山下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蘇氏別業　祖詠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
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

望秦川　李頎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
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凄其霜露濃

宿龍興寺　綦毋潛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
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啣飛

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渡楊子江　丁仙芝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畔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
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歷度秋聲

聞笛　張巡

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
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橫笛音

岳陽晚景　張均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

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望月懷遠　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五言排律

送劉校書從軍　楊炯

天將下三軍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畧飛檄佇文雄
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遶湟中
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宿溫城望軍營　駱賓王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
塞静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霜劍轉龍文
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烟疎疑卷幔塵滅似銷氛
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勳還應雪漢耻持此報明君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蘇味道

振鷺纔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
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欣柏悦新渥阻蘭薫
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羣遠從南斗外遥望列星文

白帝懷古　陳子昂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没漢王宮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
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峴山懷古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圖

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
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躕

贈蘇味道　杜審言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捲戎衣
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
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據安雄劍動插筆羽書飛
輿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輝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贈見　沈佺期

並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捲幔天河入開窻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

冠劍無時釋軒居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同韋舍人早朝

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鴈行來
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
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春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宋之問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廻
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灰
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候曉踰閩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
薜荔摇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回
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
鬒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萊

同餞楊將軍兼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蘇頲

古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爲家
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摇漢鼓邊月思胡笳
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說

西嶽鎮皇京中峰入太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

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
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迴駕勒鴻名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張九齡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局萬戶深
左掖知天近南窻見月臨樹摇金掌露庭接玉樓陰
他日聞更直中宵屬所欽聲華大國寶夙夜侍臣心
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竊抃者情發爲知音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宗臣事有征廟筭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旌寵賜從仙禁光華出漢京

山川勤遠畧原濕軫皇情爲奏薫琴倡仍題瑤劒名
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
歌鐘旋可望衽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王維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乗迎大客金節送諸侯
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通溝
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滿中州

送李太守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深
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欲陰

丹泉通虢畧白羽抵荆岑若見西山爽應知黄綺心

送儲邕之武昌　李白

黄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
送爾難爲別啣盃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
諾謂楚人重詩傳謝脁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櫂歌聲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
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摇金刹影日動火珠光
鳥拂瓊簾度霞連繡拱張目隨徵路斷心逐去帆揚
露浩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高適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軍中
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邊色滿秋空
乗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憐持弱羽猶欲伴鵷鴻

重經昭陵　杜甫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
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歸松栢路還見五雲飛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黄鶴失侶亦哀號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静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乗興即歸家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絶足日月繼高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松栢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五
聖圖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侍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墻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栢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聖善閣送裴廸入京　李頎

雪華滿高閣苔色上勾蘭藥草空堦靜梧桐返照寒
清吟可愈疾携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饑烏鳴露盤
伊流惜東别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　岑參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
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綠溪
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携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行營酬呂侍御　劉長卿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前旌
井稅鶉衣樂壺漿鶴髮迎水歸餘斷岸烽至掩孤城
晚日當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健早晚檄書成

送鄭說之歙州謁薛侍郎

漂泊來千里謳歌滿百城漢家尊太守魯國重諸生
俗變人難理江傳水至清船經危石住路入亂山行
老得滄洲趣春傷白首情嘗聞馬南郡門下有康成

七言律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玄菟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皇家貴主好神仙别業初開雲漢邊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敬從乘輿來此地稱觴獻壽樂鈞天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南方歸去再生天内殿今年異昔年見闢乾坤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坐近爐烟講法筵自喜深恩陪侍從兩朝長在聖人前

興慶池侍宴應制

韋元旦

滄池漭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疏輦道中流簫鼓振樓船雲峰四起迎宸幄水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咏承恩更欲奏甘泉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蘇頲

騕褭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霧灑旌旗雲外出風迴巖岫雨中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逕全低月樹枝簫鼓宸遊陪宴日和鳴雙鳳喜來儀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回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襍管絃

滝湖山寺

張說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遥野鳥聲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李邕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歸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行經華陰

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

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白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
得恩波寧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
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

別中都兄明府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
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
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離羣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
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
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
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
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
[illegible]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漢主[illegible]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
繞碧澗翻從[illegible]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
騎回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
便賜樂敢書即事

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
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
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
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
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
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
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
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無著天親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烏
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
床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
望之作應制　李憕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
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遥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
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

送魏萬之京　李頎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鴈不堪愁裏

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
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題璿公山池

遠公遯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
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
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玄度得相尋

寄綦毋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眄一過丞相
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
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送李回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
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巖曙雪旗門上十月寒花輦
路中不與聲名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

宿瑩公禪房聞梵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
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
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歸依

贈盧五舊居

物在人亡無見期閒庭繫馬不勝悲窓前綠竹生空

地門外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墜葉巑岏枯柳宿
寒鴟憶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為誰

望薊門　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
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
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五日觀妓　萬楚

西施謾道浣春沙碧玉今時鬬麗華眉黛奪將萱草
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豔醉舞雙眸歛
鬢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張謂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横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高適

嗟君此别意何如駐馬銜盃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

戸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輝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闈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横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胡塵欲滅時爲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絃管醉東籬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别廬

柳亸鶯嬌花復殷紅亭緑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閑西望鄉關腸欲斷對君衫袖淚痕斑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杜甫

天門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殿霏霏承委珮鑪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顔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歸東省曾送夔龍集鳳池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内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秋興四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其二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頭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

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其三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其四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地南方應有未招魂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闕下贈裴舍人 錢起

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自鞏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縣遼友　韋應物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郎士元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叩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illegible]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長安春望　盧綸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前　張南史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彊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李益

綠柳著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路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劉長卿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荅君恩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

過賈誼宅

三年謫宦此棲遲萬里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使次安陸寄友人

新年草色遠萋萋久客將歸問路蹊暮雨不知鄖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柳宗元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五言絶句

易水送別　駱賓王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贈喬侍御　陳子昂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子夜春歌　郭振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絶君懷那得知

南樓望　盧僎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靜夜思　李白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秋浦歌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臨高臺　王維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雜詩　班婕妤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階生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少年行　崔國輔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

春曉　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洛陽道　儲光羲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

關山月

一鴈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

絶句　杜甫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長干行　崔顥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横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拜新月　李端

開簾見新月卽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田家春望　高適

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歎無知已高陽一酒徒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岑參

强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見渭水思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左掖梨花　丘爲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平蕃曲二首　劉長卿

渺渺戍烟孤茫茫塞草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逢俠者　錢起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韋應物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婕妤怨　皇甫冉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秋日　耿湋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別盧秦卿　司空曙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幽州　李益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

思君恩　令狐楚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登柳州蛾山　柳宗元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古別離　孟郊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勸酒　于武陵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秋日湖上　薛瑩

落日五湖遊烟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伊州歌二首　蓋嘉運

聞道黃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答人　太上隱者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七言絶句

渡湘江　杜審言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銅雀臺　劉廷琦

銅雀京觀委灰塵魏王園陵漳水濱卽今西望猶堪思況復當時歌舞人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宋之問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

送梁六　張說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涼州詞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清平調詞三首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

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
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
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上皇西巡南京歌 一首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
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
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
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
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賈至遊洞庭
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
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
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秋下荊門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此行不爲鱸魚
鱠自愛名山入剡中

蘇臺覽古

舊苑荒臺柳色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
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懷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
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山中問答

問余何意棲北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
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
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西宮春怨　王昌齡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

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
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
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從軍行　二首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
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
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芙蓉樓送辛漸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
問一片氷心在玉壺
少年行　王維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
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隣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

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送沈子福之江南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湯槳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
色江南江北送春歸
春思　賈至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吹愁
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西亭春望
日長風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
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岑參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
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首蓿峰寄家人

首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
憶不見沙場愁殺人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
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覩汾水
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送劉判官赴磧西

火山五月人行少看君馬去疾如鳥都使行營太白
西角聲一動胡天曉

山房春事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
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贈花卿　杜甫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祗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
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塞下曲　常建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
戰兵氣銷為日月光

別董大　高適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
已天下誰人不識君

送杜十四之江南　孟浩然

荊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處
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九日　崔國輔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
酒三年楚客已霑裳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
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
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軍城早秋　　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
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春行寄興　　李華

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
落春山一路鳥空啼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劉長卿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

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
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歸鴈　　錢起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弦彈夜
月不勝清怨却飛來

曾山送別　　皇甫冉

淒淒遊子若飄蓬明月清尊祇暫同南望千山如黛
色愁君客路在其中

寒食　　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
燭輕烟散入五侯家

宿石邑山中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
裏秋河隔在數峰西

聽角思歸　　顧況

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哀此夜斷腸人不
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宿昭應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
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夜發袁江寄李潁川劉侍郎　　戴叔倫

半夜回州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
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
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從軍北征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

萬一時迴首月中看
楊柳枝辭　劉禹錫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楊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
雪飛入宮墻不見人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
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梁州詞　張籍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
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十五夜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
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塞下曲　張仲素
三戍漁陽再度遼騂弓在臂箭橫腰匈奴似欲知名
姓休傍陰山更射鵰
郡中即事　羊士諤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
限莫教紅袖倚闌干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元稹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
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胡渭川　張祜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
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虢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汙顏
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成德樂　王表
趙女乘春上畫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

曲不是征人亦淚流
漢宮詞　李商隱
青雀西飛竟未迴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
渴不似金莖露一杯
秋思　許渾
琪樹西風枕簟秋楚雲湘水憶同遊高歌一曲掩明
鏡昨日少年今白頭
楊柳枝　溫庭筠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意
切不關春草綠萋萋

折楊柳　段成式

桂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黄昏

宮怨　司馬禮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宴邊將　張喬

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坐中有老沙場客横笛休吹塞上聲

華清宮　崔魯

草遮回磴絶鳴鸞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古別離　韋莊

晴煙漠漠柳毿毿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宮詞　李建勳

宮門長閉舞衣閒畧識君王鬢已班却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

塞上曲 二首　王列

紅顏歲歲老金微沙磧年年臥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黄昏戍上鳫長飛

孤城夕對戍樓閒迴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

九日宴　張諤

秋葉風吹黄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瑤琴怨　温庭筠

氷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鳫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文壇列俎卷之十終

文壇列俎十卷內府藏本

明汪廷訥編廷訥字昌期號無我新都人其書分十類一曰經翼二曰治資三曰鑒林四曰史摘五曰清尚六曰掞藻七曰博趣八曰別教九曰賦則十曰詩概所錄上及周秦下迄明代如無名氏之雕傳佛家之心經俱載入之特爲冗雜其詩概部序曰六朝以上去四言無四言也於唐去五言古無五言古也知爲依附太倉歴下者矣

寒山蔓草十卷（存卷一至卷四）

〔明〕趙宧光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寒山蔓草十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以園廬囑付。舉李白女孫故事。字媛。云先祖志。在青山。今葬東麓。非其意也。于是改卜。語在狀志諸文。府君之志亦可想矣。宧光受命惟謹。今而獲從先志。括土而後裹足寒山。不復知此山而外別作世界。想嘗自揭其廬曰。世以揖讓爲禮。病骨將迎甚難。世以酬酢爲禮。野人出山甚難。不知者直俾以繩墨。光則死矣。因復自嘲。口占一絶。題揭尾云。寒山病臥贅生。逢過客看雲亦偶。逢何事門前供鑿。扣無人不道馬牛風。自是而游道䨱絶。一年而世人罵。比年而賓例嗤。三年而後交知故舊。翩得貼然無介于其衷焉。虚舟觸

原缺

人無致憤之道也于時莫不以先處士自有其學山中人自有其廬游觀者自有其與如足在鼎不相通而相持焉于是看雲過客不惜投珠翰簡篇題動盈卷軸捋而成冊題曰蔓艸昔先簡子與客賦詩子大叔賦野有蔓艸至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先子起而拜曰吾子之惠也寒山投珠實有賴焉因以爲命以無忘諸明公賜嗟嗟君平弃世世未始致憤君平世弃君平君平寧有憤世之念哉交情故自有知不知知之故自有諒不諒耳空山落成成先處士向往供奉之切蔓艸流布布諸明公成就愚不肖之淡剞劂甫

寒山蔓艸卷一

翰雲生人趙宧光凡夫氏輯錄

四言

寒山詠

地不宅親徒善耳親不善宅徒子耳是以人託山而久山㝵人而著物以人重自古云然若夫潔三牲脩又鼎我則未能述鴻業誦清芬惡乎退讓爰述㝵姓祖先因識艱危葉蔦云耳

於烏同○數娭詞哉始也又有通聲磬也丌基同初也命金鮿珹同○述得姓始祖

造父事穆天子賜以趙城遂爲趙氏鼎爰通卯卿通鼎侯戚唐休周述有周時我趙氏世爲晉卿至烈王命籍爲諸侯與周晉相爲休戚嬴氏嬴同詩攸敵非敵蕃屏是是同剅鉊同斷斷俗○秦趙同祖皇滅趙滅代于是同姓不階尺土矣處父而始封封同續續同調明明同經壘星壘同羅西調卤帚京調○述西漢諸趙或呂武功或呂經術各自名家三輔子都辟辟並非我神武調○述有宋追祖京兆尹諱廣漢于都其字也天厭歷俗否悳悳同德非溷芒芒俗闔闢有宋冥替亡于胡元夾俗大帝佳推通敭揚通日月纏借重本去聲非兊光兊並同○述我高皇帝建國大明鮏鯉俗韓同擅通一洗洒非荒要要通歸歸同韻稽非○滅胡元大一統復我衣冠之族宋恥高曾避我通郎古吾字且祖通訊歌哥非艸草非艸○恭冥○始世述國初時先世隱天壞人傺像同○述高曾亡人濤碧海鉏潛忠弗耀葉世爲東偏像傺

兄晃藉滄海鍾篤（靈得誕我祖考異）生卬（我也）甫。（父沒偁甫）㚲（華同）䗥綉虎（述先）

（彰）（甫夷）冥恩（思譌）王（玉譌）液玄言亼（冰非）釋（述先甫內學）㳄（癸譌）巳參

（三通）作（做俗）皇考（考譌）初度（讖先甫初度之歲當開國弟三癸巳）再逷（越越譌非）同

紀嘉（哲通）人囟（其同）婑（姜非弗四）（讖先甫不祿之歲癸巳生沒年月日時皆當開國同）

鴠（雎雖俗非）鳩麐（麟非）止（趾俗）戶（克諧俗非）敹（述揚相先母大人夫人善克助）

（家秉）乙未肅（秋）瀌（淪）淑（俶通嫩俗）母長逌（讖揚大人背弃歲月）孤芺（先通）嗣

志揆（探譌）逑（求裘並非）（賕）矚（顯俗）眉（顧眉並俗先受顧命）（○自述不肖）（下它兆不遣除）

力（兆俗）坒（淪）爾寒山龔（巽同豎非）命開（闇譌）紖（經闡遺書○述漢地）（艱難困苦）

意（億非億俗）萬斯秊（手通年譌）如山如淵（困同○宅于山）（祈）（乑靈）歷丙逾

已（巳非）（爾俗）羄（竆並窮通）兕珊矢（讖禁染四截家）（紛集誓不墜命）（難）承（乑同）陬屆

屆（靈譌）窆（靈同）輀祖逌（讖發引時月名）（仲同）乑余（首百同）首（嫡）吉（春譌）千宵

乑室（讖安窆之時月日）（仍同）西（續同）賡（作通）㐌歌（哥非）爾山崟崟爾木森

森爾水汳汳（敀譌）爾藻（畐嫡）粤粤父邪母邪山厓水厓望

（之譌）之念之胡逝鑿之

小宛　朱鷺

皭皭雙鶴在彼中坻伊于偕步我心祁祁于焉逍遥

倚桐而歌南顧招于白雲滿阿式遄以往戾止雲下

擥之襭之英英可把既集小宛於粲洒埽仙仙孟偘

敦叙嘉好閒奇則獲如考鑄只終日談讌亦孔樂只

右小宛五章章四句

小宛　夷陵劉甚之

殷殷白雲支硎之阿采蕨東山我思如何言念君子

載嘯載歌有懷明發蘼此莪莪

詠彼四牡鶴鳴在陰望而不見寶勞我心孝思爲則

媿力不任矢也無斁允矣斷金

大士贊　趙宧光

有美一人雲端戾止何來偎禽引此壑子慈容轉坜

無畺衆庶稽首讚歎潮音大士

又一首

一枝瓶一闡莗歡喜觀自在何處生煩惱

萬善同歸贊

丱露一滴焦牙再榮萬斛春雲百卉横生從四句偈

大千不啻此百千轉辨方無巳如印印泥佛祖筌蹄

佛爲獅子祖乃狻猊空林震聲衆山皆低靈犀照窟

不逞悲嘶大地光明吠瑠璨色無遍剎土成極樂國

茶羅漢像贊爲得岸僧作

彼岸何丱此岸何苦住在兩間都非實所呵呵呵且

與爾啜一掬水嚼一片茶要向苦邊求丱不落何郍

含果

又一首

或謂泉井或謂茶苦也不井也不苦拈來瓦礫都成
寶所耽著滋味如何得阿羅漢果

題禪悅二品為沈朗倩

萬法無染禪胡以酡五欲無取萊胡以井以指諭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諭指之非指之美談朗居士請
借前箸放下一參

節竹杖贊

萬壑空雲一谿明月鶴骨疇揞持爾大節

答時人四言

以明照明小明不明以暗照明熠燿宵行

龍爪匕銘

毋廾于口八竈懲九

玄端研銘

勿以有容遂酬于墨勿以無泐固滌其白惟染惟滌
幽光生液匪玩匪休于以比德子孫萬年永寀無斁

石函研銘

鼎斯棘焱何極青靄流宁玄液霆威小兒與女渤

彫龍研銘

鱗星爪甲戌字含神霞游青氣帝之遺世之瑞王道
昌朔以治

謠叶

卽事符文揆策協讖稟之瘳寐兆開終古

謠叶一

東方欲明萬井彭彭青陽扶輪卉木由庚瘳協雙符
亦孔之光

謠叶二

赬霞垂天青松刻巖隙末流光延彩縈檐桂馥茉芬
寧永終南

謠叶三

河流欲竭春生素雪兢謂𠒇井匪以止渴揆策得三

曳尾終揭

謠叶四

三正遞代厥初生人爰居爰止爰得我鄰四與同倫
無庸逡巡

謠叶五

天與之平地與之成否泰毒交海宇纓寧惟家之貞
四郊成城

謠叶六

六合方融燿靈方中迦棱頻伽僊梵彌空析骨還母
導師無功

謐卟七

乍变得陰匪我同心飛花在林疏雨淫淫隱其雷斯我也良箴

謐卟八 二首

群龍擾雲几表氤氲陳死幽湫良晤得群回車遥遥日不再矄氤氲迷谷偏陽不與飛花隨風鳴鳩在屋神謀鬼謀能不我告

謐卟九 二首

寒威不已雪飛千里暫止陰崖春泉若委逢否不窮高山流水 天駟遺風北西南東俞兒丹蛟神鬼魚龍彪馳電驟滅沒若空

謐卟十

與接爲搆日以心鬭鬭搆不寧乃喪其生倒行逆施爰得我貞

謐卟十一

飛花在途枝實疏疏阪端云徂夜魄再蘇膏雨膏之海甸無隅

謐卟十二

二客相從夜壑融融飛光明滅海市成虹東山謝傅孤憤時恫

食訣

飲先食允無塞

飲訣

吐氣若烝吞流若崩

息訣

欲眠須惰解衣危坐

[illegible]訣

揚如熾抑如灰坎斯決離乃頹

視訣

收視于冥冥觀惟明

思訣

思無思如行屍無思思山可移

居訣

無年賣田七有年賣田十饑居十稔居七

百里訣

宁念一脚左右代劇

掌蓋訣

蓋鎚揹日竿斂在軾

候汗訣

月直朔生子午齊平

寒山蔓草卷一之下

翰雲主人趙宧光凡夫氏撰

寒山集二百首

往時寒山有詩輞川有集余即不能竊比三隱亦聊以仰止裴王山中投珠固自不乏獨五言絶句寥寥無幾豈其退舍唐人邪或者雞肋短章耳因不惜蕪詞于山中景物分題四句合二百餘首雖若標榜名勝亦將拋引華詞無暇推敲有災梨棗意固有在知我者庶幾曌之亦已幸矣

楓橋

金閶萬家市十里泛勞波曠絶橋分色嵐煙入望多

芙蓉涇 都寨橋

遥遥青不斷杳杳破冥煙樹杪行人度野橋横遠天

鄉下津橋

數里漾寒雲雲中雜犬聞漁郎漫多事驚起野鷗羣

鴈橋河

西澗一回棹南來山更好楊朱敗人意未識探奇道

岾橋

南帆復西指一簇村墟里流泉不甚清處處桃花水

徐家水濂

行盡數家村寒流鎖一門喧鬨遏行客跳沫濺游軿

寒山

抗志在山水遐心日如駛自覺此山幽他山良已矣

翠微園 在寒泉下

到山未上山坐石聽潺湲幽意不在遠翠微杳藹間

山家

盡日在煙蘿松泉鳥語多到此已忘世更淡知若何

支硎山 硎磨石也漢但作研

異代流風盡題名亦已陳山椒一片石磨礪幾多人

支公石室 支道林冬居石室夏隱別峯

世界淡于水人間沸似湯山中有石室無復識炎涼

支硎廢刹

寶所原非幻化城亦復眞燈燈相續處一任鬼爲燐

寒泉

支郎濯手澗流響三千年倒映芙蓉色猶疑千葉蓮

寒泉大字 朱虞廷臣書余嘗以管單几十幅摹兩字

飛流勢成文道上人不識磔岳作五點陣雲只一畫

五郎坡 五顯廟據其上吳兒呼爲東上方

上方有竹林梵唄宋無音獅子久不吼野狐時一吟

中峰飛泉

懸泉萬木中密篠雜松風高山流水客曾此聽玲瓏

待月嶺

步步循山轉嵐煙晚漸生巖端月未上天末海先明

馬蹟石

支公學馬跡白馬繫青絲馬蹟遺涔在甘心受世嗤

石關

矗矗奇峰轉茸茸密葉多陶輿與謝屐曾此醉經過

放鶴亭

一片亭前雪何如萬壑雲開籠從遠適寧復涸雞羣

南峯寺 中峯少存北峯改寘他山

昔人笑買山三峰何爲者衆峰非我所一宿在樹下

馳煙嶧

南山白雲飛北山蒼煙舉千車萬騎游不見黃塵起

移文亭 未成

周郎從此去千載不重過不忍將身老甘心負薜蘿

度領

入山由此來出山由此去容易莫出山鍾靈羞見女

雲觀 亦曰空觀

昨日雲滿山今日雲滿地悵彼雲下人嗤我雲上戲

涅槃嶺

扶策躡層岑能參道者心嶺頭無一物四顧雲沉沉

空空菴

世界浩茫茫雲端可髣髴無物不覩前誰是菴中物

陽阿

簷楹挂石壁拂西起嵯峩家在青山裏何如向子多

種玉壠

山下有甘泉老人可供釀不爲醉衆生爲試衆生望

山坫

不共世人交但共世人易賣漿兼賣藥豈必同塵客

玄酒旗

古酒異人彈醴酒依人設何如此玄酒冷淡如冰雪

柴門

編荆可當門疊石能爲牆青山露牆上野花牆下香

印堂

霏霏碧梧桐陰陰可消夏堂下清涼池堂上青霞榭

青霞榭

青桐十數樹涼風四面來孤亭終日坐何事不寒灰

彫菰沼

方塘纔半畝荷芰雜彫菰總有丹青手恐難畫得無

幽澗泉

潨林幽澗遠㶁㶁石渠聲欲洒繁縈盡山泉此最清

飛魚峽 先甫學仙茹素數十年化時多異感別詳志傳

僊人嗜飛魚千秋暫爲暮迺公不食珍旦暮一回遇

寒山堂 未成

山涵池曠蕩池汭落華堂四面臨秋水芙蕖上綺窗

驂鸞阡

爲有幽人宅初開一徑長請廻俗士駕僊侶可倘佯

松徑

習習和風轉徘徊度幾峰空山原有籟清韻屬高松

阿對泉

南山不種豆東陵不種瓜引泉作何事一任没蒹葭

抱甕陂 今廢作圃

劚苓兼蓺朮抱甕豈辭勞堪笑尼丘侶樊須賴汝曹

白牛宮 今廢

代耕原不廢況可諭三車不作函關吏名藏氣似霞

寒山阡碑 未刻

何人運鬼斧爲我削芙蓉就此題碑字千年識蔡邕

寒山誦碑

爲述先人志因之誦世芬雲仍從出處非是勒移文

奏假堂 家廟從海上移此

奕葉清芬遠基山搆寢延艱辛吾曩眉奏假已忘言

幽宅 即先處士舍玄府君玄堂也

傍崖築幽宮千載永爲固夜半鶴飛來雪衣在高樹

無邊雲 先處士玄堂及前輔吳夾侍郎之墓並在其下

峩峩半天石縱橫數百尺幾度北邙人傷今轉悲昔

摹厓碑 未成

玄厓高百尺一片可磨礲清芬原足誦非是爲彫蟲

曲塘

池從泉勢取曲曲抱玄宮世路何常直從他九折同

津梁渡 先甫著書數百卷有舍玄子內外雜篇一十六卷遺編賡編合一十六卷行世

先生三不朽立德立言多門有津梁渡行人幾許過

玉鳳池

凝碧憎唐傒昆明笑漢功一泓秋可鳳清韻轉玲瓏

白雲封

黃積晝冥冥白雲千載局千山封尺土聊介答山靈

滄蕩

四山涵一壑清淺不容舠水面文成縠松頭韻起濤

雲根泉

清冷石間水恬惔有餘滋但可就山酌出山多濁泥

瑤席

坡陀一畝石門對幽人宅山靈時獻花布地成瑤席

侍郎墳 前朝冥冥侍郎不知何許人氏

何代簪纓客勳猷逐杳冥玉衣應化蝶留取路傍名

小隱岡

叢桂招魂處白楊薤玉時千秋一悵望獨自與心期

羨門 未成

幽絕空山曲縈回启一門能容羽化客不度世間轅

凌波棧

一道清谿曲行行石路斜緣知千尺棧何事躡浮槎

千眠浦 未成

浮沙水面出春至草芊芊不辨幽花色千眠綠染煙

奔轂堰

巨匯衆流集奔轂日夜號不辭精衛苦容易止滔滔

歸鶴嶼

風木寒煙地修篁冪夜臺蕭蕭威鳳舞疑是鶴歸來

野鹿藪

野鹿眠豐艸高枝密葉多何曾貪帝力終日在煙蘿

樵風樓 未成

携樵入山去負薪出山來樵風儻未順與女暫徘徊

駭飈門 今廢

爲洩千山溢縈紆鑿石開馮夷時震蕩動地駭飈來

千尺雪

雲過千尺雪山下一泓水水激萬壑雷風入松濤死

泉上值雨

乍霽扶筇出如傾萬斛珠瀑花先作雨雨至直如無

泉頭獨聽

萬古泉聲在胡爲今始聽不知雲霧裏蘿没幾僊靈

泉上客至

衆壑盡生響風來乍有無泉聲自介汝不復聽人呼

泉上客問

一片崩騰雪花飛夏亦寒晝中疑未有終日挂簷端

洒耳亭

人間世莫聞聞之恐没溺流泉萬山響欲聞聞不得

驚虹渡

奔泉千片雪片片落寒溝溜急風同吼驚虹渡欲秋

彈冠室

卅年塵土面槃月不梳頭自解冠纓洒從教避濁流

洒頭盆

曾聞大華頂玉女洒頭盆一栝從乞取何地不僊原

碧雞泉

石面清泉漾盈盈像碧雞神君在何所吾欲試鷄犀

玉屑岑

一峰高聳屼散雪作瑤岑疑是司花女時時此一臨

丹井

浮雲駐危棧游客覓瑤脉旁有僊人井疑傳李伯陽

躡青冥

丹梯一百步步步躡青冥雙袖携秋靄孤笻指落星

瀣露泉

一潭清可匊直出芙蓉端不是夜沆露如何沁骨寒

千仞岡

震澤空雲外寒煙萬井中欲探三萬頃躡屩俯溟濛

望眺震澤

峻嶺拂煙開遥山破雪來寸眸原不大何事秖浮桮

拂秋霞

携笻翠微步倦拂秋霞瞑不知天上下高鳥度吾過

豹穴

山古苔日積松沆霧晝迷穴藏疑豹隱轉覺稱幽棲

眠雲石

摩蕩雲過石奇峰亦已平偶來眠石上四顧煙霞生

芙蓉峯

東望望不極而山山爲重磅空入而起一簇青芙蓉

無依亭 未成

閑雲無所依孤亭潛依止簷端白練生輕煙曳千里

鳥道

屋角百重山振衣每獨上松頂拂吾足青冥挂吾杖

千尋磴

沆林宛轉上絕巘迥際空下瞰嬉游者分明煙靄中

雲中廬 未成

嶺際低低屋松間日日雲朱無雞犬吠時有鹿麛羣

山農家 未成

山徑罕行跡白茅沆翠微不因𨯗藥出無事款荆扉

清涼池

欲解衆生渴山頭宁玉脉人間無熱少天上始清涼

納涼池上

山根浸廣池池過可消夏千片青芙蓉一桮涼露瀉

飈輪陌

南山泉正流北山池始漲長隄卍巨壑咽絕𣪊逾響

陌上桃花

潽潽清涼池霏霏澗花霧滃沓游僊車飈輪此中度

浮涼石 在清涼池中

水中一片石石下一泓水踞石弄文漪清涼徹肌髓

浮幢

虛空生刹土水上現浮幢會得此中意時來禮法王

釣月灘

谷中難得月坐石望山頭峰上面明鏡池邊墮玉鉤

天峰院 未成

入山恐不深支郎此飛錫衣冠成古丘雕甍惟瓦礫

化城菴 天峰院未遂興復爲結此菴

覓得支公刹衆生業未成如何訓此願無計化爲城

功德池 化城前

化城本化出功德水何功逐鳥渴欲死非是藥能攻

蜿蜒壑

洪流滙一壑不盈復不涸其來也崩騰其去也潺滑

菌萏峰

一朵青芙蓉簪簪上凌空山靈畏花落瓣瓣蘚泥封

藏經岫 未成

阿閣冠危顛凭高控紫煙心空千日月身在蔚藍天

曬經臺

方石平于畝知從帝所來只堪翻貝笈非是獻花臺

一線天

劈開千古石一線露青冥欲問何爲者須教叩巨靈

馬頭石

巖巖危欲墮莫傍馬頭前借問馬前者風煙絕可憐

白楊隄

白楊隄上客能嗟隄下人上下千古問一盼起悲辛

斜陽阪

行行山更遠步步下斜阪落日半銜山歸人猶未返

渡塹菴 贈艸菴省比丘

世界淺于塹時光日夜流阿師能解此不繫兩邊舟

法藏菴

上山復下山一路聽潺湲水窮山斷處絕壑鎖禪關

與菴僧談禪

傍壑幽棲小聽泉引興長静時憎汩汩怒處樂湯湯

紫泥澗

一泒天桴水流丹作紫泥乘流問僊子疑介曳虹霓

嵐毘菴 唐言解脫處守園天女名

僊女無情者能開解脫關埽他空是假有我慢成山

悉曇樓 唐言字母

有爲防理障無記墮愚癡一卷聲明論千生般若資

須雲閣 未成

虚閣迥凌空空廊路轉通飛來雲漠漠不覺雨濛濛

孤運齋

窻臨石上池坐對南山霧除是同心人瀉月傾涼露

紅躑躅盛開眠石上獨賞口占

庭前萬古石上一欄花花間片時夢夢中千里霞

夜坐 在悉曇樓前小宛堂西志閣今補

凭欄瞰絕谷陽烏未曾浴側足躡危梯匏尊汲寒綠

小宛堂

墓旁營斗室豈爲樂嚴阿客有來觀者相將助嘯歌

丙舍

孫嘗貧不乏田舍拙何辭昔有躬耕者憐予病莫支

天階館

幽棲從隙地高下逐山成正值清秋夜天階對戶橫

尺宅

家在空山裏悠悠望轉疑百重泉響過更上白雲梯

蝴蝶寢

息機深院穩無事夢還稀自覺心非靜中宵雙蝶飛

猥衍石

片石當庭心時來石上坐上有千古苔苔淡綠不破

石髓泉

細泉流脉脉絕壑宁盈盈白石堪同煑明霞亦可烹

臨睨樓 未成

層樓高出雲雲下望雙親同作離鄉夢遲歸異苦辛

吸飛泉

如何奇絕處山半落飛泉衆木陰陰下繁觳曲曲懸

谷口

愚公谷固有鄭子眞豈無憶汝雨男子于山守一隅

縣圃 先君尚玄

西北有崇山山中有縣圃知是眞人居先甫樂此土

谽谺谷

邃谷空山裏谽谺啟一門往來千古客漁父識僊原

清淺池

縣圃界廣澤整日無行跡有時莫測深有時不盈尺

薶骨處 未成

笑殺劉伶拙教人死便薶千山無寸地何必費芒鞋

一線泉

一畝僊人田盈盈宁古泉不勞耕粒食祇可蒔青蓮

天城雲牀

東家疊奇峰西家斲彫礎一片頑石階山翁自容與

崩厓

五丁開鑿處劈削半山積險絕當天塹飛雲過不來

倚天塹

嵬峩萬古色天塹拂雲開黄鵠從高下飛來到却回

立馬臺

巨石枕高岡凝堪縶驌驦天閑有奇駿寄語問王良

嘯坡

扶節到上方徙倚暫傍偟何處堪舒嘯山南有石牀

寄藥兎

寒厓月中物墮地作芙蓉莫是姮娥妒蟾宮不肯容

翔風石

怪石危巖曲天工似鬼工蹁躚同舞袖化石比翔風

金沙谷

碧石間金沙峰攢道者家道人嫌不韻埽去贖苔花

切雲峰

一簇嵳峩石磐磐冠切雲山靈好奇服非是錫功勛

藏蛟峽

雲棧山腰轉神蛟蟄不飛峽藏疑有意垂首借斜暉

扶雲步 翔風下

怪石在山顛迢遥側徑懸松淡不知處百級更彿悌

閣道

翠巘瑣丹梯平臨萬嶺低欲窺人世界翻覺野雲迷

屜屐曲

百折危巖曲屜屐更幾槃尺五天應近無從架井韓

浮磬坪

輕靄蕩吾胸清風豈吾足秋濤萬壑來疑是鏗鏗玉

開雲峽

石筍拂天開飛雲破峽來峽中常度鳥風觸似聞雷

馭風衢

千轉萬山頭長衢倒十洲不須運鶴駕直欲御風游

嶕嶢岑

一步一迢遥雲淡晝宗寥僊蹤知不遠不惜上嶕嶢

捫天級 開雲峽下

絕壁一絲懸欄干迴駕煙路從雙峽上直欲手捫天

飛狐梘

山高路險巇陽鳥不曾窺月落飛猨泣觳觳漸漸甲

剖碧門

碧落原無礙峰頭直刺空人從峰下過身已跨長虹

片雲峲

何處浮雲石飛來集翠微孤僧同豕鹿聞宗破禪機

點頭殿

何人無佛性世界本來空試看俯首石不獨禮生公

耕雲臺

片石平于畝耕煙每一登石田耕不得海闊雲馮馮

墨浪

石齒粼粼出參差夾水流墨池翻筆陣疑共右軍游

鳴瀨

急湍隨石轉汩汩有清音不勞弦上指能會子期心

花山寺 支公冬居石室夏隱別峯郡志稱花山寺支道林開山即此

鳥道縈紆上深林更幾盤支公此消夏五月晚猶寒

月下聽花山鐘

月斜山更宋萬籟此俱空正覓空中有一聲何處鐘

花山出雲

雲來千嶂合雲去衆山開欲斷不斷處空濛一半薶

望晴雲

西峰忽然失乃在天南端一片青冥裏奕奕切雲寒

天平山

路入山中曲山從雲處平谷風吹不斷天半落濤聲

登天平最高處

嶕嶢上碧空一徑入雲中度盡奇峰頂方知帝座通

兩龍池

山深無戴澤雙澗孶微回不識原深深落花無數來

碧琳泉

飛流石面瀉日夜響琅琅上有千章木濤生助午涼

望岝崿山

迸瞻一卷石躋磴幾千尺兜羅世界中半空露青碧

望鴟阜山

孤峰斷還續點破千眠綠闕處見滄沆朝暾巖際浴

望黃亭澗

一派西來峰峰窮黃亭澗澗水咽不流疑添楚兵潛

小山長嶺

山中復有山山山出不得誓老北山愚移文爲誰勒

西龍池

深山轉轉曲曲抱村居何必桃花片方能覓奧墟

渡車相嶺

迢迢一徑上杳杳破冥煙忽訝穿林出壺中別有天

三讓原

絕壑當周道危橋渡碧淵幽偏秪自適讓國亦何爲

一雲菴

喬木千林合禪關一徑迷艸深藏石馬疑是舊後觀

山腰石林禪院

山腰千轉上禪院石林中法雨穿雲逗天花濺半空

吳王硯石山 館娃石礎村之上

吳王宮裏石染翰記與亡從教勾踐賣不復宁雎黄

耕煙墅

南山瑶草長門外緑煙生一望空濛裏遥岑對戶平

芳艸堂 廢 八鄉舊宅置此莊南山之南

芳草草堂新移家笑逐臣雲山常滿目破産不爲貧

明月街

一片山中月千霜空自明傍林開廣陌良夜獨吟行

飛嵐閣 故鄉堂前石名堂廢留名識不忘也

怪石人爭玩奇峰此校多移山非智叟開閣對嵯峩

橡社 橡實爲橡苦而可食

拾橡堪供餌常吟杜甫詩秋風知我意吹落最高枝

樹下口占

霜幹青銅古煙蘿紫蔓高不因樗散質何以永今朝

商丘堂

庭中有大樹輪囷復豐擁不下蕭蕭葉直挺千尺峰

萬籟閣

四山圍巨谷衆木聚重樓靈籟空中舉無風颯有秋

壽藤

蚪龍初啟蟄奪地挂危柯夭矯雲常逕無人識薜蘿

卧雲莊 在塘灣橫逕之陽

水求夜

別墅背山開門前緑水來夜深村犬吠小艇賣樵回

闔廬城陸阯 館娃宮周轉土阙迤邐數十里

萬雉瑣彫牆娥眉進越裳越人空國下佝國只夷光

朝陽墅 在雁橋今廢

朝爲灌園客夕掩蓬蒿廬偶然美滄海祇爲狎鷗凫

東山眺望

余家東海上日日美朝陽寄跡西山裏無勞一望鄉

道林古松十八公 各賦一絶

不辨何年物流傳六代時昔人看已古獨有此山知

泰封

翠華浮海月鳴鐸過三吳東勒泰臺石西封七大夫

馳秋

自昔和雲種清風響到今不緣相惜意獨向我長吟

嘯寒

種松何代客曾歷幾悲歡莫問與亡事無風也自寒

青髯

十年長一枝百年老一幹千霜延宿髯萬籟紋鱗亂

增綺

松穎積成紋苔痕杳作雲綺羅雖有色淸韻不曾聞

濯露

疏疏明翠葉濯濯溼危柯未必無塵土淸秋白露多

縈煙

一片空濛色飛來不肯過煙雲本無意猶自繫松蘿

泛雲

一抹浮雲上濛濛入杳冥回眸盼天末松頂拂煙青

濡月

重重交密葉淸晝亦陰陰有意延明月低枝埽碧岑

振籟

輕颸引落嘯黃葉灺紛紛我欲求天籟非君那得聞

層霄

積翠日氤氳層霄促不分不知高幾許猶隔數重雲

延颸

絕壑晝生涼驚濤似繞梁山風知不遠何事韻偏長

飛穎

歷落如像士疏狂意不羣知君姝衆卉飛穎脫浮雲

滅暉

松深滿綠苔長夏薄寒來日月何曾晦嵐光照不開

彫貞

貞姿千載物不逐世悲歡本自無情者虛教色可餐

籠丹

虯枝耀蒼鱗翠葉齊綠鬢木末長風吹分披耿滅沒

沈彩

春陌千花媚秋郊霜葉濃一宵零落盡獨有歲寒松

二日登樓雪望憶友人二首

有客期山雪登樓正憶君此時孤棹發亂檝剡溪雲

其二

莫謂山陰棹王猷訪戴回千秋敗意事端不拒陳雷

夢親

宿有因緣合時時夢裏人夢中原不假偏認暫時眞

古意

嬌紅落枯枝春風𩗗有意本非連理樹一片還吹去

久雨對落花三首

不斷春山雨殘紅盡作泥雙鳩也愁絕著意向花啼

其二

雨打梅花瓣飄零絕可憐莫浮東逝水流浪到人間

其三

明日春將半無風花也飛更添一夜雨雪片沒魚磯

山中雨

山中不厭晴幽事尤宜雨石徑淨無人披蓑立樵父

新月擬閨怨

浪說無私照虛傳直似弦清光原不改衹向那邊圓

八月晦紀夢作偈

本是斗筲器妄言量天地築羊泥淖中鮮不滁其瀆

夢作偈 二首句

頹陽下秋阪海宇晝冥冥獨有西參者能開暗處扃

風雨對落花

疏雨晝不絕飛花雨校多春來作底事春去柰春何

眠花下

枕書花底下不知花在上紛紛花須落聽得游蜂響

其二

花間一覺睡不自覺多時上有嬌啼鳥嚶嚶兩不知

夜溪獨坐孤亭

密葉覆幽清空階獨自行中天不見月池底夜溪明

雪墅山腰在雪故名爲謝秘書作

高館枕山椒奇峯入坐遙雲寒飛作雪木葉下蕭蕭

壬子人日解義出釋典中陰無過七日

前陰續後陰七日了升沉杜甫憨憨者題詩準到今

小宛堂對花眠初覺起

午睡頹然倒雲扶到帝鄉花時春較短逃處夢偏長

甲寅人日義出莊子中央之帝七日而竅全

空有都非假胡爲我獨眞徒勞二帝力今日始稱人

妒婦吟諷客子 四首

嬌女憐成妒妒淚嬌不酬須臾難得忍忍取一生休

其二

謀臣爭國死惡蠆鬭秋毬士女何爲者潺潺舌底刀

其三

千金求駿骨骨積爛如泥本爲憐才市翻教買忸怩

其四

名花人共惜春至自生香桃李原無語爭春鳥雀忙

枕戈軒爲杜將軍作

蒼生不息肩志士不忘死未築受降城安眠非我事

止足居爲杜作

眞止尚陶潛持盈貴老聃即從投指髮低首禮瞿曇

日出歎

嶺上見日出嶺上見日沒日日送征人征人猶不歇

縛豬歎

籠歸護惜意縛去殺他情爲有肥丼在無端起愛憎

樵竟 乙酉讀書櫻伽山房

風動吹黃葉雲深長綠芝松根雙豎子陰雨最先知

胡蜨樓夾蝶花 壬辰

青青池畔花栩栩枝間蝶無情牽有情最是樓中妾

送殤兒寄山足十一解

爾來何所自爾去竟何之來去成生死余悲爾不知

其二

天地自謂久人生自謂速久速還歸盡轉環如輪軸

其三

人生作聚歡人死却生悲大歡何所如不如無生時

其四

智者不欲生愚者不欲死智愚自相笑何況旁觀子

其五

爾靈何所依恐在山木端恍忽飲寒泉上下恣盤桓

其六

木有實可采花有香可吸不食世間味衰榮思不給

其七

芙容可製衣薜茘裁為常何必紈與縠盈匡復千箱

其八

山谷浮雲深林麓葉成陰何必華屋居可以庇溼霖

其九

損益世所別死生人共知此失必彼得悲歡亦何為

其十

昨日而未化尤長彭籛季今日薶山根彭殤始比肩

其十一

欻來而若浮忽去而若休而當復成形後老還三秋

送鄭性之歸莆田

君識我知音我聽君鳴琴送君千里道邂逅幾同心

慰出妾 四月四日舟中作

棄妾委江干花飛春正殘東流有時盡妾淚不曾乾

其二

妾住虎丘山山中有寶劍欲憑星斗文剖取肝腸驗

其三

東家種百花西家落紅雨飄殘千片香無心對芳樹

其四

妾緣無多長非君情意短願為續命絲翻令妾腸斷

其五

春雨何無賴愁雲暗山靄離舟欲去時添得江流大

代悲白頭翁

昨朝一少季今日兩行淚白髮無多長愁心託情繫

雲巢采芝之詠
杖策穿雲去雲深晝不飢鉢中非乞食采得紫芝歸
舟中卧望
水上舟來久舟移雲不移始知天大小千里只如斯
詠史
明妃拜玉牀烈烈事戎行漢將盈廷日衣冠送女郎
其二
漢代傳經少秦阬止有塵揚椎淺夫也枉殺問奇人
偶然作
文君逸馬卿鴟夷載西子千古爲美談豈惟不論死

柳徑 爲杜總戎作 合下几首
笛中時聽得眉上亦曾看不似將軍幕菲菲雪共寒
三珠洞
鑿石作戶牖戶內何所有一卷黃石書三花明洞口
聞鶯館
悲笳寒不動畫角晝無聲獨有鶯千囀因知細柳營
垂綸磯
整日調微繳垂綸百尺臺此中有深意不是羨魚來
倚劍臺 風艸止此
自是丹心苦能生俠骨香篋中三尺水帳下百重光

寒山蔓艸卷二
翰雲宝人趙宧光凡夫氏輯録
五言古風
春末偕陳仲醇遊支硎山過趙凡夫小宛堂紀
事 同甲 王衡 五首
人去無留影歲月忽十五縹緲讀書窻雲含亂山舞
斑斑墓艸深曖曖宿凝雨譸比松與柏于焉縱尋斧
孤泉如絡繹石上聲自苦雀啄遊女塲花開酒家土
眼前我與汝題詩跡已古
其二

當時送我友偶至東山麓風來蒼浪浪快我心所獨
乾坤閟靈氣果此遂幽築石破土則膏水出山乃沐
藥隴間稻畦時哉坐雙鶩高高松原上白日悽以穆
何以虞尸賓朋遊奏觴肉枳花圍作牆寒扉不禁豕
吾生有栖託喧寂相互逐誰非斯人徒歎與遊豕鹿
其三
看山愛主人山窮主人出謝病經春秋心遠石自櫛
落落書卷餘青山坐捫蝨豈無佳遨遊及此清宴日
苾茀春風香雷驚蟲初茁分彼鳥雀糧聊爾供口實
寺鐘戛然鳴腹飽各已畢

其四

春絲書簾靜窈窕揚微言素琴鏘房中高雲跨前軒
萬類各有求幽谷滋芳蘭高唱德自鄰耦耕道斯尊
開風滲荆門丕李紛外樊德公許我來君其具壺飧

其五

我杖策策鳴石磴躡虛空驚雷走足下忽起洪濤風
朝雲何鬱淒淵底瀉素虹喧豗萬壑聲鼓舞寒溝中
回顧潭影低石幢出芙蓉隔谷聞丁丁雕鏤殊未窮
五丁鑿金牛非必皆鬼工陵谷本須臾千古嗤愚公

秋日同潘景升洎家弟貞吉姪德衍過訪凡夫

丈寒山卽席口占 新都 畢懋康

攢石俯山椒奔騰表靈詭循磴上綠蘿崎崟試徙倚
乘風一披襟聆泉屢傾耳薄言憩巉阿邈若煙霞裏
良友忽蘭懷羽觴湛綠蟻與酣激長謠窮討探玄旨
戀景頓忘疲西照俄移晷返策提重攀儻逢羨門子

贈趙凡夫 梁谿 鄒迪光 二首

金閶古都會冠蓋日追遊珂䩞藹陽曜車馬如雲流
名區豈不貴要非心所投弃彼轂利窟息此西山幽
琢石代匡牀激流作鳴璆階除衆壑俯戶牖群峰收
鬱鬱原上松叟叟松下颼琴書自偃仰豕鹿與勸酬

婦喆比大家子德類仲謀所志良以畢餘者何足求

其二

松楸鬱相加薜荔紛可捨四山羅其間中有隱士宅
植卉富千畦結樓但十尺樓中何所有所有惟六籍
屈宋悉衙官倉籀亦僕役麝麋夜守廬鳥雀午應客
大嘅飽青精高臥漱白石兼之罔極思厲想在窀穸
白楊爲蕭條悲風遞相射既協巢許風復抗卅閔跡
蓼莪與考槃俯仰歌在昔

觀千尺雪 同邑 陸檄枝

飛泉落高天潎溗逝罔歇機械在靈沼適以顯奇絕

當其奮心時浩然爲一決雷動驚神鼉電走光明滅
噴珠濺衣裳寒氣射凛冽戰馬銜陣來雄風莫羈紲
海雲湧巨浪繚繞那可遏笑語聲不聞浩歌調爲咽
彼喧我益靜彼怒我愈說雖由人巧成實乃天工設
允矣命嘉名卓哉千尺雪

趙凡夫陸夫人贈婦詩扇明瑠玉化生代婦致
謝 七閩 游士豪 二首

江左稱才藪九州播芳譽士能究百家女亦神章句
矯矯者伊誰赫赫符卿女日月靡文詞風雷在機杼
君子與良人締交敦爾汝華飾贈明瑠遥情宣綺語

繪鳳浚雕龍五色具毛羽何以祝貴徵當庭生玉樹

其二

玉質貽化生銀盆弄纖手來作貧家兒輕姿類蒲柳
學語纔四齡之無識焉有小者乳下啼大者堂前走
彼慚文開兒妾媿范滂母宛轉謝芳詞珍之過瓊玖
藏以示癡兒名因託不朽

晤凡夫山池上　　秣陵 朱鷺

我自問山花邂逅凡夫子矯矯立空谷儒衣道人屐
池頭欣把臂孤亭共容與飲我雲根泉日移河漢語
我歸向舟中君留青山裏銜杯思躑躅月色淨于洗

五子篇之一　　婺州 章敏學

趙生負綜博鳥跡窮幽奇風華忽傷殃皎若瓊樹枝
清悟悲煙島孝感烝雲芝文賦偶班甄得失君自知

讀考槃集贈趙凡夫　　同邑 徐洌 三首

幽居理玄損曠覽獲新辭雲霞絢以麗星斗粲離披
浩蕩思無垠獨與寥廓期翛然滌塵襟習習生涼颸
雅音久淪宋嘈襍徒爾爲一聞僊呂奏瓦釜安能施

其二

夙昔好巗棲卜居寒山澳闢異披荊榛百堵聊自築
甃石封瑤艸編籬間修竹偕隱事君子叱耕有麋鹿
樓居列群書暇遊時縱目綺藻何繽紛六珠垂霧縠
逸志謝囂紛溲心寄玄穆天末翔孤雲夐哉逈難逐

其三

婕好怨秋風文姬悲塞土藻雅雖縱橫所嗟爲情苦
夫人抗遐標亭亭厲千古俗嚮難爲工清微亮堪撫
名理既已超夙秉先民矩況復悟逃禪沈幾恣探取
柔翰非所酖餘勇庶可賈託跡在考槃碩人自俣俣
羨昔賦五噫德耀終遯武孰是捐塵踪高冥振綺羽
迫促區宇中寥寥莫與伍

雪後冏寒山登天池抵凡夫一雲山莊用謝康

樂體　　長洲 姚希孟

明發抱宿寒朝曦已當戶攬衣出中門升車望原膴
皚皚一色中寧知辨四野四野紛漠漠冽風蕩寥廓
日色何離披杳靄穿林薄溥溥松際流片片巗頭落
素質行矣凋臨風重憶昨誰弭羲和節還渡陰山壑
陰壑渺難窮絕磴空行踪臨溪知澗涸登高愁天風
琪樹感摧頹遠岫開丰容飲液空明池餐玉浮丘宮
歡言忘日夕玄味良所同

秋[illegible]對雪憶病兄　　趙宧光

先是友人二三知已以雪爲期知將命駕因

痛盲兄將軍冥然無覩兼又食貧此與遂孤

悵焉有作

皓雪周四宇胡然與暄寒轉盼極幽谷班鑵交琅玕
霏霏飄玉屑任地布輕紈瑶岑爲傾側澂沼凝微瀾
念彼連枝人眇焉起長歎邑邑五情熱洲洲淚闌干
不仁生手足永懷摧肺肝展轉讀小宛二人必鼻酸
髮膚故自惜睟子誰能捹處順或易遣況乃丁時艱
有子雖知養無田難給餐屬國擅無節虞傳尚有官
崇文能詠雪疑是落霜翰素無齷齪念逢人易請干
父書沾漸薄舊業儀敎殫骨肉非謝越朋儕豈魏韓

幸留青白眼猶藉祖恩寛目眚肝腸在違天自不難
彤雲今正合玄鶴頂翱槊捋取清商操開囊試一彈
不勞吟白雪玉液瀉瓢簞但識琴中趣昆溟恣杳摶
置身天眼裏一盼合冥觀

陳關令入山不值却贈長句依韻和荅聊以書
志

雲在寒山頭人在寒山足豈無同心人而我言幽獨
緑水衣可染明霞手可匊松杉萬樹中徑路千盤曲
荆蓁摙作篰薜荔裁成屋先子有遺言聊思繼前躅
病骨尤畏人相依戍小築遂門不敢開猶然防澥俗
入山苦不淺嬉遨者相屬彼笑我沈沈我嗟彼碌碌
碌碌與落落玉石俱齷齪賴有清風來翛然灑吾腹
封隆衆雨師清塵洒霡沐當有飈輪車蕩滌開青目
綏旌拂山椒埽徑無童僕玩世金馬門虛舟更何欲
區區老蠹魚鷽皇與雞鶩

丁未春過支硎欲訪凡夫道兄不果因成此篇
不覺忽已三季將復游焉庶得一見錄此奉
呈　　　練川婁堅

新晴卉木悅山鳥哄好音石上瀉清泚松間出細岑
中有隱者居鑿石爲幽深高臥白雲裏悠然覩古今

伯鸞發高唱德曜賡微吟稺子亦嗜古已能慕向歆
長齋化鄰曲可以忘華簪我來坐磐石舒眺平池陰
不識主人面還知主人心

春日寒山遇陳無異明府郎事　　欽叔陽

寒山遶蒼翠鏡波夾清渠春游十丈塵閉門自隱居
客來聞剝啄逢迎曳長裾邢服勤寒暄旋披架上書
討論緝倉籀點畫辨蠹魚笑顧蒼龍鱗俛仰千載餘
高樹敞青霞桐引蔭檐疎移坐延爽氣欣復薦葵蔬
起望蓮峰秀指點開士廬瑞氣何盤鬱白雲正卷舒
探奇稱良夜惜也迫迴車後期俟清秋珍重願勿虛

其二

隱倫洽襟期譚深不覺暝暮色蒼然合煙霧互馳騁
俄看天鏡升晶光度東嶺此際殊會心起行踏林影
歡言清夜游有燭豈待秉步屧帀化城攀陟虬龍猛
疎鍾來遠峰乍聞動深省據石理餘論何妨遂達丙
松露釀微寒客衣怯禪裘欲別重徘徊猶忘歸路永
抗手支硎下相顧似耿耿從來名宰官素心在箕穎

過凡夫先生山居　　　　　　　　　　作宰朱簡

漸入幽人居一徑一成趣石壁鏤奇文風雨蛟螭怒
望深轉若迷花聚紛如素自非麋鹿群去來松間路

孤亭決水涓人鳥相錯互便習洵所宜聊與賞心晤

夜登虎丘有懷凡夫先生

鄉夕陟曾丘約略領幽趣林疑石虎蹲風撼松濤怒
雲標劍氣寒塔影燈光素遥尋寺裏山未辨山間路
睎髮向晨月鬱鳥紛交互緬想在支硎還期靜者晤

寄題凡夫小宛堂　　　　　　　　　　峽人王維章

我聞支硎山中有素心人結廬倚墓傍白雲一何屯
每聽松颸聲切惻驚心神作供譽泉石薦蔬搴溪尊
時有雙飛鶴逓盧一來賓況具淨名行説法修精禋
仰止山之顛夢寐疑與鄰輕陽下林薄明月盈階陳
安能與之俱悠然道其真爲託南來雁寄我山中吟

辛亥季秋同欽愚公文啓美王伯徵諸子訪趙凡夫山中分賦好山多是帶忙看得看字　　　　　　　　　　楚黄陳以問

每念山中人辭囂嘯雲端同心意所適見山有餘懽
興到便欲往笑指前峰巒煙霧掌晚翠雨濯秋葉丹
行行度頹嶠酒醒帶暮寒攀蘿防苔滑摘果擲飛翰
踰嶺見石垣柴門雀聲乾主人理衣出張皇各整冠
相對悄無言瞑色正好看攜手步前亭殷懃出蔬食
相視已莫逆要言良不煩但云蜀信宿而我共盤桓

怵然念世綱歸路向前灘叮嚀訂後期春風花未闌

秋日同陳無異明府欽赤子姚孟長王伯徵周杲之顧孟鳴文啓美諸文學訪凡夫趙隱君山中得帶字　　　　　　　　　　商山顧中行

幽岩臥高隱長嘯寄清籟盤蹊徑路紆荒蔓秋蓊薈
低垣築野雲繞屋松枝葢茹芝不飲酒挈家住世外
夾磵瀉瀑流高眺獨稱最涼風響梧桒暮山暝一帶
稍憩青霞榭苦役久狼狽眷戀茲叢桂攀折喜無害
磊砢千峰石如織復如繪塵迹轉盼間冥忽自憗艾
出門回首處面面與石角會

秋日陪陳無異明府過寒山訪凡夫先生得怯字

同郡 欽叔易

高秋氣初肅澄景發清光山容倍明峭極望成蒼蒼
疎林帶霜葉高下錯丹黃豈無偶然期載酒終未遑
何因娭致爽滌我塵土腸君侯雅靜者羈紲寧可裳
移官念故山碩人況淡藏遐想結夢寐慨愧簿領忙
採奇果壯往宛轉度重岡山窗主人出解帶羅匡牀
前峰正當戶秀色映雲房飛航攬青霞片片墮我旁
譚諧剛愜心義馭促歸航抗手謝山靈惜別重彷徨
餘歡待卜夜後期應莫忘願指名山業遺愛在甘棠

戊申春中同顧張諸子游寒山訪凡夫道丈

長水 岳和聲

檝櫂事籃輿峭蒨蔚淩緬山徑既嶇嶔溪流亦清淺
石關靄微風松杉撫情繾小閣支層坡回塘簇奇巘
洵美廬中人林臥高玄宴裘葛一以伴相與破萬卷
良覿展孤往梅花發蒼蘚瀑水濺璁瓏流觴恣欣選
同人愜爾汝沖襟對清莽細雨促遥吟詠歸互游衍
含情倚金閶回首春雲遠

寒山蔓艸卷三

翰雲主人趙宧光凡夫氏緝錄

五言律詩

春日過趙凡夫山中寄贈二首 王稺登 二首

鑿嶂成幽宅披雲起夜臺書疑鳥化後土似燕銜來
安用南山錮空餘北郭哀因傷孝子意不憚陟崔嵬

其二

繚繞巖巒合縱橫徑術斜引泉來別類激石出平沙
劇孟車千乘王孫邑萬家空山無伴侶和淡看梅華

春日過趙凡夫四丈寒山別墅 申時行 二首

扶筇躡翠微倒屣逗巖扉石隖松筠繞山齋薇蕨肥
宿雲開牟榻飛瀑濺初衣共有濠梁思悠然息是非

凡夫丈馳餉賦謝

采摘山中味綢繆物外情雕胡仍作餌錦帶欲調羹
碩果堆盈案新醅酌滿罌殷懃推食意願締薜蘿盟

凡夫成馬鬣山中結菴流瀑甚有佳趣每過其地令人徘徊不能已已 雲間 馮時可 五首

披巖徑宛轉鑿石水迂迴窈窕陰晴雪龍潭日夜雷
雲淡萬古宅花隱一經臺苦有東谿趣還生北郭哀

過趙凡夫支硎新築得鄰字僧字

煙霞結四鄰柱澗考槃新流瀑顫飃雨窺林若有人
颼颼松韻瑟細細艸鋪茵蟲吟爾分朝爽陶然共適眞

其二

逍遥無大小一谷亦堪憑鑿石開人徑披林暎佛鐙
松濤和梵度虹氣襍雲騰留客青精飯脩然侶老僧

同中少師飲凡夫齋中

緬懷新築勝丹閣俯嶙峋罥挈山中相幽尋世外人
瀑飛剡谿雪花發武陵春便欲移家住于斯竝采眞

與開之祭酒集凡夫莊凡夫呂太學生自謝短
服

傾蓋山之陽其人美且良主臣初自遜卿我漸相忘
急漲回沙瀏凉颸送樹香坐譚名理罷冥色落匡牀

夏日同曾王兩明府過凡夫趙徵君寒山別業

漫題八首　羅浮鄧雲霄　八首

苦海耆無岸名山別有春遥從栖隱處再覓姓龐人
野鳥時窺客幽花不厭貧坐鄰支遁宅今古竝芳塵

其二

自闢東南境誰誇十九泉四圍山作國一線路通天
龍性難降俗猨心已入禪石田無壟畝種藥且耕煙

其三

元同蔣詡徑浪擬習家池雞犬雲中靜藤蘿戶外垂
磴荒松自埽客到鶴先知隱几香臺上如聞紫鳳吹

其四

斵苓烹石髓試茗潄雲芽麋鹿隨雙屐巖巒托一家
論詩疑白社叩訣得丹砂借問愚公谷何如此地嘉

其五

過雨霑山翠淙淙萬玉流重巖飛瀑布五月可披裘
返照銜珠塔殘雷度石樓坐餐霞氣晚侶入赤城遊

其六

不畏莓苔滑松陰晚更晴舉桮酬桂父拂鏡定山精

攜我齊肩杖從君絕頂行誰云歸路黑璧月向人明

其七

清齋忘肉味斷酒見天眞羨尒伊蒲俎調從舉案人
山中非索價廡下實藏珍次事論幽事冥鴻嘆此身

其八

年來醒大夢可息漢陰機躡屐猶虛往逢君已實歸
泉殽如借別雲氣故隨衣佗日投簪紱相從掩石扉

病後同張孟孺黃伯傳家兄伯羲兒子沛入支
硎山別墅晚探凡夫趙四文墓廬新搆因趣
之結菴呂招顧居士世叔　王靈嶽

怪來盧墓處樓栩快登臨石鑿文郎澗嵐開慧遠林
道緣餘勝事空觀引同心忽欲攜脩靜藍輿醉理深

懷趙四丈山居　　同邑 陸敬枝

吾愛山居勝泉甘果正肥息陰依實樹坐石當支機
烏鳥栖風木鷓鴣唬露晞抗顏有子建汗忽自騑騑

甲辰春日過訪凡夫道丈不值　　吳興 吳夢暘 四首

爲求高士躅不覺遠探山路出雲松外身行蒼翠間
別峰泉引到鄰寺鶴飛還暫去能來宿巖扉莫上關

其二

頗擅丘中勝無妨靜者居覓君皆好友事佛必精廬

日肯持千偈時閒辨六書未逢時可想攜手定何如

凡夫兄邀宿山居同朱適之黃伯傳范東生分韻二首

昏黑從君返懸鐙客入門房廊營石骨窻戶瀉波痕
四壁白雲靜中庭青艸緐問余能領略搔首有何言

其二

爲有探春者清齋酒亦餘陶潛元入社龐蘊不離家
颯颯終宵雨飛飛二月花未成扶醉別山徑任欹斜

初過趙凡夫山居　　同邑 林雲鳳 七首

侶得巷源路緣谿沓樹斜寧知煙嶂裏別有野人家
倚杖聞啼鳥嗁兒埽落花猶言生計拙不種邵平瓜

春日趙家山二首

石路繞清谿人隨日共西山高行欲近洞杳到還迷
花滿千林發鶯先二月嗁便應扶蠟屐曲折盡攀躋

其二

出郭不知遠入山轉覺幽與樵爭頰路隨鶴到林丘
瀑水當門雨松陰滿地秋人間正多事何日復來遊

宿凡夫山齋

莫昏投宿處一榻對空山月隱雲林外風來水竹間
古潭龍獨語幽徑鶴雙還不作塵中夢脩然意自閒

齋中曉坐

曉起空齋靜泠然一磬聞煙中纔辨兩峰外悉爲雲
獨坐看花落高飛羨鳥群不歸吾亦得山色許平分

宿山齋

信宿高齋裏疎鐘度遠林非關逢世難自喜入山深
露警松間鶴風清壁上琴寂寥人外境聊結薜蘿心

過一雲別墅

不憚青山遠行行共隱君杖頭晴過雨屐齒潤生雲
倚石逢樵語穿蘿與鹿群此中能孔託不用更移文

小宛堂即事　　靈巖 黃習遠

午餘遊客散清景屬山家雀飽鶴遺粒蟻銜聲墮花
水痕隨瀑滅桐影入池斜牧豎歸前豁邀予看落霞

庚子早春寄懷趙凡夫于山中　王穉登

乍鬆新歲曆始覺隔季春白首忘機事青山懷故人
漸看松柏大轉與鹿麋親不可牆東隱移家好卜鄰

廬墓爲趙凡夫作　同邑袁景休

葳舟懷夜壑築室傍靈丘盡日蒼松冷空山宿艸秋
亂雲愁共結飛瀑淚同流爲抱終天恨非貪此地幽

謁凡夫先生山居題贈　王純一

地僻無人跡峰回有石村初疑竹林寺忽訝桃花源
結宇依巖曲疏泉剔石根逃名成獨往佞佛總忘言

過凡夫先生園廬不遇有懷　西吳朱國禎

解珮上支硎高人何處亭園丁能鑿石牧豎解聽經
泉脉太湖遠松林白日靑此來不叩戶聞去寫黃庭

訪凡夫丈廬墓　同邑袁年

豈愛山中駕還依墓上廬開園多踞石引水盡成渠
絕壑雲常起飛泉雪不如幽期如可結悔不早懸車

上巳日飲凡夫四丈園中　同邑陸敬枝　二首

三日正逢巳蘭亭事不虛池臺臨晚靜花鳥戀春餘
小飲仍嘉賞高譚自宴如何須臨曲水能使不祥除

讀凡夫內稾

吾宗有閨秀作配佳公子青箱學承先彤管光照史
雅調何清新精思黙綺靡禔躬禮瀼間鐘郝良可擬

贈凡夫先生二首　昆山王志堅　二首

自識山中路經季清夢長疏松堪養鶴曲澗可流觴
有酒陶彭澤無官白侍郎平生慕眞隱念子不能忘

其二

子光昔高蹈王績願爲鄰我欲尋同好君眞侶古人
藏書開宛委築室遠風塵從此南山下相從莫厭頻

凡夫抱病謝客山中

爲謝青山長年來日閉關思親骨欲立灑淚血成斑

不許時人到嘗隨野鶴還開編讀小宛愁聽水潺潺

遊寒山不遇凡夫　東吳張納陛

一壑長棲者初余欲問之劬迷洸隸處泉落斷崖時
鶴意驚秋變雲山與石知不關生別恨山色悵多姿

馮元成觀察以入　賀暫恵金昌移舟招飲共
過趙凡夫徵君山莊時街鼓已再報矣昔人
登山未有秉燭者詩以紀之得何樓山心四
字　嶺南張萱

落日船初放分更客共過林疎煙乍暝星動水微波

把酒歌叢桂篝燈照薜蘿但知乘興去莫問夜如何

其二

長歌懷逸侶結伴訪幽棲歲宴江楓冷寒新隴麥齊
犬聲當路寺漁火隔村谿昏黑應須到桃源自不迷

其三

陜分千里外嵩祝五雲間戀闕逢新政因君憶故山
筍輿緣磵道藜杖叩柴關卻笑剡谿棹空言訪戴還

其四

曾讀考槃何因知避世心淋頭流是枕路口石爲林
歷歷檐星爛遙遙山漏沈莫言天易曙剪燭且披襟

得何字　雲間馮時可

有客山之阿相攜向晚過煙霞收日馭星宿點天河
棲鳥驚騶唱歸漁空棹歌西窗話燈火不飲欲如何

得棲字

何處尋幽勝山房狎逕棲清齊心與淡高論物堪齊
暗壑泉流宋寒林霧氣迷莫愁膏火斷閣上有青藜

得山字

一徑松雲黑穿林夜叩關劍光開寶匣琴趣落青山
法引三車喻詩稱四始刪流連殊未足餘興待重攀

得心字

良遊暢夕心勝引酌疎林彩豔消蓮炬淒風動鶴琴
雲蘸花鳴遍星帶艸堂深歸路寒山寺鍾聲出碧岑

冬夜張民部伯奇馮觀察玄敏烈炬入山清話
分題四韻得何字　趙宧光

岑寂臥山阿荊扉掩薜蘿樵人駭騶從稚子聽鳴珂
博望槎仍在將軍樹若何懷中有明月不必藉銀河

得棲字

寒夜夜烏啼談深斗欲低探奇然野兕雠校爇青藜
節帥推江表司農數越西珠璣紛席上忘却在幽棲

得山字

烈炬夜探山柴荊巳上關相過忘歲月莫記有塵寰
今夕堪同賞千秋亦等閑不嫌郫酒薄聊厚未須還

得心字

蓮花漏未沈看劍拂霜鍾易別愁難晤清言恰素心
離歌動征馬燈火亂棲禽樹移星斗奇遊續短吟

冬日偕林若撫白信甫賀杜如叔夜叔留宿賦
謝　皇甫焯

入山尋隱士深夜叩荊扉炳燭艸堂靜論交俗客稀
泉聲鳴石瀨月色下魚磯禪榻相留處開樽供蕨薇

秋日遊寒山因訪凡夫趙徵君就宿山齋留題

一首　　檇李培

秋空澄欲淨爽氣自西來策杖尋高隱柴扉傷歟開
栖堂多散帙風木有餘哀一夕山窗話憐君遯世才

凡夫丈支硎山廬居賦贈　　西吳范汭

無路覓君去亂峰雲若屯嵌空巢樹杪鑿石沼山根
書遺兒摹勒詩從婦討論墓田何太近宿艸接閑門

其二

幽谷卽愚公冥棲暫始終人將玄度比地與道林同
蘖竹分青靄疏渠引白虹寒山曾志石千古擘鴻濛

其三

八口寄霞表避喧兼避名綻衣敦古製譜曲定新聲
松壑招龍蟄芝田叱鹿耕果于仙事近石上飯青精

春贈凡夫　　雲間馮大咸

名山廬孝子雲氣靄佳城波潔酒峰影林喧散瀑聲
題詩鐫白石留客飯青精奇字頻相問煙霞沁骨清

青霞榭對月聽琴分得天字　　雲間陸應陽

不負探奇興蓬壺又一天斷崖開鳥道虛檻落寒泉
月白千峰出林青一榻懸瑤琴奏山水心賞獨泠然

其二

是地豈凡境神遊已十年簾櫳丹嶂裏雞犬白雲顛
坐引孫登嘯醉逃蘇晉禪偶來投信宿亦自有奇緣

憶凡夫山居五首　　雲間馮時可

日高人跡斷門掩向寒山遊鹿頻窺靜啼禽似樂閑
松聲雲裏奏花色雨中斑自適幽居趣詩成不用刪

其二

園居白雲外宛轉繞前山高樹千章蔽清谿一水灣
捲簾塵自遠支枕夢俱閑何處聞人語前鄰樵牧還

其三

有客來城市園蔬薦晚筵竹窗話鐙火蘭室引鑪煙
呼僕尋遊屐從鄰覓釣船朔朝攜手出同賦采眞篇

其四

靜者果何事探幽獨往還水流磐石上雲出半山間
修樹棲烏徧虛庭立鶴閑自然無俗轍不用閉松關

其五

深林出香氣知是趙家阡莊客多談偈閨人共印禪
廚間斷葷味階下汲新泉何日諧法侶來聽清夜弦

訪趙凡夫隱君山居雅集二章　　李士觀

移家君會隱倚壑築幽居晚磬通樵徑松寮讀道書
阻泉供飲濯種藥倍耘鋤共話十年事余先兩鬢疎

其二

石牆千仞曲板屋幾間精埽砌雲來榻開簾花到檻
篆書貽客古玄論出塵清野菜山廚熟松醪復滿觥

凡夫趙隱君廬墓一首　劉詡

季子居廬處排幽一縱尋陡泉飛雪冷獨鶴立秋陰
松領山中嘯鐘懸谷口音白雲封處士丘壑本初心

重訪凡夫丈山居二首　當湖 陸錫恩

偶尋蒼蘚入重破白雲封座客皆先輩山庖只素供
煙嵐平宿莽風澗響危松長嘯無虞暝支笻月在峰

其二

靑雲誰徙在紫氣此仍偏散帙聊舒倦銜杯不礙禪

谿紋縈落照樹甲破殘年坐久茶煙促聞呼陸羽泉

當湖陸儀部伯承見尋投贈二律倚韻走筆二首　趙宧光

客車雲共入蕪徑蘚常封稗子抱茅襲山農拾橡供
雅歌諧雪調淸韻答風松去矣餘音在徘回遶數峰

其二

機息名猶在才疎性獨偏不堪供效伎聊爾學逃禪
臺鬱消殘漏洗淪已廿年客能甘淡味相對品山泉

過趙凡夫先生廬墓山居　陳思

孝友如君少經營地復偏偃蹤來鶴弔選勝識牛眠
蘿月棲幽壑松風泣遠天哀詞題石徧過客亦潸然

過趙凡夫先生小宛堂　新安 吳明璋

避地存吾道山深斷馬蹄台雲堪獨往黃鵠羨雙棲
境以冥搜得詩從罔象題無慚耆舊傳隱操鹿門齊

春暮過凡夫社丈山居　嘉禾 李翹

落日登山屐松寮問宿盟笑談人面薄躑躅馬蹄輕
亂石多生意孤雲少世情坐深長嘯發如和九臯鳴

贈趙徵君凡夫廬墓　海湛

一自棲寒谷頻年懶入城階前蒼蘚合戶外白雲生
鑿石飛泉引緣隄種樹成不禁風木恨重聽夜猨聲

寄趙凡夫山居　七閩 曹學佺

故人猶在望誰復叩柴扉芳艸成碧地白雲空翠微
瀑泉挂石下花柳蝶空飛祇恐入山去一時難得歸

凡夫徵君同坐青霞榭　王留

俗慮苦莫遣到來能頓忘就陰安石磴緣日徙繩牀
長夏亦無暑茲時尤自涼留余治清供隔水摘蓮房

其二

空亭受香氣倚水芰荷間共爾片時坐令余經日閒
每因過此地竟不到他山薄暝忽爲別孤雲相與還

訪趙凡夫先生夜　京口 陳琦

山中有高士結廬傍玄宮扶策問奇字叩關懷遠公
夜雨孤燈闇浮生半偈空道安今復見綠髮照方瞳

夜宿凡夫先生山　太倉王瑞璋

幽居自名勝春盡一來過山色當窻戶泉聲亦嘯歌
坐深蘿月上行處水雲多爲問於陵子心期竟若何

其二

平嶺紆廻路柴門隱士居看雲惟卧石問字且俟蔬
丘壑胸猶在[illegible]觀悟已虛青山如可夢此夜意如何

吊趙含玄先生　虞山翁應祥

一夜遺弓在千年鶴未還生前只丘壑身後亦名山

文采西京上聲華六代間墓門蒼蘚合疑是淚痕班

其二

龍劍沒年津精光黯愈新山中留悅骨地下有眞人
白馬先成鬣青鳥爲卜窀紫芝廬墓處花鳥亦傷神

與道澈凡夫聯步月山中

皎月東山上還看照薜蘿溪山淡佳畫海宇浸澄波
趺坐頻依石徑行直過坡相看有眞意莫問夜如何

寄趙凡夫　同郡林嗣庚

花事今過半憐君尚倚廬不因敦孝義何以久居諸
瓊樹迎風憶金莖滴露需相過猶未定艸徑不須除

過凡夫先生止宿　徽州潘之恒

先民夙所慕丘壑本多奇斯篆兼銘古鴻栖挾侶隨
乘雲無碍遠履石不防危幽意同蘭芷何言畏疾蔾

其二

煙霞如舊識金石定新盟升月光樊榭分星繞鶴城
谷空流嘯韻潭靜引霓旌欵語終良夕居然絕世情

宿寒山　同郡姚揆

秋色空山滿尋君已夕陽歸雲盤鶴影古寺繞嵐光
泉響千林徹松陰四壁藏支頤過夜半殘月到繩牀

訪趙四丈凡夫　吳興沈宏學

高蹤縣窟探經歲始躋攀地與人俱勝心將境共閒
有懷重問字隨意獨看山檢點明朝別煙霞隔世間

雨中同黃伯傳丈留宿凡夫先生山居二首　徽州吳明郊

帶雨攜雙屐精廬近墓田徑踈羊仲侶地隱鹿門賢
避石斜安屋疏池曲引泉夜深諸籟靜匡坐佛燈前

其二

俗軌渾難到清齋獨養眞松濤疑襍雨花塢暗藏春
蘿薜裁衣古雲煙入句新興來扶短策攜客眺嶙峋

夏日雨後訪凡夫道丈山居二首　武林黃汝亨

朝涼生夜雨暑夕到寒山一帶溪流盡敷椽巘石門悤聽泉響切坐對桐陰閒老此復何事重來定不還

其二

眼見林園勝惟君近自然開山因接水種樹半栽蓮洒爲朋儕設禪將靜者便我來同此好一榻許依緣

再過凡夫山居漫贈　王衡

漸老白雲根依微露水痕石如聽說法鶴已解應門日冷青松谷風吹芳艸樊徑蒿時不剪綦縞亦能言

又

靜者性常餘寒齋事事如衣冠耕墓艸婦子撰山蔬

桐樹成棲並蓮花結社初買鄰真不惡轉欲變吾廬

余時亦買莊三讓原故云

秋日過凡夫徵君山中賦贈　顧隱之

林深尋尚杳取路扣重關宿鳥不知處秋雲空滿山泉寒石競秀松老蘚逾斑坐久幽人出將余欵笑顏

其二

宅此雖逃俗生涯異野僧六書倉籀識五字孟光能山果酉供客溪毛采備蒸歲時多樂事延賞亦無恒

過寒山　姪善基

爲有浮雲癖幽居泉石中寒飛樹杪澗清動嶺頭鐘山鳥當人語巖花入座紅梵音何處出隔水問樵童

其二

探幽扶謝屐心共岫雲閒趺石聽松籟烹茶汲澗泉月懸巒吐鏡風入樹調絃只此真忘世山中別有天

春日同友人過凡夫先生齋中

尋遐度空翠看松到隱家樹深千澗雪雲暖一庭花列坐驚飛瀑清談送落霞主人幽興洽石鼎自烹茶

諸孝廉邀遊寒山因訪趙凡夫　大名 張銓

載酒孝廉船晴光盪夕煙芳瀛春稻暖錦陌菜花妍架屋斜臨水鑿山別引泉攜家翁仲下不獨爲逃禪

其二

路轉寒山寺乘春且叩舷梵香來士女擁塔見人天酒淡松風下茶香穀雨前隨心書募疏小結喜歡緣

其三

抱關惰俗累鼓枻入幽林響谷傳丹語鳴泉瀉素心鹿門招石隱鶴嶺禮潮音任杖溪橋仄試聽孺子吟

其四

羣壑隨人轉林深小徑明藤闌搖躑躅松節坐倉庚駿賞支公癖尊開張翰羹可憐車馬意此地少人行

寄凡夫先生　莫釐 吳鼎芳

十里青山路香風正采茶偶隨樵客去一到隱君家
細語生清月高情寄片霞別來湖水濶秋色上蘋花

春日張平仲老師攜諸孝廉文學過訪凡夫先
生䜩飲　新安汪從乾

別業高栖處登臨興爽然重陰交雜樹清潘瀉鳴泉
獨眺殊無已追隨却有緣翩翩藝苑客長嘯莫春天

其二

地是寒山勝煙霞共結隣蒲團日月老竹杖歲時新
景物題難遍溪山話不眞超然無罣礙愛殺老汪倫

訪凡夫先生　[illegible]沈顥

野花燃欲暮入谷但春寒松雨翠微磬山家紫蘀冠
人容雙樹古淨業老僧殘若問乾坤意浮雲石上看

奉懷凡夫先生山中　南海羅奕佐　幼良

與君無一面心契在千秋人在煙霞裡閒攜麋鹿遊
野情違出處清世重巢由咫尺寒山路何時到上頭

凡夫別墅看杏花　申時行

扶筇躡翠微倒屣逗巖扉石塢松筠繞山齋蕨筍肥
宿雲開半榻飛瀑濺初衣共有濠梁思悠然意是非

奉贈凡夫先生

著書三十載住此一空山清沼蓮高下淺松鶴往還
宛然成淨土不復問人閒但有思親念難辭塵土顏

春日同皇甫卅夜寒灰上人奉訪凡夫先生山
中三首　沈顥

君爲鹿門隱行若見蒼顏石菌秋新雨松花撿暮山
不爲無益事誰覺有餘閒送客峰前去殘鍾杳靄間

其二

嵐色曉逾重雙扉黯不開林風寒果落山雨病僧來
鶴避翻經石魚窺施鳥臺偶移松影坐清露滴殘盃

其三

漸覺此生宋渾忘入谷幽山寒花似病松老徑疑秋

落日在孤嶺呼童啟石樓坐深遺處所身已給孤游

奉訪凡夫先生山居　廣陵顧大猷

爲愛幽居僻林深鳥亦諳莊周曾入夢彌勒久同龕
日靜春雲母風迴埽石楠閒吟心更適徙倚對晴嵐

奉訪凡夫詞兄不值　長水貫慧

到每防君出松間復掩門有花仍委砌是客但窺垣
云此住已宋何山更不喧相尋杖痕去初月正微言

前題　長水僧道敏

幽深及幾折漸復到山扉攬問知已出遲留期倘歸
沿堦數杖跡霧徑空雲飛不負人相過傳來語較非

前題　霅溪茅元儀

不知逾幾嶺尚謂隔前林一自客空返翻言山未深
豈惜坐相待或言終可尋窮到出雲處猶然思不禁

山居奉懷凡夫居士二首　吳興顧鳳起

漠處茂林裏松濤春亦寒避人無不愜念爾未能安
快事夢時往清言晤已難山齋空落月誰與共游盤

其二

徑草碧漸歇巖花開復飛苦心徒歲月生事但扃扉
病不關書癖交那重薜衣素琴原寂寂寧恠賞音稀

春日同方振先奉訪凡夫先生　慧心

捨舟尋隱處把袂度溪橋問字仍忘遠探奇詎憚勞
澗花迎過客松翠落輕袍吾意在山水吟成興獨豪

宿凡夫先生山房有作　晉江葉向高

幽人棲隱處山水自清真屋小偏藏石樓空不受塵
亂峯圍寄樹曲沼漾輕蘋欹枕難成寐林端月色新

葉師相給假還山道經吳門夜宿山齋有作見贈奉和元韻　趙宧光

龍顏頻日侍枉說好非真暫假辭丹陛長征灑玉塵
衮衣分錦帶藻紱薦青蘋異代商王夢寒巖此夕新

同趙凡夫先生登天平山絕頂　葉向高

奇探不覺險薄暮上天平萬石排空立千峯列戟迎
湖光浮落日野色入嚴城絕頂愁無路捫蘿亦可行

奉陪葉公登天平山絕頂和荅　趙宧光

不知天路杳秖覺泰階平爽氣扶輪轉浮雲拂仗迎
鉅公能下士野老畏深城何意千峯頂相携最上行

奉陪李本寧太史同訪凡夫兄　錢希言

山堂歌小宛明發意何如手澤琴書在遺思草木餘
分雲過井臼派水下階除幾許幽棲事憑君話向余

其二

道知非避世隱學不違親有婦龐居士能書苑舍人

鳥啼傷木拱馬鬣慾荄陳陟岵天峰院移家幾度春

其三

雖言絕慶弔亦恐濫招尋簪紱投蓮社征輪到棘林
澗封青障色亭結翠微陰果有終焉志何嫌住未深

其四

語禪方倒嶽說偈更傾湫脫屐芙蓉臼攀緣絕路頭
潮音舌角湧月色指端流第二無人問煩君取次酬

其五　一雲別墅有楳社及道林莊趙凡夫爲古木所留因及之

是地皆泉石何須曲折分夜臺常積霧丙舍盡連雲
襟紀莊生事松流晉代芬因思李供奉題贈趙徵君

寒山蔓艸卷四

翰雲主人趙宧光凡夫氏輯錄

排律

過趙凡夫寒山廬墓三十六韻 嶲水 李應徵

舊識支硎路茲游更悄然可知鄰法苑別自啟林泉境剖鴻濛後心開混沌先鑿空戊丙舍龢癖自丁季丘壑投時左松蘿引性偏拂衣辭故里卜兆定新阡宅爲青山賣家惟素業傳遯應棲僻地孝類泣旻天翦棘通樵徑居廬倚墓田窮荒疑有待開闢更無前古寺名遙借寒泉脈竝連到門千嶂合當戶一峰懸

複室欹藏隖虛樓迥架煙經營窮禹力披剔謝秦鞭微尚難移痼貞珉遂失堅菟裘將老矣豹隱或終焉神瀵鋤雲出陰崖洗石穿引流飛作瀑落澗匯成淵稍覺陂陀轉猶驚瀆沫旋危磯觸齒齒曲瀨瀉涓涓天巧還疑半人工儻不全席霞蹋積水沼月墜層顛鳥道斜分背僧寮側置肩六時同唱梵萬象總歸玄石氣淸詩骨谿容對病禪苦吟從婦寬奇字教兒編耐可山靈妒奚妨俗駕還種魚供雀啄埶樹待鶯遷徑許幽人共林宜靜者專澹情誰獨往同病或相憐只合稱愚谷將無卽輞川青精時飯客綠筍代烹鮮割酒淹遊展分花與墜鈿汝眞遺世立吾欲枕流眠杜若無相怨芙容好共搴且留山水趣弁響入朱弦

奉題凡夫山居十九韻 梁谿 鄒迪光

多君猒塵鞅泉石在膏肓混沌爲園鑿谽谺置屋長鬼丁時役使神斧日趨蹌障水懸珠瀑驅峰挂畫樑樹頭堪布席巘面可浮觴陰隴銜香閣陽陂設佛場松關形錯互藥阜勢低昂巨壑爭相借諸天各自藏摶沙成寶塔列石當匡牀躍藻知魚樂開籠放鶴翔雙從司几杖一鹿應門牆桐葉如圭小蘿陰侶蓋張風篁終日引霞幙四時揚菰米晨昏飯芙容冬夏裳

鄰人愧蔡藿稚子斲貧當揖管臨僊篆攤書註洞章垂綸何偃仰抱甕亦劬勤不獨如黃綺兼之有孟光鹿門稱竝隱文采未相方

寄懷凡夫三十韻 同邑 沈野

憶爾初傾蓋與余眞比鄰別無旬日久交覺每朝新肝膽攜尊吐文章秉燭論周旋無俗態詼詭盡天眞夏日招沈果冬宵與設茵休文腰屢瘦趙勝禮彌諄算器何曾絕華牋每見詢君知雖勝我天顧不如人欲舍林頭欽難看甑上塵因之賣文字遽爾隔城闉水只衣間帶心如車上輪春風吹岈㟂秋月照江蘋

佳節何堪遇芳尊不忍親得書知涕泣營葬啟荊榛
豈懈縈回久支硎來往頻過門聊握手解纜更傷神
纏抱先君戚幾危括髮身艱難圖卜葬辛苦豈[illegible]
彼此遭逢共晨昏哭踊均三年駒過隙何日劍浮津
我已除凶服君還著素巾淚同泉汎濫腸與石嶙峋
墳隴成彌載錢刀竭幾鈞埰襄言不及執紼[illegible]
雷震時登墓鳩巢尚臥薪端陽方過日烈[illegible]
欲炙雞成禮嗟磨鏡共貧艸間聊叩首[illegible]
悽慘青松下徘徊綠水濱此懷何處寄橋下有[illegible]

贈趙凡夫　　[illegible]張學禮

一水經吳會孤舟繫栖遲我來謁巢許重訪舊林泉
譚笑歡如昨琴尊宛侶前招看俱募菌相別是丁年
庭樹新陰密簷花晚色鮮蝶安莊叟夢鶴識令威僊
肅拙成吾懶生涯值命愆含沙愁鬼蜮逐腐任鷹鸇
遊乏干時策耕無負郭田雕蟲工末技洗象契真詮
壯志冰銷日殘生箭離弦鷗鳧同泛泛水月共娟娟
劍氣張華辨[illegible]情晏子全非君真知己幽意[illegible]

題趙凡夫廬墓所　　林雲鳳　四首

邈矣嚴君訓悽其孝子哀自成玄冢後誰策素[illegible]
路逐山蹊轉門因石壁開趨庭非舊寢陟岵是新[illegible]
鳥跡看疑字泉敲聽若雷攀時惟死柏坐處有荒苔
遊女乘春過樵人薄莫回秖餘碑碣在猶待蔡邕才

趙凡夫山居即事有贈

君已謝浮名幽栖不入城短牆依嶂起高閣即林成
玉露松間灑金蓮石上生疏泉和月汲斸地帶雲耕
硼戶花更發山窗鳥亂鳴香羹分綠蕨僊飯拾青精
徑已荒苔蘚池因積水平荷衣縫就蠟屐著來輕
讓婦工諸體教兒辨四聲雖云無慶弔亦自有逢迎
麋鹿堪為伴漁樵舊結盟下方遙望處一磬杳然清

觀瀑八韻

春山行欲盡一罅劃然開引脈通泉井分流下石臺
陰崖明見雪晴壑倒聽雷練影拖蒼樹珠文綴紫苔
源清容鹿飲波淺識魚來神女曾捐珮高僧或渡杯
奔空光錯落抱領勢縈回絕似匡廬勝慙非李白才

山遊即事呈趙凡夫

樵市為花市佳城接化城蟲文緣壁上鳥跡印階平
白袷谿邊度藍輿樹杪行橋非鞭石就丘以聚沙成
野竹疑龍杖長松學鳳笙無風山葉墮未雨礀泉生
塵世如堪避從茲隱姓名

同黃伯傳宿寒山贈趙凡夫　　鄒德溥

佀說陶彭澤寗知閔子騫豈難因鵲舉而故覓牛眠
四尺何屈䨥千金若蛻蟬白雲時與護翠薜歲更鮮
愚谷開封外姜泉噴墓前花飛殘歲雪鴂響五更弦
麟趾來高苑烏啼聞遠天蓼莪長自感不爲迷山煙

寄趙凡夫　莫釐葛一龍

用嬾林初闢移家歲幾徂斵煙安島嶼引瀑注江湖
貝葉緜將遍蓮花種不枯一丘身自置丈室坐堪趺
俯澗懷神駿緣枝感孝烏人間雙樹別谷口片雲孤
偕隱寗忘漢連城已在吳因風聊寄評臨渚折珊瑚

讀趙凡夫寒山志有感賦贈　崇德黃習遠

買山先廢宅廬墓即爲家華表遲歸鶴林中佇宿鴉
鑿陂成澹蕩洗谷出谽谺巘絕劖懸級橋危貼臥槎
衆泉分碧月孤榭挹青霞供祭耕雲破題碑就石斜
流觴承濺瀑移屐惜殘花雨砌催栽竹霜畦課種茶
葯房藏島嶼荷屋並蒹葭業已持千偈書還著五車
新詩酬德曜奇字付侯芭命僕焚魚笱憎人設兎罝
移文回俗駕割地舍蘭闍清籟皆流梵空香自辟衺
臨池書貝葉倚樹聽頻伽即此能離垢何須更聚沙

入寒山奉贈凡夫先生　新安范文熙

寒山遼且遠暫到道心清況此幽棲子彌年獨往情
既能耽宋寞何懈有逢迎非慕隱淪極難將心跡并
客能供青酒廚不乏蓴羮藥徑逢僧話芝田引鶴行
終年鳥跡篆丙夜木魚聲到戶仍橫磴爲門只列荊
疏池出怪石築室傍佳城嵐翠窻間溼流泉榻下鳴
方知塵世裏空望白雲平此徑不能住歸途悔自生

偕孫朱二太史訪凡夫先生山居　汪道會

鼓楫澗迴環遵途術迂窄綠野時散金晴川迥含碧
攀援躋磴踐硶研石門劃漸覺山逕夷始見幽人宅
茅宇啓南窓菌閣冠東壁飛泉挂寒淙溪翠映古栢
逶迤流水周窈窕嵐煙積脈斷每通橋峯奇屢延屐
林木相蔽虧往往在几席嚴矚固多娛賞心非一適
謝公興可追龐叟隱堪迹匪從英彥遊儔能悉良覿
理策情未殫歸雲澹方夕回尋漁父舟悵矣靈源隔

秋半同諸友奉訪凡夫先生寒山廬居一十八
韻　方堯治

支遁開山後徵君卜地偏心涵三極理指畫十年前
積翠藏經閣流丹遠葬田楸梧霜露改封藻歲時遷
眺遠能無礙觀空亦自全雲連吳苑樹水涸洞庭天
蘿幄垂門長池亭借鏡懸碎青迎石劍濺綠點苔錢
雄辨夷堅白微言陋太玄蟲魚窺史籀象馬契真詮
施仮僧盂滿持齋佛果圓不辭貧好客且恐辱爲仙
正喜龍蛇集何妨鹿豕眠再生原力勝未悟恐禪顛
藥艸猶分除芝蘆可並搴藕花頻捧乞香葉漫披有
乍別牽清夢重來斷俗緣所修離垢法曾不抱遺編

辛亥冬至謁墓留叔氏齋　姪良基

叔也暫廬墓艱難述祖猷兒曹晨夕至松檜歲寒求
頌績聊能紀題詩未敢投憶先徒悵望攀樹且援幽
絕磴緣厓上奇峰到壠收疏泉通碧澗選石鎖丹丘
役殫幾千貫功成二十秋松陰披廣陌花影暗芳洲
風木祥烏集荊門野兎游高山同陟岵妙句獨登樓
護法魔褫魄談經石點頭三吳新翰苑兩晉舊名流
歲歲春風麗時時車馬稠賓朋偕道侶蔬果雜珍羞
鎮日青囊錄三冬緇布裘野雲棲半榻寒月對斜鉤
醉客麻姑酒尋僧蓮葉舟煙霞非傲世泉石爲消愁
不藉寰中業能持苦行修青精時果腹聊爾寧悠悠

中秋次四日無錫令陳公同顧欽妣文王諸文
學集青霞榭無月得雨得多字　趙宧光

丘中罕人事落木秋山多颯颯涼颸舉霏霏翠靄過
逍遙步池館宗寛問松蘿蓴荇牽幽澗芟漪生綠波
輕風宁蘭沚疏雨灑岩阿霧冪將昏樹香微欲敗荷
星文千里合繡句一時和家有青瑠榻君能白雪歌
清光應可待莫問夜如何

次韻似凡夫先生　孫竹韓原善

曲逕連雲濕高齋帶雨寒鶴巢開洞石魚討老綸竿
問字留青眼論心託素紈文雄饒漢魏音俠使燕韓

愧我王孫侶千金報一飧

和凡夫先生歲暮酬贈韓長洲　朱簡

藪澤甘栖遁冰崖結歲寒挂瓢還小築枉硎亦班竿
葭吹回初律春風動素紈悉談今得許下榻曩知韓
眺咏松窓莫巖巒秀可餐

辛亥除夕走筆報謝韓長洲明府　趙宧光

山滚瞻不到日短易生寒何事傳薪火而能及釣竿
空厓無紀歷蔀屋有霜紈白璧虛投趙黃金惜報韓
知君一栝水何以薦盤餐

道林喬松紀事一十五韻　趙宧光

西山有奇樹蚪龍挂危柯垂蘿亂雲月屈鐵捱星河
寨歷煙同織蕭森秋共和支郎鶴曾舞謝傳屐須過
杳杳空山曲丁丁何處歌行行問樵釆轉轉上坡陀
木客塗肝惱山魈尋斧柯無人惜丘隴有客到巖阿
秖爲憐蒼蘚因之弔碧蘿金泉誠阿堵玉質恐幺麽
晶頭屈彎捋我艱辛敢問佗雲林雖較少宙宇尚能多
護惜從吾志傷殘柰汝何誓將螳臂力甘與燼心訶
祠結青山祖千秋不復磨

贈凡夫叔氏十六韻　黃承聖

年少愛逃禪衡門更草玄蕉家不問產卜築但耕山

學種藍田玉躬耕隴上田心隨黃鵠遠人枕白雲眠
削石凌空翠疏泉汲茗鮮薜蘿堪避世芝朮遂忘年
小篆題丹壁玄言破紫煙竹梢千嶂合樹杪一峰懸
黃葉堦前滿青蘿石上偏亭留支遁鶴客駕子猷船
稚子談經籍閨人工綵箋僊山知不遠淨土悟來便
愧我儒衣者尋君鶴氅僊片言便傾倒往事已忘筌
洒耳思峯㝎濯纓歌釆蓮何年爲林泉相將遂不還

寒山蔓草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趙宧光編宧光有說文長箋已著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宧光饒於財卜築城西寒山之麓浚汰泥沙俾山骨畢露高下泉流凡遊於吳者無不造廬談讌廣爲樂方云云蓋宧光雖號隱居而聲氣交通實奔走天下此集即其山居贈答之作也其曰蔓草則取鄭風野有蔓草之意自序謂先簡子與客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至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先子起而拜曰吾子之惠也寒山投珠實有賴焉因以命名亦可謂遙遙華胄況其事乃趙武非趙鞅左氏之傳具在益爲數典而忘矣